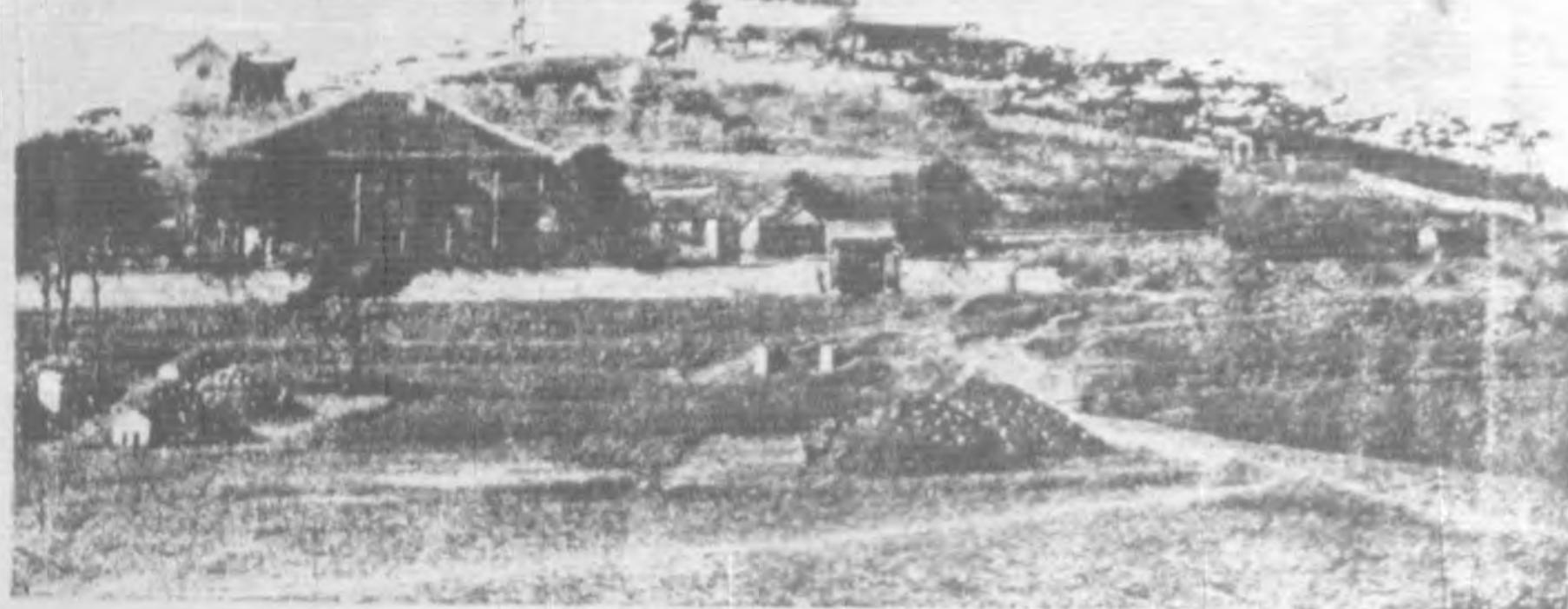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CONFIDENTIAL



魯東月刊

期本要目

中國佛教發達之小史	孟如	白蓮教亂始末記	張鶴皋
文史漫話	通國	近數十年國學沿革	魯東善後諮詢處
中西文學批評	黃楚	法蘭西與西班牙	法蘭西與西班牙
范武子考	孫玉階	唐伯虎秋香考	唐伯虎秋香考
唐伯虎秋香考	老蓮	魯東政聞	魯東政聞
小說四篇	羊馬等	記者	記者
封面銅圖為烟台市玉皇頂之全景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廿七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本刊已依法呈請烟台市公署登記
中華郵局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國銀行

資本實收四千萬元分設各地會行處遍設各謀顧客便利

莫失良運船沽美酒
千金一擲買春芳

張裕葡萄酒

白蘭地爲

家居宴樂

賓朋酬酢

之必需

品

質地高貴
香味醇厚

益身養性

祛病延年



中 國 張 裕 葡 萄 酒 發 售 公 司

CHANG YU PIONEER WINE CO.
CHEFOO, N. CHINA.



隊艦砲二第軍海本日大烟駐

令司日春官揮指席首

特務機關長
駐烟武田



日本海陸戰隊司令竹下特別軍駐煙大日本

駐 烟 大 日 本 海 軍 陸 戰 隊

安 井 大 將 轉 任 送 別 留 影

今 村 隊 長

高 木 隊 長

安 井 大 將

平 井 先 生

設 樂 隊 長
耿 警 察 局 黑 長



防 隊 雜 技 練 習
烟 台 市 警 察 局 消



防 隊 烟 台 市 警 察 局 消
及 救 火 器



班
本
部
駐
烟
宣
撫
大
日
本
軍



真寫會大落陷州徐祝慶行舉市台煙日二十二月五

烟
台
市
公
署
門
前
遊
行
慶
祝
之
民
衆



遊
行
全
市
宣
傳
汽
車
隊
在



市
民
舉
辦
各
項
遊
藝
情
況
極
為
熱
烈
(以上均宣撫班攝)

目錄

魯東善後討論

- 書魯民「魯東善後問題之商榷」稿 愚谷
對於魯東善後問題之我見 野人
魯東善後之商榷 漢三
市財政與市民幸福 建功
譯述

法蘭西與西班牙 張鶴皋

近數十年來國學概評 遺音

白蓮教亂始末記 舊燕

中國佛教發達之小史 孟如

文史漫話 適園

考古學叢話 數頤

三個獨裁主角的繼承者 效文

范武子考 孫玉階

第十二屆世運大會秩序

中國的文學批評怪傑 金人瑞

中國小說源流攷 老王

唐伯虎秋香考 老蓮

工商界

張裕葡萄廠酒公司概況

青島遊記 牛君翔

魯東政聞

膠東善後委員公署施政之略誌

烟台市公署五月份施政紀要

烟台市兩次匪警之情形

小說

夏夜 羊馬

炊烟(下) 尹士均

小阿 虫子

窮途 趙瑞華

社會長篇渤海潮

韓復榘軼聞

溫犀所聞錄

時事評論 記者

一月要聞 記者

編輯室談話

烟台市銀錢局通告

宗旨

調劑金融便利商民

代理市道兩署金庫

發行小額銅元票

專辦兌換及商業銀行一切事務

會計獨立保障穩固

十足兌現手續敏捷

上午十時起

下午十二時止

下午一時起

下午三時止

(標準鐘點)

宗業特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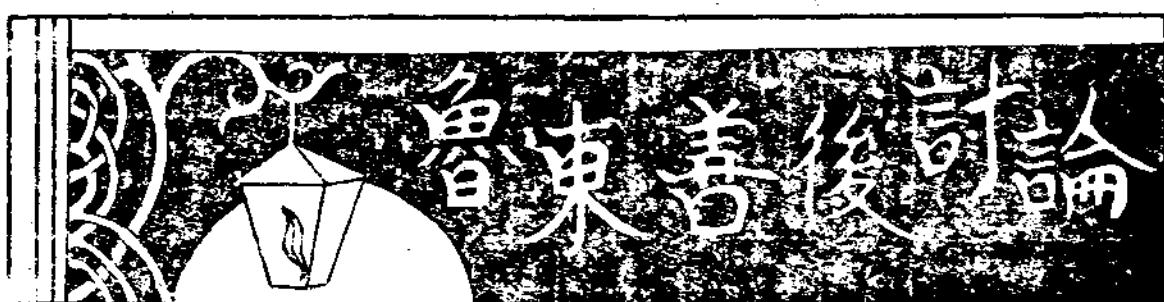
營業時間

地址

電話

市署專線十七號

會英街路南二號



魯東善後問題，關係我們魯東人民的福利，本刊特闢『魯東善後問題討論』一欄，徵求一般的意見，希望讀者源源賜教，在本刊是以民衆喉舌的立場，博採輿情，轉陳於賢明的地方長官，我們的張道尹，以拯救水火中的魯東人民為職志，只要建議的有道理，自然沒有不採納施行的。

書魯民「魯東善後問題」之商榷】後

愚谷

閻貴刊載自魯民君魯東善後問題之商榷一則，內容共分三項，一關於地方治安，二關於地方財政，三關於地方行政，慨乎言之，誠皆切中時弊，余粗陋不文，昧於時事，焉敢曉舌妄談，但以魯東一帶，較其他各處，粗為安甯，負有粵東地方治安之責者，若不先事綱繩，一恐魯東一帶仍不免捲入漩渦，謹以芻蕘所及，一縷陳之，不敢謂為愚者一得，然深欲再與吾魯東民衆，重作仔細之研討，俾人人有深刻之印象，庶於地方前途，不無少補云。

(一) 治安問題——原投稿人鑒於魯東各縣之武裝民衆，藉詞叛亂，撫之則頑抗難化，剿之則地方被擾，準情酌勢，似非驟然所可解決，然以實際而論，各該武裝民衆之中，出於自力者，十無一二，迫於飢寒者，十居八九，盲從附和之流，非其素志，好亂成性

之徒，挺而走險，及此時也，欲謀招撫，並起逐分合各縣，將各原有區鄉自治公所，一律恢復，選集各鄉鎮長，調查各該閨門戶口，查明從前徵調之鄉農壯丁，是否一律回籍，有無流為匪類，其應徵已返者，如仍投効有心，准其報名列匪部隊，優予給養，其不願入伍者，由各鄉鎮長為之聯保，證明本安分之徒，不再參加非法組織，至確已流為匪類者，各鄉鎮長應速通知其親屬，為之懇切開導，限其早日回家，鄉鎮長負責保其安全，官府決不追究，若寔因飢寒所迫而加入者，各鄉鎮長按名調查，設法勸令投誠，量才器使，一經拔用，或編為各鄉鎮之自衛團丁，或編為各縣府之剿匪部隊，視各地之情形如何，酌量辦理，其餘無家無業之遊民，若曾為各該鄉鎮原來雇用之壯丁，查明其應雇者之主人，通信招納，促其返省，其辦法與前同，倘再有怙惡不悛之徒，各該鄉鎮應從速舉報，以便通緝查辦，勿使其為害全之馬，此則良莠既分，肅清自易，歸用者得充實之保障，窮迫者獲安全而謀生，感激來歸，咸為我用，所有詳細辦法，事關官府政令，應有具體之規定，非鄙人所敢為越俎者也，當否應與吾魯東民衆仔細研討。

(二) 財政問題——魯東各縣，迭經兵燹，元氣大傷，丁茲羅掘俱窮，民衆之負担猶昔，稅捐之苛雜日增，於此無可敷順

之中，謀一公私兩便之策，惟有於地丁糧賦之外，所有一切附加捐額，非關於地方之急需者，悉數豁免，他如小本商販，自食其力，糊口不遑，納捐無力，均應一律體恤，以維民艱，倘有蠹吏奸胥，巧取敲詐者，准由民衆逕行舉告，認真懲辦，以杜貪婪，而肅官錢，如此則民力得紓，下情感戴，但須實際作去，若僅出一紙佈告空文，民衆徒領官府之虛惠，則不如一仍舊貫之爲愈也，當否應請官府注意及之。

(三)行政問題——行政一端，包括甚廣，非具有政治經驗，及素知民隱者，則言之無物，仍未免隔靴搔癢，魯東民衆，久蒙馴良，且更富於服從性，官府對於政治措置，惟有居敬行簡，期於不擾，徵諸從前鄉村建設，徵工服役等，則可知矣，在官府以爲集全村之力，辦公共之事，似乎輕而易舉，豈知鄉民之應徵者，壯年者聞風遠颺，老幼者濫竽充數，官府方面，以其避役逃脫，認爲藐視功令，不得不出於強姦驅使，斯官府之欲爲民衆謀利益者，反爲民衆增騷擾，究之功未可期，害已先受，此其咎果誰屬乎，即以官府好爲民衆辦事，而實際於民，則無絲毫利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願官府之執政者，勿忽視焉。

以上三項，雖皆爲當務之急，而第一項尤關重要，應請官府與就近地方紳耆，通盤計畫，假使稍有疏虞，滋蔓難圖，糜爛更深，小民之遷徙，聽其散處，官府之政令，無所措施，使魯東各民衆，更再陷於水深火熱，豈不大可悲乎。

對於魯東善後問題之我見

野人

魯東自戡定以來，已將三月，當局對於撫災救民，無不頑極進行，而一般冥頑激烈之徒，恣意妄爲，不知大勢，假藉愛國口號，寔施擾民行爲，使地方益陷於糾紛，閭閻將直罹兵禍，思之疾首，言之痛心，當此軍事尚未發動之先，爲弭患未然計，關於魯東如何善後，亟當澈底討論，研究一完善辦法，俾獲早日寔施，和平解決，上期有異名辱民君，發表「魯東善後問題之商榷」一文，內容計分三項(一)地方治安(二)地方財政(三)地方行政此三項問題，皆目前營移之急，刻不容緩，早得解決一日，地方多保一分元氣，蓋自去年重興以後，魯東一隅，比較其他各處，尚稱安謐，倘不及早設法，迅謀解決，一俟軍事發動，則田園焦土，廬舍邱墟，砲火所及，其慘常有不可勝言者，玉石不分，良莠俱盡，苟至彼時，雖悔奚追，鄙人學識淺陋，何敢信口妄談，惟以事聞整個魯東之前途安危，礙諱坐視，爰就管見所及，發揮一二，俾與明達君子，共同作一切建議焉。

地方治安問題，魯民君原意，以近來各地武裝民衆，藉口愛國救國，以爲號召，則之則靡爛地方，撫之又頑梗不化，深感現況艱窘，一時不易解決，其實不然，查各縣之武裝民衆，多係當地無業份子，或以前被徵受訓之壯丁，非迫於饑寒，即受人竊惑，其真正激於衷心，出諸自動者，百中不得一二，所謂愛國救國，完全係一種盲從式之口頭禪，絕對非其本意，言此情況，欲謀招撫，誠非簡單問題，但亦非絕不可能，惟在辦理之方策如何耳，據管轄之見，現在首應通知各縣，責成各縣長，趕急恢復從前舊有之鄉鎮公所，並召開鄉鎮長切寔會議，實

成其澈底調查所屬各鄉鎮戶口，詳核從前被徵調之鄉農壯丁，是否一律剝削，其未還者，不必具論，如已返回，須切實調查其現今作何生計，是否安分守法，有無與匪類或一切非法組織交通等情，調查確實，果係善良份子，即由各該鄉鎮長出具保結，為之聯保證明，以備決無肆行妄為情事，其有生計不贍誠心投効者，可即隨時斟酌，編為自衛團丁或治安部隊，至在已經嘯聚成羣，滋擾地方者，亦當由各縣長責成各該鄉鎮長設法疏遠，剝切勸導，曉以利害，使其投誠，有鎗枝者，即改編為自衛團丁或治安部隊，無鎗枝者，立予給資遣散，或量才器使，關於自衛團編組辦法，似應仿照河北各縣聯莊自衛團成規辦理，或竟寔際彷行聯莊自衛，此皆係略就大概而言，至於一切詳細辦法，須俟當局作具體之規定。

地方財政問題，魯東頻年，迭經軍閥肢割，民不聊生，去年軍事發生，雜稅苛捐，指不勝屈，羅掘俱盡，元氣大傷，現在天日重光，設法整理財政，洵為唯一急務，不過此項問題，千端萬緒，當此期內，欲完全整理使上軌道，任使何人處此，吾知其決非容易，惟經濟為一切之命脈，關係極為重大，於無可奈何之中，作頭痛醫頭之計，祇可先切寔蠲免苛捐雜稅，澈底整理田賦地丁，慎用征收官吏，詳細審核預算，力求收支相抵，舉凡從前一切不正當之稅項完全豁免，以減輕民衆負擔，此外再積極剔除中飽，清查積弊，嚴懲貪污，調劑金融，務使民衆納一文之捐，公家即得一文之用，凡此數端，苟能一一做到，雖不敢謂整理财政之方法盡於此，但最低限度，總可使民衆稍得蘇息，地方畧得寧謐，不知明達君子，以為何如。

地方行政問題，此項問題，範圍甚廣，包括甚衆，非有專門之學識經驗，從寔地研究閱歷過來，未易驟爾發言，即使勉強放論，亦不過空空洞洞，如作八股文章，於寔際方面，毫無裨補，況在第一項治安問題未經澈底的解決以前，一切行政均難談到，目前第一步辦法，惟有慎選清廉穩重之官吏，以解除民衆痛苦為主旨，步步脚踏寔地向前做去，做一分算一分，行一步是一步，萬勿空唱高調，寔行擾民，如從前日日言「新政」時時言「建設」，然新政尚無一分，建設尚無半寸，而兇匕小民，已幾於傾家蕩產，析骸為炊矣，前車之覆，後車之師，當此時期，祇有力反從前所為，實行「不擾民」三字政策，或尚可使民衆從實際方面獲得些微之幸福與利益，民心既安，民食稍足，地方秩序，自然由混亂轉為安甯，由崎嶇化為康莊，此一定之理也，質諸諸君，以為然否。

以上三項，皆當前唯一之緊要問題，而第一項所關，尤為重大，將來魯東前途，或為玉碎，或得瓦全，或轉安甯，或遭糜爛，胥視此第一項之結果如何耳。

魯東善後之商榷

漢三

○……○ 魯東自古民性質樸，風俗淳厚，又因地處邊陲，鮮受兵災匪患，人民各安居樂業，官是清官，古風……○ 民是順民，犯上作亂之事，並不多見，居於斯土者，未嘗不嘆為世外桃源也。

○軍閥○ 憨自軍閥當道，肆暴施虐，亂殺無辜，橫徵暴

○肆虐○ 敗，無所不用其極，民衆徒供魚肉，敢怒而不敢言，遂使吾魯東大好樂土，一變而爲人各自危，遍地荆棘，縣邑閭閻，均陷於不能聊生之狀態。

○地方○ 為治安維持，多就原有之縣政府人員推戴，俾其

○塗炭○ 負責免使縣政無人，於是各地又有反動分子，乘

○機囃聚，趁火打劫，佔城割據，勒索妄殺，民衆所受塗炭，不

○減於軍閥時代。嗚呼，吾民何辜，而罹此災劫。

○民衆○ 當黨軍之退出魯東也，其真正良民，方冀少蘇

○心理○ 深望新政府勢力達到，可以復見天日，得以恢

○復自由，而享安居樂業之福社，孰料彼反動者流

○旋，亦難深入下層階級，終難收効。現累擬貢管見如左。

○一、魯東各縣，現形成一種畸形狀態，其始地方上之小組

○職，不過志在保護安民，並無他項作用，迨後爲反動者所威脅，或勸誘，遂不得不附從而保存托庇於其旗幟之下，藉以保全其

○一部份之武器，反動者流，到處仰人民供給，搜致民間槍枝，雖有安善良民，亦不敢表示其意思與態度，蓋爲避禍計，不得

○不如此，現在第一要務，烟市須擴充一武裝組織，至低限度，每一縣份，須駐有軍隊千人或五百人，維持縣境治安，逐步剿

○撫兼施，其頑抗者消滅之，其投順者獎勵之，以確保縣境之

○治安，一、不使人民盲從，二、令人民確信縣城軍隊有保衛其

○室家財產之能力，則自不肯挺而走險。

○二、現在縣境人民，對反動者，多已受其搔擾與蹂躪，不

○過手無寸鐵，不能抵禦，近聞牟棣海陽等縣邊境，多已紛紛

○組織紅槍大刀等會，志在保境安民，不問任何方面，凡擾及地

○方，輒殊死抗拒，於此時際，能覓得相當人才，與該會首領接

○洽，俾其就範，即不爲助力，亦不至漸趨向反對方面。

○三、現在局面，縣與烟市，勢成敵對，無論何縣，即有地

○方上公正士紳，出而籌議善後，無名義以資號召，倘公然出子下得較遲，遂使全局陷於今日之混沌，反動徒衆既不自悟，又不畏法，不從勸告，此時欲加收拾，轉覺事倍而功半。

○綏靖○

○者，但爲數極少，大名數仍爲良民，被飢寒所迫

○策略○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挺而走險，或可苟延殘喘

○，或弭之之法，若徒事剿殺，則我來彼往，往苦良民，即能稍

○施剿除，亦恐玉石俱焚，即廣發告民禁書，或遣同鄉會中人斡

○旋，亦難深入下層階級，終難收効。現累擬貢管見如左。

○官長○ 自張市長蒞烟，兼理魯東善後，對於吏治，苦

○心孤詭，力求清明，對於建設，櫟澗經營，力求

○完善，固不待言，至其對於反動徒衆，一方派警

○痛剿，志在根除，一方更自苦口婆心，諄諄勸誠，希其悔過自

○新，立成良民，其愛國憂民之心，於茲可見，惜乎下車之始，

○未能先將各縣規復計劃，及早發佈，遂使彼輩成燎原之勢，一

○子下得較遲，遂使全局陷於今日之混沌，反動徒衆既不自悟，

○又不畏法，不從勸告，此時欲加收拾，轉覺事倍而功半。

首勸告，勢必被目爲反對方面，無所盡其辭，即有良民，因投鼠忌器，亦不敢公然附和。第一要務，爲恩威並用，既有上述之二措置，再由公正士紳，設法逐漸對一鄉鎮，一市集，慢慢設法，使其明瞭保全地方之真意，或用廣告散發於並無反動者之村落，對各地來烟鄉民小販，亦宜隨時隨地，加以開導，俾能深入民間，使宣傳較廣而有力，宣傳既廣，各村莊多已明瞭真情，知其孰利孰害，自必羣起自衛，不爲反動者所資用，爲人民找出路，收納失業者，如廣開工廠，周恤災黎等事，但此舉非短期間易於措辦，須從長計議。

市財政與市民幸福

建功

芝罘爲魯東大埠，交通暢達，商業繁茂。昔稱富庶之邦，實非虛譽。惜乎民國而還，先爲軍閥所據，後爲黨治所縛，商業民生，無復當年景氣，言之可慨。本歲事變之後，我市長張公於艱危之際，來長本市，孜孜求治，莫不以興利除弊爲先，而友軍殷殷輔導，亦以王道樂土爲期，經共同努力之結果，市政明朗，治安鞏固，金融穩定，商業繁榮，人民樂業，較之曩昔，均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此諸端，均與財政有莫大之關係，因述市財政與市民幸福。

在財政原則上，財政取於人民者，應用之於人民，惟所取諸人民者爲有形，用之於人民者爲無形；有形者卽財幣，無形者則爲財幣易來之安寧與幸福而已。然以國家財政言，因政治組織之繁複，領土區域之廣大，取之於人民者與用之於人民者，人民非有政治常識，則政府人民之間，即不易有透澈之諒解也。若市之財政則不然，市之範圍有限，閭衡相望，市民之意見交換容易，對於市政之設施，見聞亦切，凡市政與市民直接有福利者，既可引起市民深切之注意，自可得透澈之諒解，因市民對於市政注意之結果，市之財政，亦較易得市民之贊助也。蓋市政上一切設施，均應市民之需要，如公用問題，糧食問題，交通問題，保安問題，教育問題，公共衛生問題，均爲市民所不能須臾忘者。而此種種之間題，又決非各個市民獨力所能解決者，因此對於市政之需要尤爲迫切也。

吾人居住於設備完全，管理合法之都市，飲水思源，則當恍然吾人日常之享用，實遠過吾人所支付之代價，市民既可以低廉之代價，購買其需要最大之享用，則市民之繳納捐稅，非爲損負之增加，實爲損負之減輕，市政之範圍愈大，設備愈周，則市民所受減輕損負之利益亦愈大，市民明乎此義，則對於市政上之設施，當無不樂於輸將者。

雖然捐稅之徵收，尤須以公平簡捷爲原則，公平者卽視所受享用多寡，以定應納稅之多寡，稅負之力之大小，以定稅率之高低，享用少者，不課以過鉅之徵收，則無所不公，力不及者，不與以過重之損負，則無所不平。更以統計方法，表示市民負擔及享用以及雙方增加之比例，以會計方法，推求市政設備所給予市民各種享用之成本及價值，則市民瞭解市政造福於市民者何若，而對於市政當局之徵收，自能爭先繳納矣，何謂簡捷，款目齊一，計算單純，無附加額外之徵收，以免經收者之利用繁複以上下其手，換言之凡一切名詞，比率，時間，程

序一以單簡明瞭為歸。使市民一目了然，無繁複之計算，無無謂之周折，內則可以增加辦事效率，外則可以免市民之誤會，市民對於納捐或將引以為樂事也。

我國自民主後，一切政治均操於一黨之手，上下交征，因之財政迄未能入於軌道。人民對於國家財政之觀感，為惡劣，何有幸福之可言。今烟台自市署成立以來，當局者努力以從事，廢繆以自矢，凡百設施莫不以市民幸福為當務之急，故能深得市民之信仰，諒解。因之市財政日趨於公開之途，則市政自趨於空前之繁榮，豈僅本市之幸福，實亦國家之福也。

父 子 聯 襄

父親竟任小姨夫

美內長之往話

中 國 煙 酒 公 司 華 葡 蘭 光



白蘭地
金五星

本公司創設於中國烟台，以烟台天然優美之葡萄釀造各種白蘭地及紅白葡萄酒，資料醇厚氣味芬芳，凡經嘗試，靡不交口稱贊，名噪全球，經衛生部化驗及中外各大醫士化驗，均認為補血健身，無上佳釀，謹將各種出品及各地經理列下。

地	理	經	白蘭地類
處			金五星白蘭地
重慶太漢上哈爾濱瀋陽青島	福州	紅玫瑰白蘭地	紅七星白蘭地
廈門原江海寧波	泉州安縣頭島	白玫瑰白蘭地	白蘭地
北天南香龍廣省街	廈四周	櫻桃白蘭地	
平津京港口州	浦州門川村威爾	櫻桃酒	

譯
述

△法蘭西與西班牙▽

一、法國之內部不安

近來法國政局果何如乎？法國黨派林立，互相傾轧，一般視聽，咸集中於內政問題之演變。關於外交問題，自今年二月四日，雖發生許多重大事件，而法國人均平心靜氣，若不復知外患之如何緊急者，誠奇特之現象也。當德奧合邦高唱入雲之日，法國政府，既未聞劃一策，決一議，以謀有所應付，而蕭丹內閣，却於此時崩潰矣。三月十三日，勃魯姆內閣，幸能勉強組成，至四月十日，適當德國舉行國民投票，大日耳曼氣勢高張之時，而巴黎新聞，又以改組內閣登載矣。似此朝令暮改，五日京兆，法國有識者間，早已引為深憂，因而有警告全國國民，一致奮起，仿照一七九二年故事，以組織救國政府，謀根本解決內憂者，其意旨非不懇切也。然而大多數國民並議員，對於此種警告，仍屹然不為所動，是何異於狂風暴雨之襲來，不思建築其門牆，而惟貪圖安逸苟安乎？並聞達拉第新政權登台後，將採取勞農政策，使飛行機製造工場，及其他軍需品製造工場，一律國家經營化，則是同處於一堂者，復不各安其分，又欲演勞資相尅之慘劇也。夫不明世界大勢，不顧國際環境，埋頭內爭，自相魚肉，將來法國之前途，真有不堪設想者矣。昔實謂國家之興亡，不關於外患，而關於內憂，其

（釋自改造四月號）

張鶴臯

今日法國之情形乎！

波爾列羅者，法國有識之議員也。嘗謂「法國宜自強，強則可以解消恐怖。」此話誠然有理，但法國之所以宜自強者，只可為有識者道，難為一般國民言。例如飛行機製造能力，向來法國比較德義兩國，甚形低劣，每月德國二百架，義國一百八十架，法國僅四十架，因而法國政府，基於國防觀念，為增強飛行機製造能力，不得不發出延長勞動時間之議案，而勞働者方面，首先以防衛其自身利益為前提，欲增加勞働時間，即須增加勞工薪金，否則即以罷工手段迫脅之，試問在此種狀態之下，政府尚有何事可以辦通乎？適足以見法國之內憂，愈益深刻而已，倘此種內憂，不根本為之芟除，則法國前途之好轉，決難期待也。

二、法國之外患嚴重

專述法國之內憂，原非本文目的，茲就其外患言之。法國與德國，在其地理、歷史，以及國體、民族種種關係上，向來易於成仇，不易於結友。法國之妬忌德國，亦猶德國之痛恨法國。今年三月十三日，德奧兩國決定合邦，乃法國最感威脅之事，最近二十年間，法國外交之努力，其目的即為阻止德國勢力之膨脹耳，自希特拉執政以來，宣言再擴軍，撕破凡爾賽之

和約，塞行進兵非武裝地區，早已使法國驚惶失措，同時高唱統一日耳曼民族論調，並強化柏林羅馬樞軸，更使法國國際外交，陷於不利地位，前者法國首揆蕭丹與外長台爾博斯，在

議會演說時，曾大聲疾呼，謂「德國一切行動，吾人殊難允許」云云，但希特拉則不作此種聲明，在不言不語，無聲無臭之中，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一舉即將奧地利亞拿去，迨消息暴露時，則事寔既成，破壞抗議，均已無效，此誠法國所不及料也，現在德奧合邦已正式宣言，各國已先後承認，維也納公使館，亦已完全撤消，德國於此，可謂如願以償矣，然吾人

回想二十年前，法國恐德國之强大，極力懲惡國聯，對於德國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等，加以嚴厲之制裁，甚至一般遠慮者亦有所聲明，謂法國軍隊如侵入德國境內，則英國不予法國以援助云。

要之法國鑒於一八六六年間，普魯士軍，攻敗奧地利亞軍之後，隨即於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乘勢而擊破法國拿破崙第三世軍，前車既覆，後車當戒，故每對於德國之東進政策，不惜傾全力以阻止之，徒以今日德奧合邦，醞釀成熟，不但德欲併奧，而奧亦樂附德，在雙方同意之下，遂使法國袖手旁觀，一任德國之吞奧而莫如之何，加以法國人心涣散，至四月十日，尙未見舉國一致，達拉第新內閣，勉強組成，基礎薄弱，難保其不急速崩潰，今日之法國，誠有所謂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者矣，不過法國之處境雖危，而歐洲之和平問題，尙不至因法國一國關係，遂發生直接的重大危險，特法國弱無能為，不能希望其對於歐洲和平，有所效力耳，故吾人欲明瞭歐洲今日之局勢，尙須對於西班牙之內亂與外交關係，一加考究焉。

二、西班牙革命軍之勝利

西班牙發生內亂，幾二年於茲矣，其始也，弗朗哥將軍，翼，其能不高飛遠舉而作制霸中歐之雄圖乎？德國既制霸中歐，則多瑙河流域，終必屬於德國勢力範圍之內，同時法國在多瑙河方面經營之計劃失敗，所有依賴法國之小協約國，若捷克斯拉夫，若羅馬尼亞，若南斯拉夫等，亦必趨於土崩瓦解，此事之至明顯而易見者也。

再者法國政府，尙聲明法國今日，仍與捷克保守同盟條約中，但一方蘇聯之援助捷克，事實上已陷於不可能，因而法國國民，究竟能夠聽信該項聲明與否，尙屬疑問，又英國政府此時

布羅河口之鐵爾達，準備作巴爾塞羅那之包圍戰矣，固然今日政府軍與國民軍，正在對峙之中，尚距離西班牙全國統一之時期甚遠，但此後人民戰線之漸次敗退，革命軍之最後勝利，乃意料中事，任何人不能否認者也。

然則革命軍成功時，將採取何種政體以統治西班牙乎？關於此項問題，弗朗哥將軍，似尚無何等成案，而西班牙一般政治家，意見亦在紛歧中，據弗朗哥將軍最近聲明，謂西班牙全土取得後，復辟或將有望，要不外為異日決定之事，今日可言者，新王政與一九三一年所推倒之王政，必須完全分開，不能有所因襲云，次而該將軍於三月十八日與哈瓦斯通信社特派員會談，意向亦不明確，僅誇張其對於西歐之共產主義，努力防衛而已。至一般政治家主張，有注重共和制者，有注重王政下之聯邦制者，總之近於獨立之自治制。（一九三二年，號稱哲列拉爾政權，曾在加達羅利亞州試行一次），則無人提及之，其實現當然不易，故西班牙之完成統一，尚須經過不少之波折也。

再者弗朗哥將軍崛起以來，至於今日，曾由德義兩國，在友誼上並在所謂兵員武器等物質上，予以極大之援助矣，設一旦革命成功，則對於德義兩國，必有相當之報酬者，此國際間常有之事，而亦人情之當然也，況且西地中海之要衝巴列阿利羣島，（馬歐爾加，密羅爾加等），與摩洛哥之西屬領地，素為德義兩國所垂涎，求之而不得者，今在此援助革命軍之下，寧有不作為交換條件，而要挾弗朗哥之割讓者乎？英法兩國對於此點，頗為注目，自本年二月至四月在羅馬舉行之英義交涉

，英國方面，屢以義國方面，不得侵佔西班牙本國或屬地之寸土為言，必欲義國政府明白答覆，至獲得確切之證文後始止，其妬忌可知。

不過就西班牙國民性觀察之，西班牙人嘗持有大國民之態度，自負頗高，缺乏媚外思想，似不能遽斷其在今日之必作賣國行動也，一八〇八年，拿破崙攻入西班牙時，西班牙國民，為擊退外敵，曾一致蜂起，奮勇進戰，結果使鐵砲將軍之拿破崙，苦惱不堪，棄甲曳兵而逃，幾乎全軍覆沒，是皆西班牙軍獨立之大功，拿破崙進軍莫斯科之失敗，即以此西班牙之戰敗為起因，其後拿破崙在聖德赫尼那作回憶錄，亦稱西班牙人能共同團結，以作一個名譽人之行動，此豈過言哉？西班牙國民之特性，原來如是也。

近聞弗朗哥將軍曰，地中海之現狀，決不能因吾人之革命而有所變更，吾人曾迭次聲明，革命軍全勝後，西班牙之領土雖尺寸亦不得割讓外人，大概該將軍既如此言，亦必如此行，彼英法等國，所謂該將軍越俎代庖，深恐西班牙之領土變色者也。

再者弗朗哥將軍崛起以來，至於今日，曾由德義兩國，在感情上，並在所謂兵員武器等物質上，予以極大之援助矣，設一旦革命成功，則對於德義兩國，必有相當之報酬者，此國際間常有之事，而亦人情之當然也，況且西地中海之要衝巴列阿利羣島，（馬歐爾加，密羅爾加等），與摩洛哥之西屬領地，素為德義兩國所垂涎，求之而不得者，今在此援助革命軍之下，寧有不作為交換條件，而要挾弗朗哥之割讓者乎？英法兩國對於此點，頗為注目，自本年二月至四月在羅馬舉行之英義交涉

四、法西提携之途徑

茲就法國之地理言之，畢勒列山脈，原為法國與西班牙間天然之界線，法國方面，憑恃此線，以相當兵力保守之，則西班牙方面，欲越過而進攻法國內地，頗非易事，一八一三——四年間，西班牙軍隊，曾越過其西方通路之翰代，出波魯多市，擊破法軍於歐爾台斯與達爾布之間，法蘇爾丹元帥在查爾資大敗而逃，此誠西班牙戰史上希有之奇勝，但法軍之所以失敗者，（一）在是役之前，拿破崙軍，每無故而侵入西班牙腹地，早已激起西班牙全國民公憤，（二）法軍已老，為西班牙軍擊敗，不止一次，早已有捲旗歸國之意念，（三）當時英國海軍，正把握制海權，法軍受牽制不少，有此種種原因，故西班牙軍隊，得以獲得最後之大勝利，至於今日，西班牙內亂，延長不息，犧牲生命財產無算，國力已消滅殆盡，即或革命軍統一告成，亦不能遽然向法國作進攻之企圖，至其在必要時，要求德義兩國軍隊援助侵入法國內地，而德義兩國軍隊，均必須渡海涉洋，始可與西班牙軍聯絡，爾時法國依賴英國海軍之協力，亦足以阻止之，是則海上有英法海軍之監視，陸上有畢勒列之天然障壁，似乎西班牙對於法國之外患，終不至於增加何種威脅也。

雖然，世界上無論何等天險，在今日新式武器尤其飛行機發達時代，早已失盡其價值，畢勒列山脈，固屬法國之天然障壁，並且與法國南部之電氣工業地帶，綏多，查爾資，波魯多線，乃至法國之西南部以及中央部，聯結一氣，關係至為重要，假如法國軍隊，持有力之空軍以防守之，或可保存其一部價值，不至於完全無用，但現在法國航空工業之不振，空軍勢力

不及他國，已如前述，則雖有此天險，亦徒任他國飛機之自由通過，而無法阻止耳，障壁安在哉？

再就西班牙之地理言之，現在歐洲列強，關於戰略上之重點，均注視西班牙之地位，不但德義如是，即英法亦莫不如是，雖西班牙之領土，拔取之不必於經濟有利，而西班牙之地位，則關係軍事至重，絕非其他國家所能比擬也，由非洲通歐洲大陸，首先即以西班牙領地，為必須經過之路，西歷紀元前二百一十九年間，加爾達哥（現為法國領地）之翰尼巴爾元帥遼軍也，係採取此道，又西歷第八世紀，阿刺伯軍之入歐洲也，亦採取此道，迄至今日，法國與摩洛哥方面之航空線，仍不能越過西班牙領土之範圍外，西班牙誠可謂把握歐非兩洲之總關鍵矣，而且不止此，關於地中海與大西洋之交通，西班牙地位，亦處於樞紐之最中心，假如西班牙國力強盛，足以與英國抗衡，則英國由其本國經地中海以出東洋之航路，即感受重大威脅，因此之故，前者拿破崙欲有事於英國，以西班牙與英國關係重大，曾採取「射人先射馬」之手段，首先進攻西班牙，以脅迫英國，又西歷十八世紀，英國畢殷克提督，在巴列阿利斯之密羅爾加島，因衆寡懸殊，被法國艦隊戰敗，結果遭英國政府之慘殺者，亦因西班牙關係也，即如今日英國國防當局，對於直布羅陀方面防務，兢兢業業，不敢稍事鬆懈者，亦無非為地中海交通路線之安全而已。

法國本國與其北非領土之聯絡線有二，一為經由西班牙者，一為經由大西洋者，前者被斷絕時，後者仍可以繼續，但總不能不與西班牙保全友好關係，假如與西班牙國交陷於敵對

行爲時，則後者亦將受同樣之威脅也。因而法國外交政策，向以不開罪於西班牙為原則，近年以來，法國外交當局，鑒於西班牙與義國友善，多有主張首先要要求義國諒解，以調整西班牙國交者，如畢魯勞爾之外交論，即其具體案之一，又弗朗哥將軍，曾迭次聲明，絕對與各國保持善鄰關係，則法國之欲調整西班牙國交，似乎可以圓滿達到目的也。但自阿比西利亞戰爭勃發後，法義關係，頓形惡化，兩國大使，均奉召回國，呈國交絕斷之變態，四月十日法國達拉第內閣組成，龍萊已就任外長，而羅馬方面空氣，尙傳法義國交調整，未達到成熟時期中，尤其義國之援助革命軍，以前尚有所顧忌，今則羅馬方面，對於此次弗朗哥軍之由阿刺哥州向地中海岸維那羅資方面進展者，竟公開承認，謂為義國派遣之義勇軍矣，夫法國對於西班牙內亂，向採取不干涉主義者也，今義國若此，其能不使法國人大受刺激乎？故法國與西班牙國交之不能調整，乃法義關係從中阻梗也。

五、法西兩國之將來

弗朗哥政權，對於法國最關心者，惟恐法國政局，為共產黨壟斷，愈趨於赤化，以至不可收拾耳。假如法國無赤化嫌疑，則弗朗哥政權，固無事不可與法國合作也。但法國之共產黨及勞動者等，早已受莫斯科方面之洗禮，不但對於西班牙人民左翼報紙，向法國政府，發出警告消息，要求急速出兵，占領密羅爾加島及西屬摩洛哥，以威脅革命軍，同時下院第一黨之社會黨有力者吉科姆斯基，亦大聲疾呼，謂「西班牙共和國之沒落，即法國之獨立不利，亦即西歐大陸之自由主義告別，在此危局下，不能不傾盡全力，予西班牙共和國以所有之援助」。

與支持」云云，夫法國之共產黨社會黨等，不肯犧牲自己生命，直接參加鬥爭，主張將法國之武器及物質等，送給西班牙人，希望西班牙人民陣線勝利而坐享其成，其自為計則得矣，然今日法國國內，方感覺國防之空虛，極力擴大軍需品製造工業，以謀充實國力中，自顧且不暇，焉有餘力以接濟他人哉？故彼等所謂盡力援助盡力支持者，事實上不過自欺欺人之談耳，英國對於西班牙內亂，始終保持不干涉態度，法國之新內閣，固亦當如是也，今不聞其對於國內之不穩分子，加以何種之取締，結果彼等一切欺騙宣傳，徒使弗朗哥政權增加惡感而已。究於法國何益乎？

要之法國新政權，應首先掃除國內之不安，修明其內政，充塞其國力，以培植外交基礎，乃當前之急務，若捨此不為，則雖高唱英法協調，終不免露現一種跛行狀態，再者英法協調，英國每利用之以號召各國也，如法國只知對英親善，而不謀法義關係之調整，則亦難以打開目下之外交危局。自四月十日德奧合邦進行國民投票圓滿成功後，羅馬方面，即傳出對法好轉消息，謂歐洲和平機構之確立，首先須法國有足以擊滅國內人民陣線之強力內閣出現，同時巴黎方面，亦有新內閣行將打開對義交涉之空氣，似乎法義兩國，可以從此攜手矣。但法國國內之情勢如不首先改善，則此項交涉，終亦難望其成功也，西班牙事變，不幸發生於今日國際間之混亂狀態下耳，假如發生於無共產黨之前，或發生於共產黨已絕之後，則變亂不易收拾，當不至延長若是，惟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在西班牙內亂平定後，即或國內無事，而留在國際間者，必尚有許多複雜問題，此本文於結束時，不能不明白揭出者，誠以西班牙具有天然之優越地勢，成為國際間永久的重要關係，將來必隨西班牙國力之強弱，一一反映於國際間而絲毫不爽也。

國學論著

近數十年國學概評

遺音

近數十年之國學，以承清代乾嘉諸老之學風也，故凡涉述於故紙堆中者，類多殫力鑽研，傾志述作，以言其所成之書，雖醇駁互見，要不失爲好古敏求之態也，不端鄙陋，加以揚榷，或亦海內明達之所許乎。清之季年，有長沙王先謙氏者，對於國故，提倡頗殷，曾續刊皇清經解一千數百卷，繼阮文達公之皇清經解，而流播於藝林，沾溉靡盡，乃王氏復以數十年之心力，成漢書補注一鉅帙，與化李詳盛稱之，（見王氏答王益吾書）至其所著荀子集解，莊子集解兩書，講解頗多掇取王懷祖，盧文弨，俞曲園諸人之說，而一己之見解蓋寡，誠以王氏小學之工夫，遠遜於高郵德清二先生也，然以兩書相較，則荀子集解較莊子集解爲精審矣。湘綺王闡連氏，對於子書，雖亦加以斟釋，然以其不通小學，故無甚可稱焉。廖平氏，襄公羊今文學派之緒餘，漫有述作，而所得不宏，後又受張南皮氏之賄，著論以自駁，則其人不足稱也。乃康有爲復揚廖氏之頽波，著新學鴟鴞考，孔子改制考，其書則慢經侮聖，附會支離，雖能助人疑古之精神，然不足爲訓也。至康氏所著之大同論，則又剽取禮運，而反傳以西洋之學說者，笑人齒冷，寔有害於人心世道也。而梁任公氏清代學術概論中，取此書與譚嗣同之仁學并列，且加以稱譽，母乃近於阿其所好耶，餘杭章太炎

，固受業於俞曲園之門，又渥聞瑞安孫仲頤氏之講論，畢生致力於古文學，故成功獨爲卓越，宜梁任公稱之爲智過其師也。章氏所著，有國故論衡，文始，檢論，齊物論釋，莊子解故，尚書拾遺定本，廣論語駢枝等，國故論衡，上卷係論小學者，分古音爲二十三部，作成韻圖，證明娘日二紐，古音歸泥，其條理洵有不可易者。章氏之友劉師培氏（又名光漢）學有劉寶楠先生之風，長於說經，及對釋古書，所著左盦集，中多考古之作，惟轉注說一篇，其所下之解，不甚精切，則劉氏古音之學，未甚深也，而其散見於國粹學報中，如呂氏春秋對補，賈子對補，荀子對補等，則多可取者矣，章氏之大弟子黃侃氏，平頗致力於文選，及音韻之學，而其選學之工夫，除與化李詳而外，當屬之矣。至音韻之學，則尤爲近世所盛稱，著有音略，定古音爲十九紐，坊間所出研究音韻之書，多襲用之焉。而僕乃謂黃氏之說，有謬誤者數處，如喻母之字，黃氏以爲影母之變聲，僕則謂喻母之字，古宜讀舌頭音，而非影母之變聲也，曉匣二母之字，黃氏以爲古之本音，而僕則謂曉匣二母之字，古宜讀入見谿二母也，黃氏以來母爲古之本音，僕則曰，來母古宜讀爲舌頭音也。近人海寧王靜安氏，深沈高悟，其爲學頗合寔事求是之旨，又復得其友人羅振玉氏之助，故對於甲

骨文，心得頗多，其所著書，有觀堂集林，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王氏之學，雖長於研究古代文字，然於元史，於西北地理，於校勘古書，亦獨有特見也。其門弟子，謂其學似吳清卿，程易疇，而僕則謂其學，又似錢氏曉徵也。新會梁任公氏，晚年數任大學講師，有志整理國故，且曾與王靜安氏，都講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生平所著書，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墨經詳釋，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辛稼軒年譜，國文語原解，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以清代學術概論，歷史研究法，墨子學案，爲最佳，不惟文筆清暢雋永也，且對研究國故之方法，知所注意，初學讀之，極易窺國學之門徑，惟清代學術概論內，論及清代詩人袁蔣趙三家，夫三家乃袁枚趙翼蔣士銓也，而梁任公則以爲趙執信矣，我乃無兄，直不疑之語也，而歷史研究法中，則誤引他人矣，至國文語原解，引用丹徒馬良之說，謂中國之甲乙丙等字，似西洋之字頭，說雖新穎，恐未必成爲定論也。近人某氏，於夏劍丞主編之某雜誌中，謂甲乙丙丁等字，皆像兵器之形，其說似有理，較勝於馬氏之說焉，至於近代對元史之研究，有相當之成功者，則推柯鳳孫陳援庵二氏，柯氏著新元史數百卷，其取材與編製，寔能駕舊元史而上之，真可謂後出轉精也。陳氏之也里可溫考，元典章校補等，皆精敏銳利，獨標心得，惟治清史者，近人尙無可驚人之著作，清史稿一書，近雖出版，然體裁未善，取材不備，非傑作也。孟心史民，亦嘗研治清史矣，惜所得祇片片斷斷，未云大觀也。若夫對於校理子書之工作，近人之從事者亦不少，如馬叙倫氏之莊子義證，老子覈詁，楊樹達氏之老子古義，譚戒

甫氏之莊子天下篇校釋，梁啟雄氏之荀子東釋，高亨氏之老子正詁，吳英華氏之莊子釋詁等，類皆利用乾嘉諸老治經之方法，移以治子，其卦釋古書難明之義，則以古音與古代之文法爲至要之工具，至於考證異文，則多引類書，如華書治要，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初學記，北堂書鈔，白孔六帖等以證，如吳英華氏之莊子釋詁，曾引太平御覽，初學記，訂道遙遊篇之水擊三千里，應作擊水三千里，此等方法，最利於訂正古書之衍文脫文誤倒錯簡也。（清代王懷祖讀書雜誌，校正莊子秋水篇，井鼃應作井魚，即多引古書以證成者也。）以上諸家之說，雖有得有失，而能利用樸學家之方法，於以理解古籍則一也。顧馬敍倫氏之莊子義證，時有新得，爲近人所稱，然喜考說文之本字，往往失之於大過，且馬氏對於古音之學，又病稍疏，如謂周字從口聲，其病與清代苗先路同，（苗氏之說文聲訂，毛詩韻訂，疵累甚多。）而不知周字从用口，爲會意字，如必以聲言，則周字可云从用聲，用爲喻母之字，古則讀舌頭音，（僕別將爲說以明之。）周字古亦讀舌頭音，周用二字，古音乃東喉相轉也，復次，我國之古書，專言文法學者頗渺，公羊氏之解經也，雖時具有文法學之精神，然其書非專爲文法學而設也，至清人劉淇之助字辨略，王引之之經傳釋詞，俞曲園之古書疑義舉例等，則略近於文法學矣，然亦爲治經書子書而設者也，至馬建忠氏，著馬氏文通，斯專言文法學者矣，惜拘拘于辣丁之文法，而于小學又無根柢，用致謬誤不少也，以是楊樹達氏，乃有馬氏文通勘誤之作焉。乃楊氏又自著高等國文法，篇中多引王引之劉淇諸人之說，加以已意，亦時具心得，如解

毛詩予以採繫之以爲何，尤爲確論矣。乃又有朱起鳳氏者，以數十年之心力，將古籍中之連綿詞，撮成一書，名曰辭通，篇首弁以章太炎林語堂劉大白諸人之序文，盛加推引，實則朱氏於考證學、文法、訓詁學，所得皆甚淺，故謬誤百出焉，惟搜集之功，不可沒耳，（朱氏又有字類辨證一書，謬誤亦甚多，近人吳英華葛信益等，曾爲文以辨之，）此外若陳柱，朱祖謀，吳梅，劉毓盤，陳衍，馬其昶，馬宗霍，朱希祖，錢基博，

唐圭璋，商承祚，余永梁，况周頤，姚名達，衛聚賢，陳三立，張孟劬，傅增湘，顧實，蔣善國，林語堂，（曾著語言學論叢）陳懷琛，張世祿，吳闡生，丁穎保，陳寅恪，王重民等人，對於國學，亦皆有撰述，內容則瑕瑜并見，開卷燦陳，果一取而評之，則不勝其繁複，故從略焉。右之所評，不過就僕之所知者，加以揚榷耳，非敢謂有當也，亦非謂近數十年之國學，盡於斯也。

須曼龍艷屑

一春宵歌

(綠蕉)

春宵歡聚，一刻千金，晨雞唱曉，大煞風景，固不僅男女私情，意有所戀，卽新婚燕爾，伉儷情深，亦未嘗不蠻氣迴腸，無限悵觸也。清華廣生白雪遺音有馬頭調一闋云。

喜只喜的今宵夜，怕只怕的明日離別，離別後，相逢不知那一夜，聽了聽鼓打三更交半夜，月照紗窗，影兒西斜，恨不能雙手托住天邊月，怨老天，爲何閏月不閏夜。

明馮夢龍黃山謎亦有山歌一闋云。

姐聽情哥郎正在牀上啼哩哩，（注啼哩哩，鼾聲也，）忽然雞叫曉是五更頭，世上官員只有欽天監第一無見識，你做閏年閏月那了正弗閏子介箇五更頭。

一則怨老天閏月不閏夜，一則恨欽天監閏年閏月而不閏五更頭，描寫春宵苦短，小兒女確有此種心理。

清代白蓮教亂始末記

(上)

舊燕

一 白蓮教之起源

白蓮教之亂，醞釀於乾隆季年，擴大於嘉慶初元，蔓延五省，九載始清，雖麼麼小醜，漸就弭平，而兵端既啓，元氣凋喪，談清史者，以此爲清達隆替之關鍵焉。

白蓮教者，乃佛教之支流下乘，其淵源甚遠，胡元末造，紀綱不振，樂城韓山童，以其祖父所創之白蓮教，煽惑人民，焚香誘衆，倡言彌勒佛降生，河南江淮之愚民多信之，又自稱係宋徽宗之後，當爲中華正統之主，刑白馬烏牛，祭告天地，得劉福通等同謀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被擒，其子林兒逃亡，羽黨劉福通遂反，衆號十萬，迎立林兒爲小明王，據亳州，國號宋，及明朱元璋起，乃亡，白蓮教之名自此始，降及朱明，則於天啓五年有吳人王森者，倡白蓮會，謂得妖狐之異香，自稱聞香教主，部下有大小傳頭等名，旋被捕，死獄中，其子好賢與友人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等，承行其教，徒黨益衆，乃同謀於是年中秋起兵，會事洩，好賢被執，鴻儒迫不及待，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舉兵陷鄆城，橫行東魯各縣，後被圍食盡，黨徒悉降，鴻儒俘入京師，寸磔於市，臨行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衆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命也，自是白蓮教銳氣大挫，百餘載間，未敢蠢動，清興，二三遺民，思藉其力，遂恢復之志，亦嘗密爲聯絡，第鄙其愚昧無能，不足與謀，始合而終離焉，故白蓮教在當時社會中，亦

僅係下流愚民之一種祕密結合，士大夫所不屑伍者，顧其淵源既久，潛勢力亦正不弱，圖謀不軌之志，未嘗稍戢，至乾隆中葉，遂有清水教王倫之變。

二 清水教王倫之變

乾隆中葉，承平日久，政治漸弛，魯撫徐續，庸愚罔知軍事，性又貪墨，縱州縣百計征斂，魯民怨之，兗州府壽張縣有細民王倫者，白蓮教之餘孽，另創清水教，初以運氣治病感人，兼教拳術，往來各州縣，糾結無賴亡命，徒黨甚盛，至是有隙可乘，藉詞煽惑鄉里，猝起作亂，時爲乾隆三十九年九月。

事前消息至京，監察御史李漱芳，范宜賓等，據聞上達，高宗初置不信，續亦疏於防範，倫在壽張發難，即殺知縣沈齊義，繼陷堂邑，又殺知縣陳枚，及訓導吳璣，陷陽穀，又殺縣丞劉希壽，典史方光祀，及武弁楊兆立楊兆相等，旋又竄擾臨清州，佔據臨清舊城，亂勢既熾，省城震動，續迫不獲已，統兵往捕，爲倫困於臨清城南之梁家溝，兗州鎮總兵孫惟一聞警趨救，績僅以身免，而孫部旋亦潰敗，倫知清軍易與，分兵直趨，思阻蓮道，爲直隸總兵萬朝興所敗，始折回。

倫既戕官據城，勢如破竹，然烏合之衆，漫無紀律，僅藉邪教，設立名目，部下徒黨，皆有稱謂，如梵偉稱梵和尚，陽穀縣民楊五稱朴刀元帥，壽張民婦徐氏稱無生聖母，其餘若孟燦，王經隆，王聖如，閔吉仁，吳清林，李旺，王峻愛等，及

倫之弟王樸，亦莫不各稱元帥，虛張聲勢，清軍因女匪徐氏，披髮騎馬，手舞雙刀，出入陣中，驍勇善戰，乃謂妖法難制，每接仗輒裸婦人，剖雞犬血以灑之，而於正當防衛，反因循遷延，宜其爲倫所敗也。

時高宗在熱河聞變，知魯省綠營不足恃，急命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隨帶侍衛章京，領健銳火器二營兵一千名，星夜往剿，又命武英殿大學士舒赫德赴魯統軍，旗兵初至，勢銳甚，倫選驛悍六百名，屯臨清舊城東門外，迎戰不利，退城中，據汪姓大宅爲巢穴，旗兵破城入，圍攻之，倫率衆據屋死守，侍衛尹吉圖，請緣牆入宅，擒倫以獻，舒不欲操切

有失，心善之，弗能從也，尹潛率勇士數人，徒步往捕，乘匪不備，驟抱倫背，匪黨刀劍叢下，痛極仆地，千總仙鶴翎，奮身前救，負尹而出，亦遍受刀傷，氣息僅屬，舒以倫困獸猶鬥，傷其部將，怒而縱火焚屋，自倫以次，胥喪身火窟，亂遂以平。

三 教主劉之協

白蓮教徒所誦之經卷，相傳係徐鴻儒所著，文極鄙惡，內有牛八掌教，彌勒轉世等語，即根據韓山童所謂彌勒佛降生一語，附會而成，又以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爲真言，令入教者書於素絹，供之暗室，其教以道祖爲重，又有天魔女等諸名位，自京畿迤南，習者頗衆，蔓延至汴鄂川陝諸省，其始不過一二奸民，假之治病眩俗，爲斂財計耳，迨後信徒日衆，蔓延漸廣，桀悍者遂懷不逞之心，然自清水教亂平，清廷飭有司督

查禁嚴，凡迹涉嫌疑者，悉捕以治罪，禁網既密，防範亦周，當乾隆四十年時，汴人劉松，流寓皖北爲白蓮教領袖，以祈禱符咒治病，頗著聲譽，又遣密使，傳教於西部諸省，事發被執，遣戍甘肅，其徒皖民劉之協，宋之清等，復分赴川陝湖北一帶，擴大佈教，倡言劫運將至，奉同教河南鹿邑縣幼童王發生爲主，詭稱明裔朱氏，煽惑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其黨先後就捕，王發生以年少免死，戍新疆，宋之清以主謀伏法，惟劉之協解至河南扶溝，乘間脫走，教徒以其出險入夷，資望又於行輩爲最高，乃戴之爲教主。

四 鄂亂之起初

劉之協既遁，清廷嚴責所司窮緝，汎皖鄂三省大吏，輒轉根究，州縣官奉行不善，逐戶搜查，告吏乘之爲奸，多逞威虐，武昌同知常丹葵奉檄清查荊州宜昌等處，株連達幾及萬人，富者破家，貧者庶死，荆宜之民，迫於苛政，不免有铤而走險之思矣，時湘黔方有苗亂，大軍雲集，調兵轉餉，牽動七省，賦稅繁重，徭役頻興，人民痛心疾首，怨聲載道，各地無賴之徒，又以官府嚴禁私鹽私鑄之故，失業者多，於是仇官思亂，紛紛投入白蓮教。

嘉慶元年正月，劉之協之徒聶人傑，張正謨等輩，以官逼民反爲名，聚衆倡亂於湖北荊州府之枝江縣，當陽縣令聞變，坐聽事，傳集書史語之曰，白蓮教已反，賊踞枝江之瀼縣灣，與本邑界連，邑中習教者，宜先按名搜捕，以防內訌，書役齊聲曰，我等卽白蓮教也，更誰捕，令拍案怒罵，謂汝輩反乎，

曰反即反耳，何怒爲，令拂袖起，羣役爭先拉殺之，遂囁聚，據當陽縣城，數月之間，蔓延湖北西半部襄陽、鄖陽、荊州、宜昌、施南五府，及荊門州等處，南及於四川之酉陽，北及於河南之鄧州，新野、叛徒蠭起，乃一發不可收拾。

教亂初起，鄂督畢沅承權相和珅旨，不以實情上達，致星火之火，勢成燎原，姚姬傳先生嘗謂畢畢沅之屍，庶足謝天下，其受誣如此，時福甯爲巡撫，陳淮爲藩司，三人朋比爲奸，吏治不修，畢性畏懦，迂緩無遠略，不以公事爲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然後免，故民間謠云，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又云，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蟻，鑽穴蝕物，人不知之，以此三人，身當封疆重任，其不激成巨變，詎可得乎。

五 明亮孝感之戰

鄂亂之起，清軍疲於奔命，乃定分地任事之策，總督畢沅，侍衛舒亮，當荊門宜昌等江北方面，新任巡撫惠齡，總兵富志那，當荊州江南方面，都統永保，將軍恆瑞，當襄陽方面，提督鄂輝，陝督宜綿等，先後當鄖陽方面，然勞而無功，亂勢迄未稍衰。

教徒中以襄陽一股爲最猖獗，桿首姚之富及女桿首齊王氏，皆桀悍出儕輩，嘉慶元年五月，分道出隨州，安陸，鍾祥，進逼孝感，距漢陽僅百餘里，武昌戒嚴，將軍明亮自西域馳至，鄂督畢沅畀以固原西甯五百，亮曰，今孝感嘯聚數日，已傷官兵數千，是賊中必有知兵者，若不十倍其衆，難以破敵，

此王翦所以益兵破楚也，今若不謀而進，以零丁積苦之兵，禦銳氣方張之寇，是鴉羊入虎羣耳，沅無以對，適陝總兵德光率兵三千人至亮，遂偕之以行，至楊鎮，民多逃竄，街市闇如，教徒聞清軍至，皆斂兵守寨不即出，亮固宿將，身經百戰，乃躍馬橋上，笑謂衆曰，嶺張飛猶可禦敵也，命諸將鳴鼓吹角以致賊，教徒果驚起，清軍據地勢，戰頗利，教徒詫曰，向日接仗，官兵無不聞聲即潰，今何人，耐戰乃爾，及知爲亮，相顧唏噓曰，吾儕命蹇，此老尚無恙耶，次日，教徒繞道上北山，德光請戰，亮曰，賊勇而銳，未易藐視，以千人付之，光未經戰陣，既見敵，未鼓而火鎗驟發，亮聞聲驚曰，殆矣，非出奇兵，無以救之，因怒馬獨出，率將士數十人，行荒畦間，見骸骨縱橫，皆昔日清軍潰處也，適有江西潰卒二百，自德安來，三五散坐黃金廟側，方爇火聚食，亮呼其將士至，撫以善言，授以旗鼓，命掩伏山側，己則直趨敵壘，時壘外松棚下，方有教徒瞭望，亮急引矢射之，江西兵展旗鳴笳以進，教徒驚潰，自相踐踏，曰，伏兵至矣，桿首下令曰，勿驚，速發大礮彈之，清軍聞之恐，亮曰，彼礮必炸，何恐爲，教徒烏合，不解用礮，既發，礮果裂，聲震山谷，清軍突烟而入，焚其松棚，山上教徒大亂，退歸爲守計，光所率兵，亦振旅還，亮復命奔西壠，乘夜大風霾，縱火驟焚，教徒突烟出者，咸墮於壘，哭聲震天，火光盈夕，三日始燼，教徒之欲竄漢陽者，又爲大潦所阻，乃折而往西北。

六 川亂之繼起

鄂亂初起，鄰省均惴惴危懼，蜀中教徒尤衆，大吏密飭州

縣嚴查，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墨，倚點役王某如左右手，假檢查邪教爲名，偏拘富戶，任意勒索，川俗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必有產，民畏其暴，輒進賂以寢其事，會戴從王謀，訪知某村某姓，族大而奉教者更多，私計是族殷富，可肆魚肉，乃拘其族主至，諷進巨賂，某姓不敢抗，倍其賂而已，蜀人憚而好事，以事同而賂益，心所不甘，又探知事係王役牽指，以王亦廁名教籍，苟按圖索驥，蜀民將無噍類，而叛教尤爲大惑，羣議殺王洩忿，卽議抵，禍根可絕，鳩衆千人赴難，王偵悉，亦聚黨千人禦之，戴惶急以民變聞，教徒徐天德，亦嘗被戴敲剥，行賄得釋，至是襄陽殘衆之一部，或竄入川東，遂乘之舉事，爲某姓聲援，王役爲亂民所醢，戴亦遁焉，川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合兵往剿，又檄陝撫奏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天德從容整其部隊，由太平入陝，分擾興安府屬，與鄂中悍首，遙相策應。

達州徐天德，於嘉慶元年十月舉事，太平東鄉王三槐，冷天祿等，亦同時響應，初，乾隆間用兵金川，兵潰於木果木，其逃卒之無歸者，及失業夫役，無賴悍民，胥散匿於川省東北境內之巴山老林間，以剽掠爲生，懼官緝捕，則投入白蓮教，故亂勢日熾，陝督宜綿，在鄂會剿，聞川亂亟，回軍而西，興東還，令王廷詔殿後，由川東回鄂。

七 王文雄擊厓之戰

教亂之起，兵禍以川鄂爲最酷，汴陝較輕，而關中富饒，夙爲齊王氏所垂涎，此次回鄂，志固在陝，清軍不能窺其謀，惟分兵追蹤，明亮德楞泰等，先敗王廷詔於宜昌遠安間，總兵王文雄，亦擊退齊王氏於南漳，而都統阿哈保，引木蘭哨兵至，復擊之於宜城東北，齊王氏思乘間渡漢，以清軍防固，志不得逞，遂西竄白河洵陽，明亮德楞泰等，旣東追至鄂，宜綿以川中兵力日薄，飛奏乞援，詔以勒保遙領湖廣總督，赴川代宜綿職，面以宜綿調任川督，兼筦軍需，並令諸將各自追剿，以專責任，顧川中軍情，迄未稍振，時留川桿目李全，在巴州與王三槐分離，沿漢而東，齊王氏招之於安康，頗畏清軍追急，方川亂稍戢，而鄂亂仍熾，推原其故，則永保在鄂，擁兵

乃令桺目高均德，佯在審羌疾度，引清軍東北追，而已與姚之富，李全，王廷詔等，督率馬步二萬，於嘉慶三年二月，由西鄉，洋縣，踰渡入陝。

齊王氏入陝後，令姚之富爲先鋒，直窺西安，之富擁兵至盩厔，笑曰：此蹀子大般城，可驛尖踢倒也，遂力攻，陝撫秦承恩，庸懦不知兵，方駐守城中，諗訊大驚，惟閉城痛哭，雙目盡腫，總兵王文雄排闥直入內衙，見秦掩帷未起，急拔帷厲

聲曰：此尙中丞安臥時耶？秦盛然曰：余文吏，不知韜畧，惟將軍是賴，王鄙其無能，哂曰：公豈待余乳哺耶？自率兵出城，命以大礮轟之，教徒猝未及防，血流盈野，第仍冒死前進，王令旗牌兵躍出，砍敵馬足，馬爲之辟易，敵隊始亂，清軍長驅入壘，姚之富始率衆遁，齊王氏自是不敢窺陝。

(未完)

須曼龍艷屑

二 我儀詞

(綠蕉)

女子無有不妬者，第妬亦有其道耳，世之獅吼河東，擅發雌威者，乃激也，去妬之意遠矣，相傳元趙子昂欲納妾，作詞示管夫人，試探其意，詞曰：

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王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管夫人作我儀詞答之曰。

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呵，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練再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身子裏也有了你，你身子裏也有了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墳。

予昂讀詞感嘆，納妾之意乃罷，觀於管夫人此詞，婉而多風，可謂盡妬之能事，世有管夫人其人，雖登徒子，亦不好意思作好色之想矣。

中國佛教發達之歷史

(下)

孟如

三、佛祖產生之簡誌

印度的軍事，政治，光電，物理，在世界史中都不能備上一格，惟有哲學却極享盛名，最有價值，無論那一個國家，莫不傾倒佩服，贊美欣慕，因此一般人見得印度的哲學最出色的就是佛學，全世界對於印度所同聲贊美，一致傾佩的也就是佛學，便認為印度的哲學就是佛學，除了佛學之外更無所謂哲學，其實這種見解完全是錯誤的，印度在佛祖釋迦牟尼未曾出世以前，便有了婆羅門教和韋陀經典，哲學的基礎已經發生，及至佛祖出世的當兒，所謂六師與九十五種外道，早已如火如荼，蓬勃大作，內中像甚麼僧法，吠世迦，尼夜耶等等，都是很高深而極有價值的哲學，絕對不可輕視，不過從前那些哲學，雖然也有些深遠的理致，高超的思想，却都不及佛學的宏大精深，包羅萬象，所以自從佛祖出世以後，佛學一經獨立，那些六師九十五種外道，自然都銷歇衰落，漸漸的歸於不振或滅絕了。

佛祖的生年，其說不一，有說生在紀元前五五九年的，有說生在紀元前六八八年的，根據最近的考據，則係生在紀元前一二七年四月八日，即中國周昭王二十六年，入滅在紀元前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即周穆王五十三年，在世共七十九歲，佛祖幼名悉達，為中印度迦毘羅皤卒都國王淨飯的太子，母名摩耶，佛在幼年的時候，便喜歡研究哲學和宗教，十六歲娶耶輸陀羅為妻，生了一個兒子，名喚羅睺羅，佛祖因見人生太煩惱了，一切的生、老、病、死，簡直痛苦無邊，不由的發生了遁世之志，遂於十九歲上那年，情願拋棄了太子的榮華富貴，力揮慧劍，斬斷了父母妻子的愛情，乘着月明之夜，人靜之後，悄悄的跨上白馬，遁出皇宮，一股子猛勁跑到雪山裏面，忍饑耐冷，苦行修業，咬定牙關，一連磨了十二年，在三十歲上臘月初八日那天，遂於迦耶山中的大菩提樹底下，豁然悟道，佛的志願，本來是為人的，並不是完全為度自己，悟了大道之後，隨即四出說法，應病與藥，隨機說法，凡歷四十九年，以轉迷啓悟，離苦得樂為宗旨，示寂於跋陀河之遮羅雙樹間。

佛祖在世說法，共分五個時期，從成道起二十一日間，在菩提樹下，說佛教極妙的微旨，就是現在的華嚴經，這是第一個時期，後來到波羅奈國鹿野苑說阿含經，在從成道後十二年間，稱為阿含時期，這是第二個時期，說阿含經後的八年之間，又說方等經，維摩經，大集經，因為阿含經是小乘，專門啓自己的悟，這時重在啓他人的悟，這是第三個時期，此後二十二年中，說般

若經，以爲世間毫無一物，發明空幻的道理，這是第四個時期，最後的八年中間，說法華經和涅槃經，寔現出世的本懷，這是第五個時期。

佛的弟子很多，最上者有十人，稱爲佛門十哲。一、大迦葉，二、阿難陀，三、舍利弗，四、須菩提，五、富樓那，六、目犍連，七、迦旃延，八、阿那律，九、優婆離，十、羅睺羅，佛滅後，弟子五百人齊集王舍城，大迦葉，阿難陀，優婆離，三人坐在上面，由諸弟子，各誦其記憶，傳於後世，所以經上每有『如是我聞』的四個字，這是第一次的大結集，第二次的大結集，在一百年後毘舍利的地方，第三次的大結集，在阿育王時，已經一百七十多年了，從此以後，佛教日見興盛，逐漸進展，直到現在，單是中國方面所譯的經典，已有五千七百餘卷之多，猗歟盛哉。

佛教的教義，溝深微妙，決非淺才末學，所能說得透徹，從前吳興王治心先生曾有一段闡說得很好，他道：『佛教以轉迷啓悟離苦得樂爲宗旨，昧宇宙真理的叫做迷，明宇宙真理的叫做悟，人生因種種煩惱的緣故，不能見宇宙真理，這叫做無明之雲，除去這無明之雲，便叫做轉迷啓悟，也叫做破執，人生有生、老、病、死之苦，藉皈依三寶的法門，入於涅槃境界，涅槃的意思，就是不生不滅，人的生死，猶如水中的波，吾人在不生不滅的涅槃海中，興起生死的波，這是解脫生死的觀念，到佛果究竟之境，安樂平和，不有痛苦，自由自在，煩惱妄想俱都滅盡，稱爲極樂世界，宇宙的本體叫做真如，現象之於本體，猶波之於水，離水無波，以因緣爲天地萬物的原因，所以說天地萬物是無始無終，互相因果的，由於堅濕暖動四大假和合而起，以爲一切衆生沒有不具如來的智慧，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佛不是高於人類，不過是人類中的模範罷了，衆生既都有佛性，爲甚麼有佛與衆生的分別呢？因爲由於因緣即分六道，互相感應而有輪迴，至說佛教的倫理，以止惡修善爲道德主眼，甚麼叫做止惡，除去貪嗔癡三毒，超出欲色無色三界，禁住身三口四意三十惡，看破色，受，想，行，識，五蘊，這便是止惡，甚麼叫做修善，修六波羅密，行三德四願皈依三寶，報父母十恩，守夫婦親屬道德，這便是修善，總之佛教者，藉自己的力量修行，得佛力的感助，由懺悔而超達四聖境界，這便是佛教教義的大畧』，大家看了王先生這一段話，對於佛教的教義，差不多可以思過半了。

四、各宗發達之略史

在六朝隋唐之間，佛教最有力量的宗派，大畧可分爲十三，一、俱舍宗，二、成實宗，（小乘教），三、律宗，四、法相宗，五、三論宗，（權大乘教），六、華嚴宗，七、天台宗，八、真言宗，九、淨土宗，十、禪宗，（大乘教），十一、涅槃宗，十二、地論宗，十三、攝論宗，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宗後來歸併天台，地論宗歸併華嚴，攝論宗歸併法相外，其餘十宗，都曾經

過極光大的時代，造過極燦爛的歷史，茲簡畧述誌於下。

一、俱舍宗 此宗的印度初祖爲世親菩薩，中國的開山祖師爲真諦三藏，初起於南朝陳文帝時，盛於中唐，衰於晚唐以後，據傳自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造俱舍論，此寔爲本宗之嚆矢。四阿含經都是甚麼呢，一、增阿含經五十一卷，二、中阿含經六十卷，三、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四、雜阿含經五十卷，此四阿含經俱是小乘教義，當時印度方面，由佛家以至於外道，莫不競學，勢力大盛，俱舍論共分新舊兩種，舊論是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即真諦三藏——於陳文帝天嘉四年由西域攜來的，共費了五年的工夫，譯成華本，名曰『阿毘達摩俱舍論』，陳朝的智愷，唐朝的淨慧，都曾作疏，新論是唐貞觀間，高僧玄奘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的奧義，歸國重譯原本，釐爲三十卷，其弟子神秦普光等，均競爲疏記，遂以流通，俱舍論又名爲對法藏論，甚麼叫做對法，就是用無漏真智，觀四諦之理，而得涅槃之樂，他的教義，分爲有爲法和無爲法兩部份，有爲法有四，曰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應行法，合之無爲法共得七十五法，爲研究一切法相的根本，所以此宗又稱爲法相宗的附屬宗，（此宗在中國極盛，印度雖有而不盛）。

二、成實宗 此宗的印度初祖爲訶梨跋摩，中國的開山祖師爲鳩摩羅什，初起於東晉安帝時，盛於六朝之間，衰於中唐以後，訶梨跋摩約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教分有宗空宗兩大派，）覺得於心未足，乃通覽大小乘，自創成寔論，發揮人空法空的理，以人空觀破除煩惱障，以法空觀破除所知障，爲小乘中的最高者，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入長安，始譯成華文，行於中國，其弟子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此義遂日益光大，從晉朝末年，經過南北朝以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方面，尤爲盛極，此宗雖由印度創始，但不行於印度，却極盛於中國，因爲他和『三論』並譯，傳法者率皆兩習，所以又稱爲三論宗的附屬宗。

三、律宗 此宗的印度初祖爲曇無德羅漢，中國的開山祖師爲南山律師，初起於梁武帝時，中盛於初唐，衰於元代以後，據傳此宗的起源，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律論之三藏，律故三藏之一，爲優婆離所集，名爲八十誦律，後來異說紛起，分爲二部，五部，十八部，五百部等等，其流傳到後世，爲現代僧宗所通守的，則爲四分律，此宗進中國的時候，始於三國之魏的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者，後來到南朝劉宋元嘉十一年，始又行尼受，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譯成十誦律，接着僧祇律等遂都相繼出世，不過那時律教的面目，雖已漸備，可是終不能卓然完成一宗，直至南山律師道宣起來，此宗方纔發揚光大，風靡一時，南山律師生在隋文帝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山中，研精戒律，及初唐

玄奘大師，西游回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觀自爲其書記，譯律教百卷，證明戒律爲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匪淺鮮，當時和他並起的，還有兩派，一派是法礪律師所創的相部宗，一派是懷素律師所創的東塔宗，連同南山所創的南山宗，共稱爲律家三宗，但是那兩宗不甚光大，惟南山律直到元朝，還保持着宗勢不衰，此宗在印度很盛，中國雖也盛行，而不及印度遠甚。

四、法相宗 此宗印度傳法，非常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禹法唯識之故，寔爲此宗所本，此宗以大義明唯識的緣故，又名唯識宗，以開祖爲慈恩的緣故，又名慈恩宗，當時任佛學中最爲光大，與天台，華嚴，兩宗，同稱爲教下三家，皆大乘無上妙諦，此宗在印度中國兩方，都盛極一時，印度的初祖爲無著，世親，中國的開山祖師爲玄奘大師的高足慈恩法師，初起於唐太宗時，盛於中唐，衰於晚唐以後，據傳此宗的起源，係在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甚麼叫五部大論呢，就是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接着無著菩薩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和對法論，同時世親菩薩也造出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大弘斯旨，及至佛滅後第十一世紀的當兒，有難陀護法等十大論師，皆注世親所造的唯識卅頌，各有心得，尤其護法的弟子戒賢論師，在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對於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蘊奧，研究極深，當時所謂傳法大將，聲望冠絕一時，此宗入中國的原因，起於唐太宗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西游記小說就是演的這段事蹟，）孤身一人，遍歷五印，結果得禮戒賢論師，盡受五大論，十支論，博通聲明因明等學而歸，自從奘師回國，戒賢入寂，印度這一宗遂漸衰微，而中國方面，自得奘師回來，弘暢斯旨，霞蒸雲蔚，日益光大，玄奘的高徒窺基——即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於是法相之在中國，遂完全成爲一家面目，臻於大成，慈恩再傳爲淄川惠治，著有唯識了義燈，三傳爲濮陽智周，著有唯識演秘，經過這幾員大將，宗義遂越發昌明光大。

五、三論宗 此宗的印度初祖爲龍樹，提婆，中國的開山祖師爲嘉祥大師，初起於東晉安帝時，盛於六朝，衰於中唐以後，此宗極盛於中國，印度雖有而不甚盛，所謂三論都是甚麼呢，一、中觀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前二論爲龍樹菩薩造，後一論爲提婆菩薩造，因爲這三論是一代佛教共通的原理，所以也叫做一代宗，此宗之入中國，寔始於鳩摩羅什，蓋羅什爲提婆菩薩的三傳弟子，傳法東來，專弘此宗，三論翻譯，盡出其手，羅什門下的八大弟子，道生，道融，僧叡，僧肇，曇影，曇濟，道恆，慧觀，對於三論的精義，都研究得極深，後來曇濟傳給道朗，道朗傳道詮，道詮傳法朗，法朗傳嘉祥，到了嘉祥大師的時候，此宗已臻全盛，再後唐僧玄奘，又從印度清辨，智遠，兩大師，更受微言，接着復有地婆伽羅，由西域遠道而來，親口把宗義

傳給慈恩，於是慈恩達承羅什的譯著，近乘玄奘的親傳，更參照伽羅的口授，遂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於以大成。

六、華嚴宗 此宗爲佛祖釋迦牟尼第一時所說的教，在佛乘中，實爲甚深微妙，一乘最極的法門，緣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即爲文殊普賢等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無奈此宗的教義，理太高深，當時除了幾位大菩薩略能領解外，其餘聲聞緣覺，根基未熟者，聽之如聾如啞，簡直分毫不懂，本來這種微妙湛深的理，假如沒有如來智慧的人，當然很難明白，可是一切衆生，生來都有如來智慧，祇以妄想執着，不能自證，本宗原是要人證得這種智慧，所以叫做根本法輪，其他別教，都是枝末法輪，此宗在印度方面，自佛滅後五百年，有馬鳴菩薩起，著大乘起信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即本此經，次七百年，有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又次九百年，有天親菩薩興，造華嚴十地論，這三位大師，稱爲本宗印度的列祖，至於中國方面，自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大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的雖然不少，但終不能確然成一宗派，直到陳隋之間，有杜順大師起來，始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三祖法藏，（又稱寶首國師，）四祖澄觀，五祖宗密，（又稱圭峯禪師，）均有著作，功績極高，世稱爲華嚴五祖，內中尤以法藏，作五教章以明本宗教相，作探玄記二十章以解華嚴，圓宗宗風，至此大成，論功最偉，論才極大，所以法藏又稱爲華嚴太祖，此宗在中國初起於陳隋之際，大盛於唐則天時，衰於晚唐以後，爲中國特創，稱爲極盛。

七、天台宗 此宗因依法華經立宗的緣故，又名叫法華宗，爲中國特創，不上承印度，其興起與衰落的時代，大致同於華嚴，開山的祖師爲智者大師，名智顥，陳隋間人，因他住在天台山中，所以宗名使用了天台兩字，智者得道的緣由，據傳係因於慧思禪師的點悟，慧思隱居南嶺，道德極高，自證三昧，有一天，智者去拜謁他，禪師忽然說了十六個字道，『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遂命智者靜坐一室，參修法華三昧，過了十四天，智者大澈大悟，乃直接佛傳，創立了這個宗派，關於此宗創立的真相，據智者第六代法孫荆溪尊者的止觀義例上說，『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爲指南，以大經爲扶疏，以大品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播宗風，從前天台惟有散說，自章安興起，始結集成一宗典籍，作一家綱目，次後又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並稱龍象，中唐以後，則以荆溪尊者，最爲顯著。

八、真言宗 本宗與他宗不同，天台華嚴皆以理爲本，而本宗却以事爲本，他宗以真如爲宇宙的本體，而本宗以客觀之地水火風空與主觀之識——六大——爲本體，佛教本來即有顯密二教的分別，本宗就是密教，密教是甚麼呢，就是不用言語來表顯，而自

然立教，據佛家傳說，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這三佛名爲三身，其實是一佛之德所流出的三個本體，所謂大日者，就是釋迦的法身，釋迦者，就是大日的化身，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現在我們所列舉的十宗，除真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其餘八宗皆屬於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授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於唐時來中國，翻譯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寔在是中國傳法的初祖，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努力於譯經事業，玄宗，肅宗，代宗，三代，俱以之爲國師，真言宗在中國正式確立基礎，寔自不空起始，該宗在印度的初祖爲龍樹，龍智，在中國的開山祖師，就是不空，計其年代，初起於唐玄宗時，盛於中唐，衰於晚唐以後，印度極盛，中國不甚盛，日本經空海傳去以後，今亦特盛。

九、淨土宗 本宗的印度初祖爲馬鳴，龍樹，世親，中國的開山祖師爲善導大師，初起於梁武帝時，盛於唐，宋，元，明，衰於明末以後，此宗所憑依的經典，完全爲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往生淨土論），專爲普通人說法，依阿彌陀的願力，一心念佛，往生淨土，不重視理論，祇在實行上用工夫，印度的先師，首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中國，原先在後漢時，已有安息國的沙門安清高，翻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代慧遠禪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益爲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直至菩提流支於北魏永平元年來華，傳授曇鸞，曇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弘斯旨，其後隋煬帝大業時有道綽，唐太宗貞觀間有善導，都是此宗著名大師，錚錚一時的人物，天台，華嚴，法相諸宗，雖然盛極於當時，但其教理甚深，祇能爲上等人說法，鈍根淺學者則不能領解，獨此宗專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的教理，一概棄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迥非他宗所及，據說善導大師在世的當兒，居肆中幾乎無人過問，由此可見其力量之普及，直到現在世俗所謂佛教者，猶都是此宗的末流。

十、禪宗 佛教不但分顯密二教，更分教與禪兩種，據佛所說的經典叫做教，以心傳心，教外別傳的叫做禪，法相，天台，華嚴，三宗，稱爲教下三家，禪宗則稱爲教外別傳，這四家雖然有教與禪的分別，却都是大乘上法，各有獨到，中國佛學界的人才，盡在此中，禪宗的教義，差不多可以十六個字概括完盡，就是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後來宋明間的理學，使儒佛混合爲一，感受此宗的影響甚大，此宗的歷史，相傳在靈山會下，大梵天王捧金色蓮華，請願說法，世尊拈花不說一言，大衆不知佛意，羣皆默然，惟有摩訶迦葉微笑，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汝摩訶迦葉，」妙心相傳，不依經文，叫做心印，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是爲

印度的第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來中國，其時正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先至廣東，後入嵩山，而歷十年，始得傳法的弟子，傳罷之後，隨即入滅，所以達摩亦稱爲中國禪宗的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的例子，不說法，不著書，祇求得傳法之人，卽自圓寂，到了五祖弘忍，方纔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爲首座，六祖慧能，時正在寺中貢春，一日，五祖令門下弟子各依所解造謁，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染塵埃，』六祖聞而易之，亦說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因其見性較高，乃把衣鉢授與慧能，其後神秀復師六祖，終悟大法，於是禪宗遂分成南北兩派，南曰南頓，即六祖慧能的一派，北曰北漸，乃玉泉神秀的一派，嗣後分派更多，六祖以後雖鉢止不傳，但教外密傳，日益光大，天下滔滔，竟衍成臨濟、雲門、曹洞、鴻仰、法眼、五宗，說起此宗興起的年代，在梁武帝時，盛於唐、宋、元、明，衰於明末以後，爲中國特創，稱爲極盛。

此外地論宗係由天親菩薩所著的十地論立宗，本來是華嚴經中十地品的一品，所以在唐初就併入華嚴宗了，又有攝論宗，以無著菩薩所著的攝大乘論爲教義，於八識之外，又立第九識，叫做卷摩羅識，以第九識爲真識，第八識爲妄識，真諦解釋真如性本活動，玄宗責爲妄，後來併入法相宗中，又有涅槃宗，以曇無識所譯的大般若涅槃經爲聖典，也經過不少大師的發揮，後來天台宗興起，此宗便併入一處，成爲附屬了。

(完)

須曼龕艷屑

三 圈兒信

(綠蘋)

清人筆記，有圈兒信一則，略謂有妓致書所歡，開誠竟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最後畫無數小圈，好事者題詞其上云。

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圓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

圈兒作信，固屬別開生面，而此詞意纏綿，尤稱傑構，此信此詞，皆非慧心人莫辨也，若今世青年，寫情書動輒千百言，而陳詞廢句，千篇一律，直味同嚼蠟，烏足以登大雅之堂哉。

考古學叢話

(二)

(數頃)

宋范曄皇后紀論云，進賢才以輔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此數語蓋用詩大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數句也。

賈子新書云，橫行不辜而無譴，僕按辜字疑爲辟之誤，不辟，猶言不法也。

禮記檀弓篇，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僕按此數句應作微晉而已，雖天下其孰能當之。

賈子新書，夫存亡之反，大戴禮，反字作變，蓋反古讀重唇，則爲變也。

老子五十四章，修之於家，其德乃餘，僕按家字古音讀爲姑，餘字古音讀爲途，皆合口同韻之字。

左傳隱公元年，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僕按中與融韻，外與泄韻，泄从世聲，古音讀爲大，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公羊傳文十三年，世室屋壞，昭二十五年，樂世心，左穀經文，並作大，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傳皆爲大，此皆世字古讀爲大之證也。

淮南高注，引論語云，國君樹塞門，此乃避漢高祖之諱，故改邦爲國也。

近人沈啖民氏，讀臆斷云，疑所謂龜書者，蓋古時鐫石之工未精，將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鐫之於石，禹治水浮洛而得之，因文字在龜骨，故曰龜書，得之於洛，故曰洛書，未可知也，僕按此說，孫仲頤籀頤述林中已言之矣。

說文縑，讀若風廉之廉，苗先路疑風爲飛之譌，按風飛二字雙聲，此說近似。

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於莊子胠篋篇曰，然則鄉之所知，不乃爲大盜積者也，以爲誤增不字，文不成義，僕以俞說爲非是，此不字宜作無字用，不乃猶言無乃，或母乃也，而也字則與邪字通用，不乃爲大盜積者也，猶母乃大盜積者邪，何文不成義之有。

離騷，夏桀之常違兮，王注，謂夏桀上背于天道，下逆於人理，近人胡樸安補釋曰，違背也，常違，言與常道相違背也，增字解釋，稍涉牽強矣，僕則謂違猶回也，回者邪回之行也，常違卽常回也，尙書靜言庸違，亦作靜言庸回。

近人謝無量所著之中國大文學史，謂鏡花緣係李笠翁所作，此實絕大之錯誤，作鏡花緣者，爲李汝珍，清人陵次仲之弟子也，至於李笠翁之著作，則有十種曲，笠翁一家言、覺世十二樓、及資治新書等，其人在李汝珍以前。

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中有兩事連類而并稱例，引孟子云，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烈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僕按李惇之羣經識小亦云，左傳戴記說苑，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連類而及，如禹稷過門不入耳。

桂未谷說文義證云，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民無虺蜴，虺字從元，僕按元兀二字，古爲雙聲，可以通用也，說文元字从一兀聲。

李汝珍鏡花緣小說中，以吳門大老，倚閨滿盈，切問道於盲四字，僕則謂吳爲疑母字，牙音也，問爲微母字，輕唇音也，吳門二字不得切爲問字，汝珍爲陵氏之弟子，對於音韻，具有相當之研究，僕是以指其失，非過事吹求也。

近人胡懷祿，以墨子爲印度人，致成學林之笑柄，而華封老人則謂墨子非印度人，以印度人行

軍用象，今墨子書中無用象之語，故知非印度人也，墨子備城門篇中所言種種之方法，頗與猶太人相近，墨子或爲猶太人歟，此更想入非非之論矣。

黃絹幼婦，外孫齋曰，黃絹者，色也，絕字，僕按絕字，从系从刀，日聲，色字則从人口，以黃絹爲絕字，不過牽強用之耳，乃李氏之鏡花緣，則又以色字爲巴刀關，亦誤解字義者也。

研究清代歷史，可備吾人搜採之材料甚多，除東華錄外，如李次青之國朝先正事略，王漁洋之池北偶談，礪亭雜錄，觚臘，廣陽雜記，結琦亭集，漢學師承紀，金壺七墨，三異筆談，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西征隨筆，隨園詩話，春在堂隨筆，耳食錄，冷盧雜志，桐陰清話，浪迹叢談，印雪軒隨筆，秋蠶吟館詩鈔，庸盦筆記，漫遊記略，定香亭筆談，春冰室野乘，夢厂雜著，聖武記，筠廊偶筆等，皆可恣意涉獵也。

崔東壁之考信錄，姚際恒之古今僞書考，崔適之史記探源，皆富於疑古之精神者也，然人類爲優識之士，以較諸考證老子在孔子以後，考證禹王爲蟲類，考證堯舜無其人者，則不可同日語矣。

近人研究國學，亦喜拜名，如黃季剛氏訂古音爲十九紐，實不無絕大之錯誤，而議之者頗少，章太炎氏謂來母古音讀入泥母，其友人某氏，至目爲音韻學上絕大之發明，而不知來紐之字，古宜讀入端透二母，而不宜讀泥母也，僕將別爲專論，以證成此說焉。

幾千年以上之藝術，以進化之理論之，其精美不宜超於後世也，乃觀殷墟之甲骨文，其筆畫鑽刻之精巧細膩，恐現在之刻工，或不至之及，此真令人可疑之點也。餘杭章氏，以歷若干年不腐而疑之，似未當焉。（甲骨文中容有真者，然膺品定不在少也。）

莫須有之莫字，宜作定字解，莫須有，猶言定須有也，宰輔編年錄云，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體，必須有，蘄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僕按必須有，定須有，其

意一也。

張冥飛筆述之章太炎國學講演集，中有一節云，尙有一王念孫者，雖非戴之傳經弟子，而能引古書之乙處，以證其甲處，歷代所不能通者，用此則無不通矣，所著經傳釋詞一書，爲讀古書者所不可不讀也，王念孫字引之，高郵人，僕謂經傳釋詞，乃王念孫之子王引之所作，王念孫字懷祖，其子王引之字伯申。

北強月刊第五期，印有聊齋志異墨迹，其考城隍有王漁洋之批語云，寫賄賂之談，毒龍猛虎，寫孝義之苦，烈日嚴霜，僕按此批語，似批席方平，非批考城隍也。

近人楊筠如尙書覈詁云，歛，僞孔傳謂如兩已相背，按兩已疑兩弓之僞，僕謂兩弓之說，清代經師，已有言之者矣。

漢書仇覽傳注，落，居也，今人謂長居於某處曰落戶，古語之遺也。

近人湯炳正古等呼說，謂車字古讀如庫，川馴順等字，古讀如坤，按湯氏之說，似尙未安，車字古讀如沽，川順等字，古皆讀舌頭音，不讀牙音。（僕別有說）

清人說部中，載有重修虞姬墓碑一文，舒伯魯評曰，偶效南朝徐庾體，娓娓可誦，中有數句云，彼夫勾踐旣報夫差，西施轉歸范蠡，返顏事虜，伊獨何人，按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則西施未歸范大夫明矣，乃後世往往以西子歸陶朱爲美談何耶。

魏子安花月痕，中有詩二句云，雲容冉冉淡於羅，欲遺春愁可奈何，而西湖繆連仙文章遊戲，內有馬漢槎所作村居夢記，載詩二句云，雲容冉冉薄於羅，欲剪春衫可奈何，魏馬二氏，之句法似相襲，顧馬漢槎則魏子安已前之人也。

重刊辯學遺牘，末有英歛之氏之附識云，虞德園事迹無考，無從證其生平，惟於朱彝尊日下舊

聞，引用書目內，見有德園集，下注虞淳熙三字，該集爲銓部所著無疑，惜亦無從搜訪，以窺其學詣，此外所見者，惟論衡一序，蓋虞亦喜論理，而尙懷疑者也，僕按虞氏之文，媚幽閣文娛中，曾載有三數篇，蓮池和尚傳，即其中之一篇也。

孟子公孫丑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近人陳柱所作之諸子概論云，此文正心二字，當是忘之誤分爲亡心，亡又誤爲正，後人遂讀爲必有事焉而勿正句，心勿忘句，其文義遂難通矣，古文忘與妄通，必有事焉而勿妄，勿妄勿助長也，如此則文甚明白，孟子蓋以助長爲妄，不耘苗爲無事，僕按以正心爲忘字之誤分，古人已有言之者矣，惟以忘爲妄之假，則陳氏之說是矣，而尙未盡也，助以上之勿字，則爲衍文，此數句宜作必有事焉而勿妄，勿妄助長也。

論語先進篇，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僕按是故惡夫佞者，句上似有脫文，以子路之言方畢，而孔子卽曰，是故惡夫佞者，語氣殊不合也。梁任公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謂研究論語，可以參考顏沅四書正誤內關於論語之部，僕謂與其參考四書正誤，不知參考李塨所著之論語傳注，學者試取兩書而并讀之，當謂余言之非妄也。

論語載孔子語弟子，每直呼其名，如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起予者商也，野哉由也，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而周易繫辭，乃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與孔子平日之口吻，迥乎不類，疑繫辭或經後人羼亂，未必皆出於孔子之手也，近代本田成會有作易年代考，內藤虎次郎曾著易疑，疑周易爲晚出之書，雖涉語稍近武斷，然要不失爲讀書得間，實事求是之態度也。

近人邵伯棠氏所著之高等論說文範，中有數語曰，此劉彥和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者也，僕

謂此乃引劉氏所作文心雕龍之語也，然呂氏春秋去尤篇，曾云，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劉氏之語，殆又出於此也。

近人某氏所著之國學大綱云，孫詒讓之札遂，與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相近，僕謂札遂乃孫氏讀書有得，所遂錄之札記，故名曰札遂也，書首有俞曲園先生之序文，曾盛稱之，其體裁乃於王懷祖氏之讀書雜誌，洪頤煊氏之讀書叢錄，俞曲園氏之諸子平議相近，而實不近於古書疑義舉例也。

(第一期正誤，六十三頁第六行，札遂，應作札遂，六十七頁第十一行，殷玉裁，應作段玉裁，殷說，應作段說。)

慶增服帽店

本號開設烟台正陽街中市路西
特請優等技師專做西服雨衣風
衣大氅代理天津各帽工廠出品
四季時帽應有盡有無一不備零
售批發價目克己惠顧諸君請購
試用方知敝號言之不謬矣

地址正陽街中市路西
暫借電話二百九十九

煙誠文德印廠

本廠向自上洋聘請優等技師印
製花鐵茶葉桶藥膏盒化粧品盒
顏料桶廣告牌門牌車牌悉能印
製無不精益求精價目克己如蒙

惠顧竭誠歡迎

本工廠謹啟
地址永隆胡同路南
電話一百五十三號

國際人物 三個獨裁主角的繼承者

效文

世界上三大國的命運，是握在三個人的手裏，——五十五歲的班力托墨索里尼，四十九歲的阿道爾夫希特勒，和五十九歲的約瑟夫史丹林。假使這三個過去了，情形將演變到怎樣，誰是他們的繼承者。

他們的繼承者都已選定，那些人將要繼續現在各個獨裁者所創立的政體。有一天，這些人的名字會被人們在喉舌中羨慕、讚頌、妒忌、敬畏、或厭憎地呼喊着。

首先說意大利，墨索里尼選定了格勒佐齊亞諾伯爵做他的替身，同樣做了他的有聲勢的長女愛達的丈夫，現在己擔任外交部長，他是個能幹的外交家和膽大的飛行家。

齊亞諾是法西斯的信徒，不滿二十歲在羅馬大學得了法律學位，就擔任

Nuovo Foco（法西司第一次在羅馬發行的報紙）的戲劇和書報欄的評論，曾與一個共產黨員決鬥而重創之，後來便簽名為法西斯黨員。

進軍羅馬後三年，即一九二五年，齊亞諾獲薦於外交考試，在南美練習例行公事後，就到中國，服務於意大利大外交家之一，駐華公使 *Daniele Vare* 的

到位子，他爬得很快，其扶搖直上之勢，是足夠令人吃驚的。

齊亞諾係貴族之裔，數世紀之前，其祖先有曾為海盜的。他的父親康斯丹查齊亞諾，（以下簡稱老齊亞諾，）是個海軍上將，粗暴的軍人和靈巧的外交家

，以一身兼而有之，當墨氏剛發起法西斯運動，還在做報館主筆時，老齊亞諾是意大利貴族中首先去參加的。

這把好交椅，竟使齊亞諾從此踏入幸運之門，熱烈而加快的求愛於首相長女愛達，他倆婚後到上海，生下孩子叫 *Prinz*，家人們至今還叫他「小中國。」

升任上海總領事後，齊亞諾奉派赴倫敦參加經濟會議，當該會未被羅斯福一脚踢翻之前，齊亞諾唯一工作，為修正中國對意庚子賠款一事，藉以博得列強的好感。

回到羅馬，齊亞諾在社交舞中能作一種奇怪的步伐，愛達則以英語馳名於時，她的英語是從駐滬美國海軍軍官的太太們當中學會的，她有一句口頭語，

「好先生」。

齊亞諾這時升任印鑄局長，隨後兼充宣傳部長，他很不明白，為何外國通訊員總不贊助法西斯運動。當然，作宣傳事業，他們夫婦倆都認為沒有多大出息，當墨氏將有事於東非時，齊亞諾搖身一變，變成一個拋擲炸彈的空軍鬥士，被任為 *H. Disperser* 飛行隊長，為意大利飛機之最先降落於阿京者，他和墨氏的兩個拋擲炸彈的兒子，維多利與勃魯諾，在各報大出風頭，他們的父親吩咐嗣後不得與報紙有此聯絡。

齊亞諾駕着一輛聲音嘈亂的『五人乘』汽車，而愛達的朋友們想要取消『破壞交通的傳案』時，總是跑去麻煩他，每天下午六點半，這位年青的外相，立於墨氏之前，匆遽的陳述世界大事，便一直回家去吃飯、或往愛達所喜悅的一個很奢貴的總會裏去。

外表上，大家公認齊亞諾為一標準意大利人，中等身裁，肩部闊厚，黑髮黑面，一雙黑而靈活的眸子，就可以證明他機警多智。他是個不搖惑的，爽直

的，幽默的。

奧奇怪，他的體格頗像墨氏的體格，尤其在穿起外相制服的時候，他拚命的想要再像一點，特別摹仿墨氏最有名的姿勢及音調，他在外交上顯然已有成就，他正展開着燦爛如錦的前程。

其次說德國。近來盛傳希特勒將由行動的獨裁者，退將較恬靜的第三帝國的總統，因此有許多人很急迫的談到他的繼承人物。

國社黨三巨頭，一為希特勒本身，一為總理戈林，一為宣傳部長戈培爾，他們不能分離，互相了解，很順利地一同工作着，戈林無疑的坐上國社黨第二把交椅，他具有粗暴的丈夫氣概，嗜好軍事行動，在希特勒的腦子裏，他的印像要比機智而一足微政的戈培爾深刻得多，在最近普魯士印鑄局長歐利許所寫

『國社黨第二人』一書裏，恭頌戈林具有三德：一勇武、二反猶、三仁惠。

每個德國人都聽過戈林在上次大戰中耀武揚威的故事，他從前是德皇空軍英雄之一，後繼任有名的航空隊司令，

有一次他和一個替法國出力的丹麥飛行員交戰，那位敵人事後向人說『我的機關鎗損壞了，當戈林見我已失去抵抗力時，飛上來在我旁邊，行了一個軍禮後翹翔而去』。

的，有時甚至是狂縱的，但絕非偏於一面的，到今天，他的頭銜真多，軍人、政治家、演說家、組織家和外交家、運動家、藝術之賞鑑者及創作者。

他的各種裝飾，傲慢不羈的態度，帝王式的生活，都很有名於時，他是多色彩的，銳感的，戲劇化的，自己覺得自己頗帶點幽默的意味，但在另一方面，

他是個富有粗暴性的人物，歐戰後回到德國，無立足之地，因此才投身為丹麥及瑞典的職業飛行家，有一次被迫降落於古堡附近，那兒住着明媚多姿的 Von Fock 女男爵，他倆由相愛而結婚，直至一九三一年，她拋棄了心愛的丈夫，淒然與塵寰為別。

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和著名女優 Emmy Sonnevelds 結婚，過去他曾推薦她為國家女優，在普魯士國家戲院裏做戲，這院子在他範圍之內。

一九二三年，他受到希特勒主義的影響，與希氏及魯登道夫將軍在慕尼黑起事失敗，他的舊創口中又鑽進一顆新彈，因此跌倒在地上，這些創口從未醫

治好，所以這位德國的大人物，常在心滿志得之中感覺痛楚，醫生為減輕其痛楚起見，設法使他肥胖，給他止痛藥，曾有一個時期，他對於這種藥已成習慣，後來在瑞典療養院裏解除了。

戈林最初在國社黨活動時，曾被迫逃亡於外，一九二七年大赦時回到故國，很快地升任國社黨立法法院院長，兼為

希特勒的右臂，一九三二年，希氏在國會中指揮多數黨，戈林一躍為國會主席，打倒了巴本政府在施萊徹組閣之後，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氏晉居總揆地位，翌年，戈林儘量地壓制黨中急進派，一九三四年六月清黨事件，戈林與希氏間比前更團結，實際的權力都集中到戈林手中，以一身兼任無數要職，如普魯士總理，四年計畫獨裁者，航空部長，步兵大將，普魯士警察總監，國會主席，普魯士參事會主席，森林及獵狩局長等。

戈林最弱之一環，他的權力完全是由希特勒所賦予的，趙孟之所貴，趙孟亦能賤之，一朝希氏不高興，可以貶去

生於一八八一年，小於史太林兩歲的伏氏，父親是俄皇尼古拉斯一世手下的一名小卒，當脫離軍籍時，年已老大，就在大戶人家當用人，後來在鐵路上做點事，伏氏和他的妹妹，有時被逼得在村裏討麵包，當伏氏七歲時，是個每天賺一角錢的小礦工，十歲做牧童，十五歲做鍊鋼廠工人，他今天的地位，是從農人與勞工中鍛鍊得來的，他懂得草原中烈日之灼肩，礦窯中之晴無天日，和工廠中之污穢。

十二歲以前是文盲，後來在牢裏發憤讀書，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他能夠背誦馬克司和恩格爾的書籍，連頁數都記憶得清清楚楚，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

他像德皇曾經一度貶去俾士麥一樣。

最後，應當說到與德意極端相反而倡赤化邪說的蘇俄，蘇俄的獨裁者史丹林，選定伏洛希洛夫為其繼承者，他把伏氏當作心目中最美滿的人物，同時也是極要好的朋友，伏氏永不忘記，在革命初期，史氏曾經為着他與托洛斯基抗爭。

時，他在火車頭工廠是個統領者，就在廠裏組織工會，為最早蘇維埃的一個領袖，隨後因此被捕，同事們以破壞工廠為恐嚇，要求當局釋放了他。

一九一八年，他在查里勝（即今之史丹林堡）與史丹林同在一起，為托洛斯基所妬忌，一九二〇年，他與白俄軍 *Eugen Wrangel* 部隊交戰，險些斬送在騎兵衝鋒之手，同年與波蘭人作戰，次年肅清北高加索白俄殘部，一九二四年，有一個外國通信員寫着：『他一點沒有托洛斯基的虛浮和狡猾，無疑的他是一個十足的軍人。』

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史太林放逐托洛司基而為全俄領袖，伏氏被任為莫斯科軍區司令官，兼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旋升任該會委員長一席，一九二五年，任陸海軍人民委員長，現為國防委員長，同時為政治局委員，無疑地他已成了蘇俄未來的主角了。

煙台市立醫院

一、宗旨

本院以服務社會救濟窮苦患者並促進市民健康為宗旨

二、主治

內外科 花柳皮膚科 眼科 耳鼻喉科
婦嬰科 產科 以及一切急難雜症

三、特備

德國最新式艾克司光檢查療效極大
德國最新式顯微鏡檢查細菌血液試驗
並為增進市民健康起見備有防疫藥品多種
以便預防各種時疫發生以利市民體格健全
無痛注射各種特效藥針功效甚偉

四、戒烟

本院長對於婦嬰科戒烟科經驗良久而治法
最新採用抗毒藥素與血清合併治療二日斷
癒十二日復原

五、產科

聘有專門女醫師擔任接生富有經驗手術敏
捷

六、住院

特設一二三等房間清潔舒適最合衛生

文史漫話

適園

前人喜作詩話詞話，惟文史則多付闕如，余往年在中言報作讀史隨筆，極博多數人之歡迎，謂可以增長智識，開拓心胸，併可取以爲今之鑑，較比棘口聱牙隨心造境之新體文字，獲益良多，本來吾人旣生於中國，則當先知中國學術，中國文字，中國史蹟，然後再及其他，未有捨其田而耘人之田，可以收獲多稼者也，余數年來，卽立志欲將本國有價值之文字史事，擇其言中有物，事堪借鏡者，以介紹於國人，惟以文史之籍，浩如烟海，從何說起，頗費周章，前作讀史隨筆，多採自兩漢三國，今則接續前稿，從兩晉南北朝說起，至於文字擬從曹魏起首，以魏晉之文字，別具一種風格也，其實文史同源，各專史中之文字，多有大經濟大學問，極精極粹，非文字專家所能夢見者，今則隨意擷取，而加以簡評，併不拘一家一格也，至於儂花門葉，鏤月雕雲之詞，則暫從屏置，以其無關於宏識云。

述志令

曹孟德才兼文武，博綜羣藝，其文字有一種雄邁之氣，非後人所能及，余最喜其述志令一文，坦坦白白，亦遜亦誇，人謂奸雄欺人，余謂奸雄並不欺人，蓋語語從肺腹流出，決不避避掩掩也，人必先儲能然後效寔，令中自謂待天下清乃肯出仕，而叙其歸里經過，則曰『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

軍謹令

其欲致力文武，精專不分，於此數語見之，又曰『願爲國家立功，欲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人當初仕時志願不奢，所言均係實話，迨後位

極人臣，志窺漢鼎，亦環境使然，其始願不及此也，『使國家無孤，當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此非孟德自負語，蓋當時情形，確是如此，又謂『忍已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寔禍』，更係直吐肝膈之言，文字最喜真爽，如孟德此文，可謂極真爽之能事，在魏文字中自應首屈一指也。

孟德軍譙令，可以傷心兵禍四字括之，其言非常沈痛，如云『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愴傷懷，蓋兵凶戰危，易陷人民於水火，以曹操善於用兵，尙觸

目驚心，慄慄危懼，回至故鄉，（操爲譙沛人）因兵燹之餘，終日行路，不得見一親友故人，及以前所熟識者，其情形之慘，可想而知矣，後人無操之軍容，豈可輕言用兵，置人民生命於不顧乎。

辟王必令 諸兒令

此兩令文字極短，而皆有一種奇氣，將其任人惟賢一秉大公之態度，表現無遺，真切動人處，着墨不在多也，且語氣跌宕，意思堅決，非操亦不能道，令錄此兩令如下，（一）辟王必令：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跎久，未辟之，捨駕驅而弗乘、焉皇皇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二）諸兒令：「今嘉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官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捨麒麟二句，是文中之雋語，諸兒令結尾，是文中之斬釘截鐵話，敷治者能常讀此種文字，勝似披閱政書也。

孟德各書牘

書牘在文字中佔重要地位，西漢陳遵，史稱其擅長尺牘，能日作百封，皆如人意，然遵之書後世不傳，無從窺見其美好之點，惟兩晉書帖，尚存古牘面目，王羲之其尤也，吾謂晉人書帖，實脫胎於魏，曹氏父子，皆爲書牘妙手，建安七子，更暢宗風，益臻秀發，大抵皆深情款款，口角留香，別有一種風致，惟孟德之書，尤高出一切，披襟送抱，情意殷拳，自是英

雄本色，而深識偉略，亦間寓其中，且時時流露其海涵地負之態度，此種人宜其爲萬流所歸，特然爲一代之領袖也，其與孔文舉書，頗具辣氣，緣孔融與郗慮交怨，操以書解之，其結尾數語，先甜後辣，在文字中，可謂別開生面，如云「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說得又冠冕，又懇切，又和平，乃緊接其詞，又云「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恤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此數語真可謂圖窮匕現，望之凜然生畏，此時孔鄧致不滿之意，而殺孔之機，已伏於此，奸雄之手辣，其文字亦甚辣也。與王脩書，具見知人之明，用人之專，決不爲物議所搖，而身能收其寔效，後世用者，宜知所法矣，操用脩爲司金中郎將，大興鹽鐵之利，國用以饒，脩在此職，數年不升調，操恐其不滿，先以書慰之，朝臣誤會，詔操將大用脩，每出一高位顯缺，輒以脩爲舉首，操大不以爲然，乃與脩書，重申借重其爲司金之意，語意懇摯，足以慰脩之心，且以前途希望欣動之，以堅其盡職効忠之志，操之用人，必盡其長，必收其功，於此可見一斑，今節錄其書如下，「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旁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李乙，尙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憲，淫蛙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此種推心置腹之言，脩聞之安得不踴躍報稱，然操之意猶以爲未足，又以古人欣動之曰，「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

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於先主中宗之意，誠謗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既抬出一蕭望之，以隱示終必大用，結尾於詠歎之餘，復添一公叔文子作陪客，見將來尚須蔭及家臣，况本身乎？此書在操文中，最爲叮嚀切至，亦書中之最長者，其短篇如答袁紹書、報楊阜書、報禪越書，皆寥寥數語，或氣象偉大，或情意深長，字裏行間，常有一種逸韻，較之晉代書帖，又高一籌，今分錄三書如下：（一）答袁紹書：「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二）報楊阜書：「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孔子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敍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墮於地矣。」（三）報禪越書：「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與袁書結尾二語，光明雄偉，風采凜然，操於此時尙未變心，確乎是忠臣義士之口吻也，報楊書意在有功必賞，有善必錄，措詞委婉而斬截，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八字有千鈞力量，贊美姜敍之母，口角低徊，有悠然不盡之意，報禪書只六言，對死者交情，生平義氣，終始不渝，皆在言外，後來韓退之祭李元賓，卽脫胎此文，死者反生二語，出於公羊傳荀息之言，語淺而意深，古今忠孝義烈，皆不過此二語之註脚而已，操之書牘尚多，此不過約略評之，同時曹丕曹植，皆擅長書牘，如與吳質楊脩等

書，情致纏綿，神韻不匱，然流於文士氣，較之其父之雄深闊大，蓋相距甚遠矣，操之天才卓犖，故其文字亦皎皎不羣，脫盡尋常蹊徑，非操觚績學之士，所能及也。

祀橋太尉文

哀祭之文，導源於詩經之黃鳥，與屈原之九歌，宋玉之招魂，迨漢時武帝祭李夫人，亦屬此類，皆騷體也，西晉潘安仁最擅長此種文字，則雜用騷體騷韻不拘一格，韓退之集祭文甚多，然十之八九，皆用駢體韻文，惟祭十二郎文不用韻，論者多認爲創格，其寔古人已先韓爲之，曹孟祺祀橋太尉文，即其例也，孟德此文，雖不用韻，而芳馨悱惻，情溢乎詞，蓋較諸有韻之文，尤耐人咀嚼也，一起敍橋公之德而悼其亡，緊接敍入自身知遇之感，直至士死知己懷此無忘，此尙是尋常客套，不過措詞得體耳，以下忽插入一段舊話，不但證寔兩人交誼之深，且通體皆活，神情躍然紙上，在文字中，最能使人感覺興趣，述之如下：「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詞乎？匪謂靈忿，能貽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從遊戲詞中，見出橋公相愛之深，以證今日之祭，確出於感恩知己，尤妙在先塾一筆，匪謂靈忿能貽已疾，以見己之祀橋，並非出於迷信，不過借證兩人之交態耳，在文字隨引隨駁，隨取隨消，信手拈來，皆成妙諦，可開後人無數法門，文至曹魏，已漸入空靈一途，較西漢之沈重質樸，又別具一種面目，此時代之變遷也。

范武子考

孫玉階

潛夫論云：「劉氏自堯至漢，盛者莫如士會。」按士會，晉大夫。始封於隨，稱隨武子；後食邑於范，稱范武子，爲晉六卿范氏之祖。後漢書周舉傳曰：「性作曳魚，忠踰隨管。」章懷太子注曰：「隨會管仲也。」據此，隨會在歷史上之地位，與管仲相同。又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舉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舉曰：『重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設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又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晉楚弭兵，會於宋。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可知士會政績，在春秋時頗爲卓著。惟太史公史記、有管晏列傳而無隨會，後人知管仲而多不知范氏，古人亦有幸與不幸歟。

第有可疑之點，即左傳所載是否可靠，殊爲值得研究之問題。按左傳爲劉歆爲造，崔東壁梁任公諸人，先後作有詳盡之考據。梁氏認爲左傳即係國語，國語者六即左氏春秋，猶之平晏子春秋呂氏春秋，與孔子之春秋風馬牛不相及也。劉歆取左氏春秋以附會孔子之春秋，而成左傳。日謂左氏姓左名丘，與「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左丘明，並非一人。說見梁氏所作之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要籍解題，頗有見地。然則，左傳內除國語外當有劉歆纂入部份。傳內士會故事，亦復不免。

劉歆移太常博士文曰：「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但當時博士對劉歆未予答復可知。左傳在漢時除劉歆外，無人認爲與孔子之春秋有關，劉歆爲證明其學說，或不惜取媚於帝王，故於左傳內士會故事，特加烜赫，蓋士會爲劉氏先人，恭維士會即係間接地取悅於漢帝也，於是左傳中之士會不啻一聖人，而史記晉世家之士會，僅一賢大夫而已。

左傳敘士會爲政時曰：「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下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左傳記晉卿將中軍，均無「請於王」「以黻冕」字樣，亦無爲太傅之事，獨於士會

有此特寫，看來頗為刺目。且士會為政，僅有一年，翌年即行告老，一年之政績，竟使晉盜奔秦，不亞於孔子之治魯，未免譽揚過甚，只此一點，亦可以尋繹劉歆搗鬼之痕跡矣。

又前漢書古今人名表，士會在第五等，同時第二等另有一范武子，顏師古注「存疑」，王先謙補注疑前士會爲另一人。按古今人名表，士會列在臾駢、陽處父、胥申、狐射姑、蕩意諸，趙盾諸人之間。士會奔秦時，晉國人物，即係臾駢等人，此士會卽爲赴秦迎公子雍之士會無疑，亦即後日之范武子也。第左傳稱士會爲范武時頗少，國語則僅有范武子而無士會，班固忽之，至襄公二十七年，楚子木問趙孟范武子之德，遂以爲武子晉之賢卿，列與管仲同等，初不知武子卽士會也。故不能考其年代，惟趙孟會楚子木時，魯國之執政者爲季武子，則范武子當與季文子同時，故范之名下卽季文子也。此種臆測，或有相當理由。附錄於此，希高明指正焉。

茲取左傳士會事蹟，製年表如後：

		襄王卅一年	周
		文公六年	魯
		襄公卒靈	晉
		公立趙盾	本
		爲政	傳
頃王四年	十二年	三十二年	
六 年	七 年	靈公元年	
趙盾爲政			
戰秦師於 河曲			
秦伯伐晉，取驪馬，晉 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 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 ，臾駢佐之，欒盾將下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 伯。其人曰：「能亡人於 國，不能見於此，焉用 之？」士季曰：「吾與 之同罪，非義之也，將 何見焉。」	

軍，胥申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內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骈，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嬖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骈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何。十二月戊午，秦君掩晉上軍。

頃王五年 十三年 七年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侮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寔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

匡王六年

宣公二年

靈公十四年
年趙盾爲政弑靈公

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按帑古同帑）

靈公不君，厚斂以彌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觸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諫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淄，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可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能補過衰不廢矣。」晉侯伐鄭及廩，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六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九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荀林父爲政	戰楚於邲，敗。	景公元年	景公卒
春楚圍鄭，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及河，聞鄭旼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良，焉用之？楚歸而勤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寢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謔，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輶昧，事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		

不奸矣，萬故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轍，左追蓐。前茅廬氣，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軍之舉也，內姓還於親，外姓還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鍛王師，遵養時晦。」青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然所可也。」先縠不可，楚少宰如晋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
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天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楚子求成，盟有日矣，魏鈞請使於楚，請戰而還；趙旃請召盟，許之。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縠不從。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越子不可，士季使釐廟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既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

十四年

十六年

士會爲政
七年

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

			十五年	
			十七年	
			八年	
		郤克爲政	年	
	伐齊			
十八年	成公二年			
十一				
齊				
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寔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寔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寔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寔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武子曰：「吾知免矣。」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本節見國語似在晉師伐齊前。）

異族聯姻

三K黨竟干涉

美聯社弗洛利打省米城五月七日電 此間有菲律賓

美聯社弗洛利打省米城五月七日電 此間有菲律賓人二名，一名羅比亞，三十九歲，為海岸巡邏之廚司，一名亞戈打，二十七歲，為一侍者，二人預備與美籍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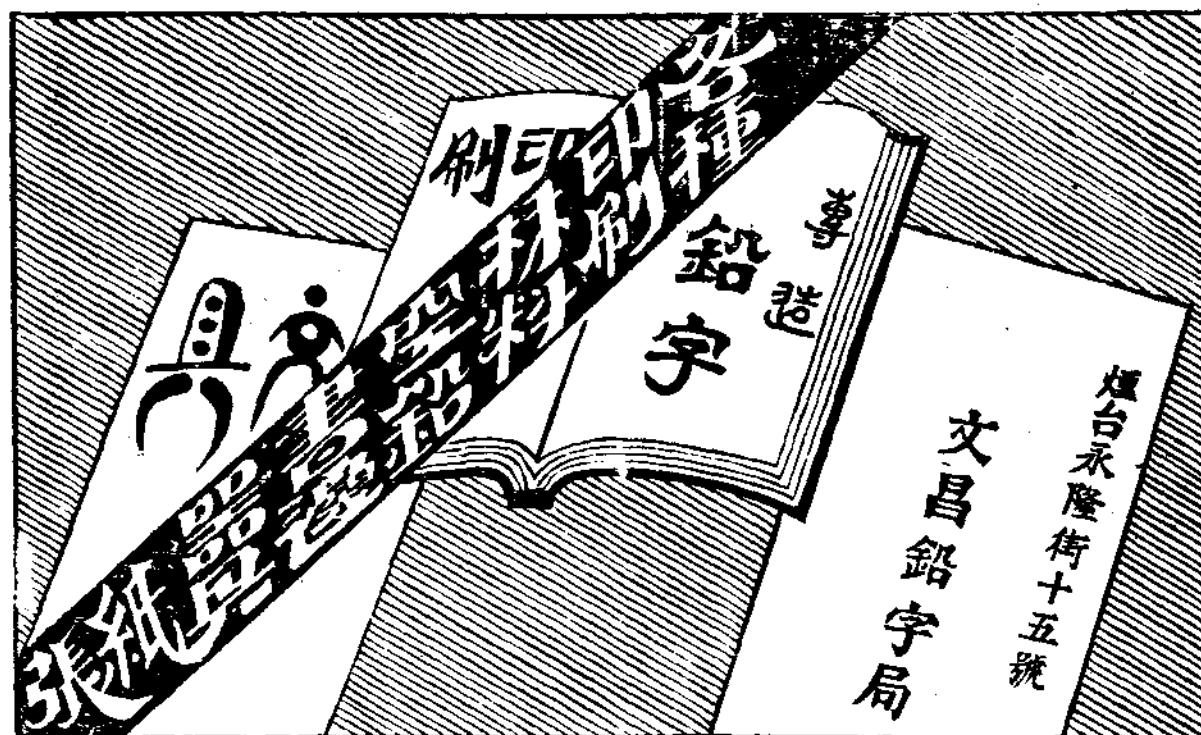
子結婚，事為當地三「K」黨所悉，即派一不知名之人送函警告，內云『吾人不願白種女人與菲律賓人結婚，請於二十四小時內解決，特此警告』昨夜八時已屆限期，無他變故，羅亞二人卒於警探週密保護之下成婚云。

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

會大運世 OLYMPIC 屆二十第

定決序程行舉京東在年〇四九一

目項三子女及走競里公五十加增



◎ 報日興復看請 ◎

日出一大張
發刊三年餘
消息敏捷
副刊精彩
內容豐富
全國風行
刊登廣告
效力偉大
歡迎外埠
直接定閱

街盛德台烟址社
號八六一話電

中國的文學批評怪傑——金人瑞

黃薏

我是很早就注意到金聖嘆的，那時還在家塾裏讀書，在我父親的書箱裏找着了一部金聖嘆批的西廂記，看完了便覺得這不是一部平常的書，那時雖然不知道金聖嘆是何許人，然而知道他說的話的確有點奇特，他說的話的確有許多

我們想不到的地方，後來聽人家說西廂記不是一本好書，所以同朋友談話的時候，連問人家金聖嘆是誰，都沒有這種膽量，這幾年東西飄泊，連那一部金批的西廂記，也不知道拋到什麼地方去了，前年還在故紙堆裏找着一個零本，現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想要尋出那個零本來看一看，都找不着了。

近來買了一本新出版的金聖嘆傳，著者是陳登原先生，他把金聖嘆的事搜尋得很多，引了許多的筆記，使我們讀了這本書，便能對於金聖嘆有個很清楚的輪廓，我現在寫這篇文章，寔在是我對於金聖嘆懷疑了許多年，現在既然知道了，當然有許多要說的話，彷彿

不吐不快，二來這又彷彿我自己的讀書筆記，雖然金聖嘆並不是什麼對於中國治亂興衰有關的人物，然而他在文學上確有他獨到的見解，至少是一個不平常的人物。

金聖嘆的身世，在廖燕的『金聖嘆傳』裏，我們可以知道一點，他說，『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吳縣諸生也，爲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金聖嘆爲什麼叫『聖嘆』，在同書中又有一段記載云：『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瑞，除朋从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問聖嘆二字何意？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嘆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爲聖嘆，予其點之流亞歟！』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聖嘆』是因何而名了。相傳金聖嘆曾作『丁祭彈文』譏吳中諸生云：天將晚，祭祀了。忽聽得兩廊下，吵吵鬧鬧，爭胙肉的你肥我瘦，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幾曾見過這餓莩。』這樣聖歎之名，真有點屬世的意思了。關於金聖嘆的爲人及其日常生活，徐增有一篇金聖歎的『才子必讀書』序，其中說的很詳細。說：『聖嘆性疎宕，好閑遊，水邊林下，是其得意之處。又好飲酒，日輒爲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煩。或與至評書，奮筆如風，一日可得一二卷。多踰三日，則與闌，酒人拉之去矣。……聖嘆固非淺識寡學者之能窺其涯者也，聖嘆異人也，學最博，才最大，識最超，筆最快，凡書一經其眼，一經其手，如庖鮮牛、臍理井然。經其口，如懸河泛濶，人人滿意，不啻冬日之向火，通身汗出；夏日之飲冰，肺腑清涼。……同學輒道其飲酒之好，余欲見之，而不可得。叩其故，聖嘆以余爲禮法中人而然也。蓋聖嘆無我與人，相與則輒如其人。如遇酒人，則曼卿轟飲；遇詩人則摩詰沉吟；遇劍客則猿公舞躍；遇棋

釋子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橫天；遇禪子則達花繞座；遇辯士則珠玉隨風；遇靜人則木訥終日；遇老人則爲之婆娑，遇孩赤則啼笑宛然也。以故與聖嘆書者，各舉一端，不與聖嘆交者，則同聲罵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這樣看來聖嘆非僅不是一個傲物的人，而且是一很好交友的人。大概是才子全有幾分怪脾氣，就是他所看得起的人，怎樣都是投緣的；他所看不起的人，任憑你怎樣，他也是不理你的。聖嘆當然也有這樣古怪脾氣的。

聖嘆的小品是很好的，凡是看過他批的三國、水滸、西廂記等書的，大概都知道。不過以下這篇文章，却是我們不常見的，現在錄在下面：『己丑夏五，日長心閒，與道樹坐四依樓下，啜茶吃飯，更無別事。忽念蟲飛草長，俱復勞勞；我不耽空，胡爲兀坐？因據其書，次第看之。看老吏手下，無得生之囚，看良醫手下，無誤用之藥，又不勝快活。○同其事者，家兄長文，友劉逸民，皆所謂不有博奕，賈於飽食羣居者也。』

警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橫天；遇

這段小品很有點閑適的風味。

是文人沒有不富於感情的，聖嘆當然也是這樣，我們看他批的西廂記便可知道。張生於會見鶯鶯之後，有『破工夫今夜早些來』之語，聖嘆於其下批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此最是不可奈何時節也。』聖嘆自幼學佛，而往往如湯惠休，綺語未去。記會有一詩云：『星河將半夜，雲雨定微寒；牒譽私行急，窗明欲度難。一雙金屈戌，十二玉欄杆，纖手親捫徧，明朝無跡看。』亦最是不可奈何時節也。』

到了一句『破工夫今夜早些來。』於是想到自己以往的綺事，聖嘆可謂長於情者矣。又批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云：『月畢意是何物？乃能令人情懷思滿如此，英雄到夜便睡着耳。若是坐至月上時節，任是楚重瞳，亦須依欄長嘆，見夜月，

，便若相思；見曉月，便若離別。然其寔平生緣窮，無人可思。生平在家，無人可別也。見此茫茫無端可集。世又無藝人，吾將誰向矣。』月，自古就是引

人傷感的東西，『今夜鄜中月，閨中只獨看。』此老杜見月之悲感也。『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此張泌見月之悲哀也。『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此白樂天形容明皇見月時之悽慘也。惟大英雄才能長於情，

千古之明月真不知使多少文人騷士徘徊流連，亦不知使多少閨中的少婦，淪落不偶的才女低聲下淚；除非你是鐵石之心的人，能見之一點感慨也沒有；不然就是楚重瞳那樣咤吒風雲的英雄也要倚欄長嘆。聖嘆這段批語，更見深刻。聖嘆幼年之時，也作了些小詩，很可以見出他的才情，他在『杜詩解』裏說：『曾記幼年有一詩：『營營共營營，情性易爲工。留濕生螢火，張燈誘小蟲。笑嗜兼飲食，來往自西東。不覺閑風月，居然頭白翁。』從此詩中很可以見出他的放蕩不羈的才情。』

聖嘆之論文學很有他獨到的眼光，他的論調，我很佩服。如他的批西廂記考證云：『記得幼時曾見一打棗歌云：『送情人直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

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裏調情也，我的駢兒受了苦。』此天地間之至文也。』若老先生看見這首歌。反要說這不過是販夫走卒的口吻。何以能成爲天地間之至文！

聖嘆之文章，信筆寫來，即佳好非常，水滸傳第五十六回批文云：『吾數歲時，在鄉塾中，臨窗讀書，每至薄暮，書完日落，窗光蒼然，幾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猶疑在舊塾中也。』這當然是一篇很好的抒情小品了。

是放蕩不羈的人，沒有把錢看得很重的，尤其是文人，更不大注意所謂『阿堵物』，塵燕的聖嘆傳，曾記他的軟事一段云：『生平與王斬山交最善。斬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後，母仍歸我，子則爲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斬山曰：『此物留君家，適增守敗奴名。吾已爲君遣之矣。』斬山一笑置之。』可見聖嘆放蕩不羈之一斑矣。然倘此人非王斬山，則聖

嘆必將因侵佔而吃官司矣，聖嘆是非常幽默的，我在許多筆記上看到他替人寫的家信，令人捧腹，不過我疑心有許多是靠不住的，但以下這一段却毫無可疑是聖嘆的手筆。水滸傳六十一回載柴進脅一枝花蔡慶後，說：『好漢做事，休要躊躇。』聖嘆之批文云：『至此，不免滿引一大白也。或曰：然則當子之讀是篇也，亦大醉兮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無處索酒，余未嘗引大白也。』從這裏便可看出他的幽默了！

聖嘆的批書，大都以自己的感慨寄之，真正批評書中之事跡者却不多，所以當我們讀了他的批語之後，不發生感慨，便發生同情。水滸傳十三回批文云：『大地夢國，古今夢影，榮辱夢事，衆主夢魂。豈惟一部書一百八人而已，盡大千世界，無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覺者，自大雄氏以外無聞矣。真蕉假鹿，紛然成訟：長夜漫漫，胡可勝言？』這段完全是書外的感慨。水滸傳十四回批文又云：『阮（小七）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夫，意盡乎言矣，夫人生世間，以七十年爲大凡，亦可謂至暫也，乃此七十也，又夜居其半，日僅居其半焉，抑又不寧惟是而已，在十五歲以前，蒙無所識知，則猶鄒之也。至於五十歲以後，耳目漸廢，腰寬不隨，則亦不如鄒之也。中間僅僅三十五年，而風雨占之，憂患占之，飢寒又占之。然則如阮氏所謂『論秤秤金銀，成套穿衣服，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者，亦有幾日乎；而况乎有終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於三阮名姓，深致嘆焉。曰立地太歲，曰活閻羅，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無常，富貴難求，從我所好，則不注書，又何以爲活也。』他的批評真是有他的獨到的眼光，我們真是不能不佩服。

胡適之在他的水滸傳新考中，也有一段批評金聖嘆的，他說：『聖嘆的辯才，是無敵的，他的筆鋒，是最能動人的。他在當日，有才子之名。他的被殺，又是當日震動全國的大慘案。他死後，名譽更大，在小說批評界，他的權威

，直推翻了王世貞，李贊，鍾惺等有名批評家。」金聖嘆的死，的確是很悲慘的，他也是以文字得禍的。研堂見聞記云：「諸生有金聖嘆者，有逸才，批七才子，一時紙貴。是變爲『哭廟文』亦入獄，同日斬。」這次處刑的一共有二百二十一人，金聖嘆當然也在內，「辛丑紀聞」中有記當日那些人受刑的情形的一段云：「是日也，十案共一百二十一名，凌遲二十九名，斬八十九人，斬四人，撫臣分五處斬決，抗糧及無爲告二案，斬於江寧之三山街。是時四面皆披甲圍走，撫臣親自監斬，至辰刻，獄卒於獄中取出衆人，反接，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挾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披甲者鎗柄刀背亂打。俄而砲聲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畢命，披甲亂馳，羣官皆散，法場之上，惟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聖嘆只爲一時憤慨，仗義執言，遂遭此意外之禍事，家亦籍沒，妻子流落寧古塔，殊令人不忍。菽園贊誠謂其：「寥寥數語，悲抑之情，見於言外。論者謂聖嘆以公憤訟貪吏任維初，詞連撫臣朱國治，以是而死，死出於義，復何所憾！」所可惜者，以一卓犖不羣之士，竟死於昏庸冗闊之夫；嗚呼惜哉！宋長白柳亭詩話，曾有一節云：「聖嘆既死，山左有某官署召仙，仙乃聖嘆。判一詩云：石頭城下草芊芊，多少癡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鴟！」雖是一件迷信事，當亦爲有心之人所假託。這首詩真使我們不忍卒讀。聖嘆在獄中，曾有書與其家人云：「殺頭至痛也，縕沒至慘也，而聖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又說：「殺頭至快事也，亦於無意中得之。」這兩句話我們真分辨不出那個悲慘。徐珂之清稗類抄，亦載有金聖嘆之軼事一節云：「金人瑞以哭廟案被誅，當棄市之日。作書付獄寄妻子。獄卒疑有謠語，呈之

哉！宋長白柳亭詩話，曾有一節云：「聖嘆既死，山左有某官署召仙，仙乃聖嘆。判一詩云：石頭城下草芊芊，多少癡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鴟！」雖是一件迷信事，當亦爲有心之人所假託。這首詩真使我們不忍卒讀。聖嘆在獄中，曾有書與其家人云：「殺頭至痛也，縕沒至慘也，而聖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又說：「殺頭至快事也，亦於無意中得之。」這兩句話我們真分辨不出那個悲慘。徐珂之清稗類抄，亦載有金聖嘆之軼事一節云：「金人瑞以哭廟案被誅，當棄市之日。作書付獄寄妻子。獄卒疑有謠語，呈之

人若能將死看輕，則一切的悲哀都可以免去，此時聖嘆恐怕早已知道自己是不能免於一死的，所以在死時反而心平氣和了，現在我再抄一段金聖嘆的詩，就算這篇的結束吧：

「江水流春不當春，江花江草故愁人，開頭捩舵汝何往？擊鼓鳴鏓皆不倫。巫峽猿啼首迸血，楚天風雨最通神，老夫欲寄精誠去，憑仗高風達紫宸！」 金聖嘆題「愁」

漢口發現女間事件

事變中一段訛聞

漢口五月二十七日美聯電，約二週以前，曾寄宿於漢口基督教青年婦女會，並與服務於政廳、軍部、航空隊等之青年官吏，盛行交際之一摩登女子，近因間諜嫌疑，被當局逮捕，加以審訊，該女子供名范麗麗，最近又有六萬元之匯款，業經匯交該女子，因而將匯金來源，加以調查之結果，其間諜行爲，愈爲彰明，聞香港方面，在五個月以前，早有秘密團設置本部，該女子即由香港之秘密團派出者，特其美貌與錢力，巧於誘惑青年軍官，以探出種種機密，並能操五國語，全國方言亦知之，其裝飾之豪華，令人刮目。

中國小說源流攷

老王

(上)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這八句雖是趙翼對於詩的論法，但世界上林林總總，萬事萬物，無一不是如此，假如地球不會消滅的話，我認為這進化兩字也永遠不會停止，別的不消說，單就中國小說方面而論，自從民八五四運動以後，直至今日，短短十餘年之間，變化得是何等神幻，演進得是何等迅速，其創作數量之多，派別作風之雜，直出乎我們思想之外，現在中國的文壇，不但是白話文學的世界，簡直就是新小說包辦的世界。

不過小說的發展，雖至今日而盛，小說的體裁，亦至今日而新，而他的起源，却在很遠的古代神話與傳說。

本來任何的一個民族，都是有他們悠渺的神話與傳說的，惟獨古代的中國，則因為住在天然恩惠比較貧瘠的黃河流域，須時時刻刻和自然界作生存鬥爭，專養成一種務為實際，追逐利用厚生，排斥空想的人生觀，缺乏高遠的想像幻覺力，祇有片段的神話與傳說，流傳於古代的社會，並沒能產生偉大結構的東西，類如莊子上的『姑射仙人』，『鯤鵬故事』，列子上的『夸父追日』，『愚公移山』，楚辭中的『天問』，韓非子中的『說林』，還有山海經中所講的『崑崙山』和『西王母』等故事，都是那時片段的神話與傳說的記載。

到了漢代，小說本來可以得到發展的機會了，然而不幸那時又正值儒教的勢力擴張到極點，在他這一派學者都是墨守着『子不語怪力亂神』的遺教，所有的著述，專從實際着眼，力排玄想，不但新的創作絕對尋不出一言半語，便連古代許多的神話與傳說，也因受他們的排斥而失傳，所以中國小說還不能得到早發展的機運，直到兩晉南北朝方纔漸漸的開始活動起來，（今所傳的漢代小說，如雜事秘辛，神異經，漢武故事，飛燕外傳等，每係六朝人的手筆。）

兩晉南北朝的小說，就其描寫的內容來講，大畧可分為二類，第一類為神怪小說，如王嘉的拾遺記，干寶的搜神記，劉敬的異苑，吳均的續齊諧記，顏之推的還冤志等，可為代表的作品，內中尤以拾遺和搜神兩記為最佳，第二類為人事小說，人事的描

寫，復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寫宮闈豔事，如漢武故事，漢武內傳，飛燕外傳等皆是，一種是記逸語奇聞，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無名氏的西京雜記等皆是，內中的描寫，都有些異常雋妙的。

兩晉南北朝是中國短篇小說的初幕，在這個時期中的產品，無論就結構和描寫的方面論當然不免幼稚，直到了唐代的文人，方纔自覺的創做有結構的小說，所以短篇小說的體裁，從唐代起始，方算得確然成立，關於這一點，胡應麟的筆叢上曾略略的說了幾句，他道。

『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

此外洪邁對於唐代小說的作風，也曾經說道。

『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事情，悽愴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爲一代之奇。』

唐代小說流傳到今日的，多半載在唐人說叢——一名唐代叢書——和太平廣記兩部書中，別其性質，大略可分爲三類，（一）豪俠類：如紅線傳，劉無雙傳，謝小娥傳，虬髯客傳，崑崙奴傳，聶隱娘傳等，（二）豔情類：如游仙窟，霍小玉傳，李娃傳，會真記，飛烟傳，章台柳傳，楊倡傳，長恨歌傳等，（三）神怪類：如秦夢記，枕中記，任氏傳，柳毅傳，南柯記，離魂記等。

唐代的小說，雖談不到表現作者生命的要義，但因所作多係才人，事皆離奇，文復華美，更兼自元代以後的戲曲傳奇，大半都取材於唐人小說，因此唐代小說影響於後世文壇者寔在不少，而他本身的價值，也便由此提高，至於到了宋代，又是一番面目，與唐代大不相同了。

（中）

宋人對於傳奇的創作，完全是摸擬唐人，成績造詣都不及遠甚，罕爲可觀的作品，僅有楊太真外傳，趙飛燕別傳，譚意歌傳，王幼玉傳，王榭傳，梅妃傳，李師師外傳等，寥寥七八篇而已。

不過宋人雖不長於做傳奇體的文言小說，而當時民間却有一種新崛起的白話小說，很足爲宋代小說界大放光輝。

白話小說，本來始於唐代，如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維摩詰所說經俗文，釋迦八相成道記，以及目蓮入地獄故事等書，都是唐人的作品，現在還正流行着，可是唐代的白話小說，雖有而不甚盛，直到宋代，方纔雲蒸霞蔚的大盛起來，確然成立了一種面目，據滾園齋得翁的都城記勝上分析，大略宋代的白話小說可別爲三類。

一、銀字兒——烟粉靈怪傳奇。

二、說公案——搏掌提刀趕棒及發牴變態之事。

三、說鐵騎兒——士馬金鼓之事。

宋代的白話小說，叫做『謹詞』，又叫做『平話』，一本為宋人說話的一科，這種說話，並非隨口亂道，必須有很完善的底本為憑，此種底本，又叫『話本』，今所傳者，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和京本通俗小說兩種，內容如下。

(甲) 新編五代史平話，為中國長篇演義小說最初的一部，作者不詳，大約是經過幾度修改而寫定的話本，內容係講梁唐晉漢周五代的戰爭故事，每代二卷，首尾皆附以詩，今本梁漢二史，皆缺下卷。

(乙) 京本通俗小說，亦係殘本，今僅存第十卷至第十六卷及第二十一卷，每卷小說一篇，共計八篇，一、張玉觀音，

二、善薩蠻，三、西山一窟鬼，四、志誠張主管，五、拗相公，六、錯斬崔寧，七、馮玉梅圓圓，八、金虜海陵王荒淫。

此外還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大宋宣和遺事兩種，都是模擬『話本』的作品。

總而言之，宋人白話小說本身的價值，本不值得我們過份的贊美，因為那時的作者只是用白話以求描寫的逼真，希望盡人能解，對於深長的文學意味，十分感覺缺乏，然而由此創製確立了白話小說的規模，為元代以後章回小說的先驅，這筆路籲糧之功，也自有他不可磨滅的地方。

元代為傳奇戲曲極盛的時期，一般文士才人，多向那條道路上去努力發展，對於小說倒沒有甚麼新的創作和貢獻，到了明代則章回鉅製的長篇小說已誕生出來了。

小說本是以講故事為主，但在初期的小說，却祇能敘簡短的故事，經過逐漸進化，小說的技術始漸漸高明了，漸漸能寫較複雜的故事了，由兩晉八朝以迄明代，小說的發展已有一千多年的進化史，自然要臻於成熟的時期了，具有大才氣的小說家，已經能夠融合許多複雜的故事，串為一大組織，創作有系統有結構的大部頭小說了，今日所流傳的明代小說，種數雖然不多，而多半是很明貴的大傑作，如號稱小說界四大奇書的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遊記，金瓶梅，實可列於世界名著之林而無愧色，其餘若武俠，歷史，神怪，香艷，等類之中，也有很多雋妙可觀的作品，大畧分誌於下。

(一) 武俠小說：明代的武俠小說，有粉粧樓，英烈傳，異英烈傳，精忠全傳，忠義水滸傳諸書，以水滸傳為最出色，

(二) 歷史小說：明代的歷史小說，有三國誌演義·開闢演義·西周演義·東周列國志·西周志四友傳·隋唐演義·殘唐五代演義·北宋志傳·南宋志傳諸書，以三國演義為最出色。

(三) 神怪小說：明代的神怪小說，有平妖傳·吳承恩作的西遊記·上洞八仙傳·五顯靈光大帝華光天王傳·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楊志和作的西遊記傳·(以上四書亦合稱四遊記)·封神演義·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西遊補諸書，以吳本的西遊記為最出色。

(四) 香豔小說：明代的香豔小說有金瓶梅·玉嬌李·續金瓶梅·隔簾花影·好逑傳·(一名俠義風月傳)·玉嬌梨·(一名雙美奇緣)·平山冷燕諸書，以金瓶梅為最出色。

以上所說的，完全是長篇小說，至於短篇小說，在明代也很發達，成績也極有可觀，當代著名的短篇小說彙集，有馮夢龍輯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即空觀主人輯的拍案驚奇及二刻拍案驚奇，這五部小說彙集，保存着宋元以來的故事傳說不少，今所流行的抱甕道人選輯的今古奇觀，即是從這些彙集上精選出來的，其中有很極膾炙人口的精美作品。

(下)

長篇小說經過了明代一個長時期的發展，到了清代，更是突飛猛進，一日千里，產額比從前愈見其多，篇幅比從前愈見其大。在宋明的時候，一般著名文人，向來是不理會這些東西的，及至清代，第一流大名鼎鼎的文學家如袁枚，紀昀等，都對小說表示十二分的欣賞，不但欣賞，而且自己還動手創作，尤其金聖嘆的批評，在當時更特負盛名，他居然敢大聲疾呼：「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傳右者」，由此可知小說的勢力，已從民衆社會，伸張到文人貴族社會裏來了，我們分析清代的小說，約略可得四類。

(一) 言情小說：清代的言情小說，有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夢補·紅樓補夢·紅樓重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紅樓夢影·鬼紅樓·增補紅樓·花月痕·燕山外史·品花寶鑑·青樓夢·海上花列傳·九尾龜·青樓寶鑑·海上繁華夢·繪芳園諸書，以紅樓夢為最出色。

(二) 俠義小說：清代的俠義小說，有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小五義·七劍十三俠·施公案·彭公案·永慶昇平·英雄大八義·小八義·七劍十八義·劉公案·李公案·乾隆巡幸江南記諸書，其中比較以兒女英雄傳的上半部及七劍十三俠描寫最佳。

(三) 社會小說：清代的社會小說，有鏡花緣·老殘遊記·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儒林外史·孽海花·野叟

隱言諸書，描寫各有佳處，尤以儒林外史比較更為尖刻。

(四)彈詞小說：清代有一種新創作的韻文小說，名叫「彈詞」，在形式上好像長詩歌，其寃內容完全是地道的通俗小說，這種東西，起源甚早，如唐代佛曲中的各種俗文和變文，宋代的各種寶卷和鼓子詞，金人董解元的西廂記彈詞，都是清代彈詞的先驅，彈詞的體製，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唱無白，一種是唱白皆有，最初在明清之際，有一種流行的明人作品，是楊慎作的二十一史彈詞，其後入了清代，產額愈繁，最著者有玉劍緣，玉蜻蜓，珍珠塔，再生緣，再造天，鳳凰山，天雨花，安邦志，定國志，珍珠鳳，果報錄，鳳雙飛，三笑姻緣，筆生花諸書，都很風行一時，最為婦女界所歡迎，但文藝方面，則很少藝術的價值。

以上所誌的完全為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在清代雖不能與長篇對抗，但也很有可述者，如蒲松齡的聊齋誌異，袁子才的新齊諾，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皆著稱於世，尤以清氏的聊齋為最出色，此外如逐世諭言，淞飲漫錄，淞濱瑣話，夜雨秋燈錄，三異筆談，印雪軒隨筆，右台仙館筆記，客窗偶筆，池上草堂筆記，里乘，埋憂集，小豆棚諸書，或誌異聞，或譏刺戒，文章都不及蒲，紀，袁，三家矣。

由此要談到最近十年間新的小說了。

中國的文學，自從五四以後，以至今日，這十幾年當中，當然以小說的成績為最美滿，同時亦以小說的作品為最繁多，我們在這裏可惜不能盡量的來記述，祇可把知名幾位作家的作品，畧誌如下：

(甲)女作家方面：

一、冰心（謝婉瑩）——他的作品，都是表現着很優美溫馨的女性風調，讀他的小說，幾乎和讀詩一樣，如『往事』，『超人』，最為雋妙靈馨。

一、黃廬隱——他的作風，與冰心大不相同，他最喜歡描寫戀愛，如『海濱故人』，『曼麗』，都是他的佳作。

一、沅君（馮淑蘭）——他和廬隱都是以善寫火熱的悲情為其特色，他的『春痕』，完全是十幾封情書的結晶。

一、丁玲——這是女作家中一位新起之秀，他的作品，能夠超乎女性文學的溫柔，而用很工細深入的筆，來大胆的抒寫兩性間的心理，他所作的『在黑暗中』，『韋護』，都是十分出色的東西。

此外還有陳衡哲的『小雨點』，陵淑華的『花之寺』，及『女人』，都可稱為名貴之作，風行一時。

(乙)男作家方面：

一、魯迅，（周樹人）這位先生在中國小說界，擁有極大權威，他的觀察能鑽入世態人心的深處，而洞燭隱微，其筆鋒又尖刻，又辛辣，所描寫出來的東西，無異於一面人生的照妖鏡，他的著作如『吶喊』，『彷徨』等等，實可列諸世界名著之林而無愧色。

一、郁達夫——這是一位最受青年歡迎的作家，他所作的『寒灰集』，『雞肋集』，『迷羊』，『過去集』等，無不痛快淋漓，清明流暢，青年們讀了他的東西，十之八九，都被激動同情，把觀念完全吸引過去，有人說郁達夫的作品是具有一種特別魔力的，也許這話不至被目為無稽之談吧。

一、葉紹鈞——這位先生的作品與別人又大不相同，樸實，誠篤，暢達，細膩，不草率，不鬆懈，都是他特別的優點，所著如『隔膜』，『火災』，『城中』，『未厭集』等，無一不是精心琢磨的佳作。

一、茅盾（沈雁冰）——沈先生整個的作風，比葉先生似乎要活潑美麗，但文筆細膩的地方，則微覺不逮，他的作品如『野薔薇』，『虹』，『幻滅』，『動搖』，『追求』等，都很受一般讀者的歡迎，所選用的題材也頗為有趣。

一、老舍（舒慶春）——這是一位長篇小說的專家，所著如『趙子曰』，『老張的哲學』，『二馬』等，皆極盡詼諺俏皮之能事，最使讀者感覺到「開心」的趣味。

一、張資平——這是一位專寫戀愛小說的大家，他的作品，總離不開多角戀愛，產額也很多，但可以稱作佳構的，則僅有他初期所著之『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飛絮』，『苦莉』等數種。

此外尚有很多的作家，如沈從文，王統照，羅黑芷，高長虹，許傑，馮文炳，許欽文，滕固，章克標，金滿成，章衣萍，葉鼎洛，葉靈鳳，黎錦明，王以仁，倪貽德，蔣光慈，錢杏村，龔冰廬，洪靈菲，楊村人，落華生（許地山），郭沫若，楊振聲，陳銓，曾樸，徐蔚南，王魯彦，施蟄存，杜衡，徐復觀，周全平，汪靜之，彭家煌，孫席珍，李建吾，蹇先艾，趙景深，劉大杰，胡雲翼等，都有不少的作品，流行於時，內中尤以郭沫若的『橄欖』，落華生的『綏網勞蛛』，沈從文的『鴨子』，『雨後』，『密柑』，陳銓的『天問』，均為極有價值之著作，在當世很負盛名。

總而言之，小說之在今日，已發展到最高峯頭了，按照進化的理論來觀察，將來當然要有更新更妙的進展，我們拭目耐心以觀其後吧。

唐伯虎秋香考

(上)

老蓮

蕉窗雜錄載唐伯虎竊婢無行，至不惜屈身爲奴。盲詞三笑姻緣自此出，謂伯虎所竊，乃華氏婢秋香，流傳市井，或播之絃索，或飾以粉墨，家喻戶曉，婦孺咸知。世稱伯虎，遂無不稱及秋香，盲詞惑人，深入民間，徇城驚也。往往南中，見新劇伶人，演點秋香之伯虎，不僅油頭粉面，如世俗之所謂小白臉，抑且儇薄無賴，幾若演謬之所謂拆白黨，伯虎一生，天才敏捷，曠達不羈，死移乃負此不經之誣。九原有知，其豈痛爲何如耶？予吳人也，去伯虎之生將四百年，雖與之生同里閈，而伯虎後裔式微，又無宗譜可考，明史及省府縣志有傳而不詳，聞之人者，悉盲詞諱語，輒疑事之僞託，一何勤人若是。比年居北都，屏絕塵事，頗致力於明清史事，今春忽發寸願，思爲伯虎辨誣，博採典籍，居然成帙，凡五易稿，始成此篇，已緣蔭滿庭，蟬聲報夏矣。發幽光潛，非所敢望，矯枉闕謬，竊附此志，小窺晴日，默坐遐思，未嘗不沾沾以自喜也。抑又思之，官詞小說，固多空中樓閣，而必有其可資依託者，伯虎雖非道學先生，亦端士也，何爲而有此誣，其故可長思焉，嘗考伯虎中年，獲罪放廢，強自排遣，鑄石章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盲詞誤解風流，乃點綴艷事，詩寔其義，嗚呼，此豈伯虎所及料耶？秋香信有其人，特此事則子虛烏有耳。若官詞臆造之周文賓，則亦有說。我友程君曉廬賞謂文賓乃影射張夢晉，范君烟橋萌稱之，然無確證，予滋惑焉。今別有所考，附之篇末，庶幾世所詭稱之風流才子，一一還其本來面目，好事如予，儻亦所謂許子不憚煩歟。

伯虎生於明成化庚寅，故名寅，一字子畏，晚自號六如。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字子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其嗣子紹宗遺命記云，伯字子畏，諱寅，號伯虎。

風流逸響云，先生名寅，因字伯虎，因虎而復字子畏，幾於戲矣，別號六如，蓋取金剛偈中語也。

父名廣德，母邱氏。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其父廣德，貿業而士行，母邱氏。

其嗣子紹宗遺命記云，大父廣德公，生伯與父兩人。

吳縣志云，其父廣德，致舉業師教之。

吳縣人，世居蘇州閨門內吳趨坊。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

周廷簡唐君像贊云，唐子畏世居金閭之吳趨坊，五代權德，人稱善士。

王輝登丹青志云，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吳郡吳趨里人。

閻秀卿吳郡二科志云，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

堯山堂外紀云，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號六如居士。

弇州山人續稿云，唐六如先生寅，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

晚乃治圃於城西北之桃花塢，今遺址猶可考。

蘇州府志云，唐解元寅宅在桃花塢，今尚存六如古閣，又有桃花庵，今爲準堤庵。

無名氏鈔本云，桃花庵，今名準提庵，庵前高樓一座，名魁星閣，即先生讀書處。

江南通志云，築圃桃花塢，游息其中。

明史本傳云，築室桃花塢，與客日饅飲其中。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治圃舍北桃花塢，日饅飲其中。

烏衣佳話云，余子容弁訪磨子畏於城西桃花塢別業。

佚名筆記云，唐子畏居桃花庵，軒前庭半畝，多種牡丹花，開時邀文徵仲祝枝山賦詩浮白其下，彌朝浹夕，有時大呼暢哭。

至花落，遺小伴一一細拾，盛以錦囊，葬於藥欄東畔，作落花詩送之。

盲詞謂世居桃花塢，而不知少時實居吳趨坊，桃花塢乃晚年所居也。

少時，天才敏捷，志趣高潔，不屑事舉子業，迫於父命，非其所願。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子畏余肺腑交。性極穎利，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

吳縣志云，性絕穎，數歲能文，然不屑事場屋。

徐禎卿新倩籍云，雅資聰朗，任逸不羈，喜耽古書，多所博通，不爲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嘗負凌軼之志，庶幾實臺之蹤。

黃魯曾吳中故實記云，幼小聰明絕殊，凡作選詩肖古人之風雅，然性朗曠遠不羈。

王輝登丹青志云，才雄氣逸，花吐雲飛，先輩名領，折節相下，庶幾青蓮之駕，無忝金鏡之席矣。

明制取士以八比，無異引士入魔道，既富天才，自不甘受此羈勒，乃縱情詩酒，不求聞達，然名士結習，固非蕩檢踰閑也。

明史本傳云，性穎利，與里狂生張蠻縱酒，不事諸生業。

閩秀卿吳郡二科志云，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

其送文溫州序云，寅稚冠之歲，跌放不檢約。

其友祝允明規之，閉戶下帷，攻讀一年，宏治戊午，中式鄉試榜首，時年一十九歲。

祝允明夢墨亭記云，子畏天授奇穎，才鋒無前，百俊千傑，式當其選，形拔而勢孤，立峻則武狹，童幼所志，以爲世勤時位，茂祿侈富，一不足爲我謀，少長縱橫古今，肆恣千氏，一日忽念欲「其先人之遺望，且以累近易事，遂乃苞銘坊沿，萃神於科第業，閉戶一歲，信步闡場，遂錄薦籍，爲南甸十三郡士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顧折草爾。

又唐君袁志銘云，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被褐幘。燒科策，今徒藉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售，一擲之耳，即塗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一人。

明史本傳云，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決歲，舉宏治十一年鄉試第一。

吳縣志云，父歿終制，已籍名府學，宏治戊午，試應天第一。

黃魯曾吳中故實記云，補府學生，與張夢晉爲友，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關，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邪比也，後玉峰翁中殿元，立竿有旛帶飄飄之影，往來於君屋角，短檠光照，君遂攬衣，通宵劖書。不刊年，學成，至宏治戊午，鄉試首薦。

下帷一年，竟中解首，天才之高，洵足驚人，其父先歿，不及見矣。

尤侗明史擬藁云，董晳入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縱酒放懷，諸生或笑之，慨然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宏治戊午，舉鄉試第一。

其自負如此，越年己未，應禮闈試，爲徐經所累，獲罪被黜，謫爲小吏，恥不就。

明史本傳云，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

尤侗明史擬藁云，主考沈馬梁儲還朝，據其文示詹事程敏政，相與嘆賞，遂招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寅乞敏政文以錢，己未會試，敏政爲考官，同舍生徐經以幣交敏政家人，爲給事華彙所參，詞連寅，俱下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浙藩爲吏，不就。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己未往會試，時旁郡有富子，亦已舉於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於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駁勅禮闈，令此主司不得問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詔逮主司出，同訊於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掾於浙藩，歸而不住，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遠遊。

又夢墨亭記云，領薦之明年，會試禮署，乃用文法註誤，卒落薦籍。

弇山堂別集云，宏治己未，給事中華景林廷玉論敏政譖題，先是敏政問策秘，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日窺得之，爲其同年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硯人也，見則矜且得上第，爲景林廷玉所論，併敏政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謗敏政家人得之，又寅曾以一金幣乞敏政文，送沈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爲之也。

王穉登丹青志云，中南京解元，坐事廢，逃禪學佛，任達自放。

閩秀卿吳郡二科志云，先是沈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車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扇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彼遠，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

黃魯曾吳中故寢記云，會試遇江陰富人徐姓者，有買題之毀，連逮下獄，落其柱籍。

弇州山人續稿云，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勿就，既坐廢，益放浪名教外。

堯山堂外紀云，江陰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經奉之甚厚，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與藉甚，公卿造請者閑暇街巷，徐擁厚賈，營求他途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

江南通志云，坐同舍舉子串發，爲吏不就。

蘇州府志云，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益放浪形迹。

吳縣志云，傍郡有富子，亦舉於鄉，慕寅，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於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寅，詔亟捕富子與寅付獄，逮主司出，同訊於廷，富子既承，寅不復辨，同被黜，放浪形跡，翩翩遠遊，益肆力於學。

虎邱志云，中南京解元，以讒罷廢。

徐經，江陰人，宏治八年舉人，科名較先，非同年也。

南國賢書云，徐經，江陰縣學增廣生，治易，中宏治乙卯科鄉試第四十一名，唐寅，蘇州府學附學生，治詩，中宏治戊午科鄉試第一名。

此事固被徐經所累，而同里友人都穆實陷之。

王鴻緒明史彙云，寅友人都穆構其事。

佚名筆記云，子畏少英邁不羈，與南濠都君穆游，雅稱莫逆，江陰有徐生名經者，豪富而好事，結交吳中諸公，間與六如友善，相與偕計，徐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場中試目，以語唐，唐爲人洞見底裏，無城府，語穆，未揭榜前，穆飲於馬侍郎邸寓，與給諫華彙俱會，有要官謁馬，馬出接之，與談會試事，宣云，唐寅又舉第一矣，穆從隔壁耳之，宣去，馬入與穆語，喜盈於色，穆輒起嫉妒心，遂語馬以故，寅亦與聞之，一日而徧傳都下矣，華遂論程，并連唐徐，至廷鞫，兩人者俱獲罪，程亦落職，是歲凡取前列者，皆褫名，都以名在後反得雋，而唐先生遂終身落魄矣。

陸延枝說聽集云，吳趨唐解元伯虎赴試，有忌其文名壓己者，中禍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其與友人文徵明書云，北至京師，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

都穆亦吳中名士也，後雖顯達，以陷友爲世所薄。

王鴻緒明史藁云，穆字元敬，吳縣人，宏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里人娶婦，夜雨滅燭，徧乞火不得，或言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往叩果然，其老而好學如此，以陷寅爲世所薄云。

明時處置科場案尙不甚嚴，若在清代，必興大獄，此與咸豐順天鄉試案，頗相類似，若遲生三百年，恐殺身且未可知，遑論黜廢後，尙得貶爲小吏耶。

會試得禍歸，不勝憤慨。

其與文徵明書云，猥以微名，冒東南文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巨擘，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總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二木，卒吏如虎，舉頭捨地，涕泗橫集，而後惺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釐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提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暨冠季下，掇墨齋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臻威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

然其名未嘗損也。

黃魯曾吳中故實記云，後歸林下，每見重於人。

江南通志云，雖遭放廢，坐客常滿，文章風采，照耀江表。

性好游，足跡徧大江南北。

祝允明唐君墓志銘云，扁舟獨泛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暫歸將復踏四方。

尤侗明史擬藁云，放浪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歸。

蘇州府志云，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東南，浮洞庭彭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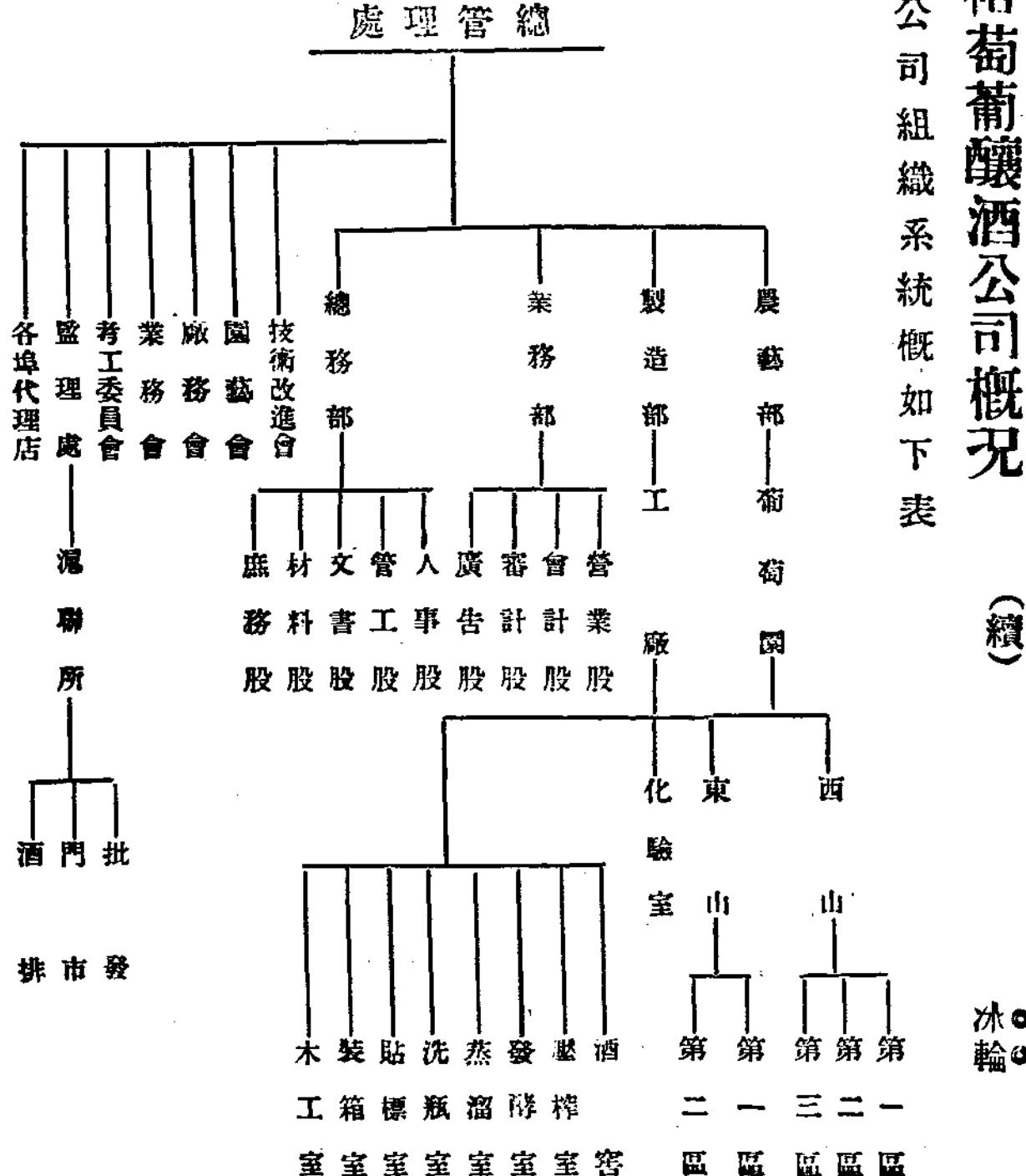
(未完)

工商界

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概況

續

冰輪



三、葡萄製酒情形

葡萄之種類既多，各國之風土各殊，其製酒方法，遂多異同，故德有雷司會，萊茵酒，法有布根地，克拉雷；意有強地；葡萄牙有雪雷；西班牙有撲脫。張裕興辦之始，酒師為奧大利人拔保，葡萄種類，多採自德奧，兼及法意，並吾國土產。現任酒師為意大利人巴狄士多奇；故釀製方法，盡取德意之長，而以適合于本園所產之葡萄為主旨，張裕出品可分四類：曰白蘭地，味美思及紅白葡萄酒。白蘭地乃葡萄酒蒸溜而成；窖藏桶中數十年而後出售。其所用葡萄與製普通葡萄酒者不同。味美思乃一種白葡萄酒，加配特殊酒料而成；此猶中國之五加皮，紅花酒也。紅白葡萄酒為分別由各種紅黑白葡萄釀製者。其製造之步驟如下：九月初旬，葡萄既熟，乃採其健全透熟之葡萄，運至工廠。首經絞葡萄機將葡萄絞碎，復去其枝蒂。製紅葡萄酒則將絞碎之葡萄置於白橡木製成之發酵桶中，使其發酵，並使葡萄汁儘量吸收皮中之色澤及澀味。是時，新醅初酸，葡萄皮攢集桶面，氣泡不絕，殆真如漢水初漲，鴨頭泛綠也。旬日之後，小槽酒滴，已紅如真硃；乃至桶底導入窖中，藏於橄欖形之橡木桶中。製白葡萄酒則葡萄絞碎以後，即經壓榨機以榨去皮核，置於橄欖形木桶中發酵，再珍藏至翌年初春，復經過換桶，加膠，澄清等手續，以除去酒中渣滓，三四年後，酒乃成熟，然後裝瓶儲存，可以銷售矣。

四、工廠一瞥

張裕工廠，佔地六畝。前臨花園，濱海甚近，空氣至為清新；蓋釀酒之時，與空氣極有關係也。工廠之下，即為酒窖，民國二十二年，祝融示虐，廠屋全付一炬；酒桶機器，損燬不貲。新廠前年始全落成。廠中分壓榨，發酵，蒸溜，洗瓶，貼標，裝箱，諸室；及材料間，存貨間，鍋爐間，

木工作等。壓榨室中有螺旋式木籠壓榨機，爲奧國購置者；水力木籠壓榨機，爲中國仿製，本廠自行監造者，壓力高達三千磅；又意大利絞葡萄機，用電力推動。發酵室現有大發酵桶四，小發酵桶四，其容積爲一萬升及五千升，完全由白橡木製成，購自捷克國者。最近又新購數十隻，以補助大火時之損失。蒸溜室乃蒸製新白蘭地，及葡萄酒加熱殺菌之處。有德法蒸溜機三種，新舊殺菌機各一，皆分別購自法意德諸國，或自行仿造者。良以葡萄酒之製造，國內僅此一處，機器設備，欲在國內購買，殊不易也。洗瓶亦用電力推動之機器，同時殺菌消毒，以防引起酒之敗壞。酒窖佔地亦六畝有餘，窖頂去地面七呎，深三十呎，全用磚石砌成，工程至爲艱巨，窖中溫度在攝氏十一度左右，冬夏不少變。蓋葡萄極易敗壞，而欲其芳醇清冽，亦非貯于溫度少變化之地不可也。窖中最高容積爲六百萬升。現有木桶六百餘隻，可藏酒一百餘萬升。木桶皆購自歐洲，桶之價值最高者每隻需三千元，可容酒一萬五千升。木桶皆以白橡木製成。此種木料，非特堅固，且能幫助葡萄酒之成熟，分泌白蘭地以芳醇及色澤。現張裕窖藏歷年葡萄酒及白蘭地共近百萬升。

五、葡萄園

張裕葡萄園共有東西南三山，佔地三千畝，晉魯兩省同多產葡萄；烟台復臨海負山，氣候溫潤，且地多砂土，以之種植葡萄，尤相宜也。東南二山在煙台市鎮之東部，與市鎮相毗連，攀登山顛，南望諸山如列屏障，北瞰東海，深碧無際；海外蓬萊崆峒諸山，幽然聳峙，益令人心逸神遐，且可以揖晨曦，覽暮靄。每當月朗星稀之夕，風雨晦溟之朝，則風景萬變，固一絕好遊息之所也。西山去市十里而遙，山勢起伏，遍植佳種，入春之後，新芽初萌，藤蔓卷曲，綠葉扶疎。登高而望，則枝架整齊，漫山顯翠。仲夏之時，結實纍纍，朱提碧玉，誠望而止渴矣。葡萄種別凡百二十又四

舉凡歐亞諸邦，珍本異品，本園亦稍具備矣。唯以地域不同，風土各異，入淮之橘，不化爲枳者，亦不過廿餘種而已。其中名種雷司令，品驪珠，醉詩仙，瑪瑙紅，大宛香等固釀酒之所宜，而吾國所產之玫瑰香，黃金鐘非特可以製美酒，且爲生食之珍品。葡萄種植工作極繁：春來培地，剪枝，整架，去萌；入夏摘心，防虫，縛蔓，刪果；秋季收獲；冬初壅培；爲農作物中需工之最多者。生長雖易，管理實難。有時病害蔓延，損失俱盡；有時枝葉甚茂，果實毫無。他如新苗之培接，肥料之施用，土壤之管理，則非有專門經驗學識者莫知措手也。

北 京 同 仁 堂 分 設 永 仁 堂

我樂家同仁堂自前清壬午年設立故都 御賜御藥房迄今三百餘年所有丸散膏丹膠露藥酒加意細心研究諸門應症修合膏丹臨症服用無不神速異常凡有海內外婦孺無不有口皆碑鄙人因膠東顧主之需要特設立永仁堂字號一視同仁今由京運烟大批丸散膏丹參茸飲片銷售以便惠顧諸君之雅意耳本堂歡迎代理家到號一視方知言之不謬也

同 仁 堂 鋪 東 樂 詠 西 謹 啓

地址煙臺北大街中市路南十一號

△ 青島遊記 ▽

牛君翔

魯東張道尹，爲整理庶政增加辦事效率起見，特籌設駐高密辦事處，專司視察沿膠濟綫各縣政務，余奉派充本處秘書，於四月二十六日隨同處長謝公宗輿，由烟台出發，一行共十四人，是日下午一時登共同丸輪船，職員八人，分住官艙四間，隨從衛士六人，則住統艙，官艙設備整潔，有三牀者，有四牀者，牀係鋼絲軟底，分上下兩級，每牀備有潔白毛毯二，輕鬆溫暖，極感舒適，憑窗望海，興趣盎然，艙房之外爲一大餐廳，長形巨臺，圍以轉椅，可坐二十人，旅客在此閱書報者有之，品茶吸烟者有之，三五談天者亦有之，團體航行，頗不寂寞，長形巨臺，圍以轉椅，可坐二十人，旅客在此閱書報者有之，品茶吸烟者有之，三五談天者亦有之，團體航行，頗不寂寞，沿途設有月色圓形電燈，每隔數武有休憩椅，遨遊其中，別饒風趣，棧橋對海約一里許，有小青島，乘小艇可達，島上青松如蓋，建有釣魚石磯，晚間海燈明滅其上，亦佳境也，聞青島之命名，即發源於此，三十日晨遊大小港，小港爲帆船及漁船碼頭，帆檣櫛比，工人鷹集，復有舊海軍棧橋，及短途汽輪起止，爲青島鬧市之一，大港爲商輪碼頭，此處有碼頭凡五，建有規模宏大之船塢，輪船入港時，可舉足登陸，無須舢舨運送之煩，連滬之外，此爲第一港，五月一日，遊第一公園，有長約五里之櫻花林，惜櫻期已過，幸海棠盛開，燦爛如錦，香氣襲人，左側爲芍藥園，枝頭蓓蕾，含苞欲笑，真箇『海棠焰夜芍藥扶春』徜徉之下，如置身香雪海中，公園對面有極雄偉之體育場，迤南則爲萬國賽馬場，場之東南端爲第一海水浴場，此處海灣，南向成半月形，細沙數里，踏之綿綿然，更衣木室，連亘如雲，形勢天然，沙漠美麗，據云爲東亞第一海水浴場，較大連之星個浦，有過之無不及焉，又東爲匯泉砲台，山頂樓爲賬房及旅客住之小房間，二樓住有友軍下河邊部隊，余等一行分住於三樓，次晨（二十八日）偕同人赴天德塘沐浴，樓爲

四級，有電梯升降，每二人坐一房間，設備清潔，招待尚好，毛巾浴衣，草製拖鞋，使人感到舒適，池水澄清，且有雨淋水管，可以噴浴，二十九日，公餘散步海濱，並遊前海棧橋，長約五百米達，深入海中，南端有亭名洄瀾閣，橋身係鋼骨水泥建築甚堅，列國軍艦到青，多停泊前海，由棧橋登陸，橋上沿途設有月色圓形電燈，每隔數武有休憩椅，遨遊其中，別饒風趣，棧橋對海約一里許，有小青島，乘小艇可達，島上青松如蓋，建有釣魚石磯，晚間海燈明滅其上，亦佳境也，聞青島之命名，即發源於此，三十日晨遊大小港，小港爲帆船及漁船碼頭，帆檣櫛比，工人鷹集，復有舊海軍棧橋，及短途汽輪起止，爲青島鬧市之一，大港爲商輪碼頭，此處有碼頭凡五，建有規模宏大之船塢，輪船入港時，可舉足登陸，無須舢舨運送之煩，連滬之外，此爲第一港，五月一日，遊第一公園，有長約五里之櫻花林，惜櫻期已過，幸海棠盛開，燦爛如錦，香氣襲人，左側爲芍藥園，枝頭蓓蕾，含苞欲笑，真箇『海棠焰夜芍藥扶春』徜徉之下，如置身香雪海中，公園對面有極雄偉之體育場，迤南則爲萬國賽馬場，場之東南端爲第一海水浴場，此處海灣，南向成半月形，細沙數里，踏之綿綿然，更衣木室，連亘如雲，形勢天然，沙漠美麗，據云爲東亞第一海水浴場，較大連之星個浦，有過之無不及焉，又東爲匯泉砲台，山頂樓爲賬房及旅客住之小房間，二樓住有友軍下河邊部隊，余等一行分住於三樓，次晨（二十八日）偕同人赴天德塘沐浴，樓爲

公園，倚山西海，因地綴成，翠蓋紅亭，隨峯起伏，遠望如小城者，爲水族館，石壁鑿空，滿時奇異魚蝦，隔窗望之，錦鱗游泳，恍入水晶之宮，尤嘆水產之勝，此外市內尚有信號山，觀象山，亦各具偉觀，市外尚有嶧山名勝，因地方不靖，及時間關係，未能往遊，青市居民，人口向稱六十萬，本年四月份調查，尚有四十餘萬之衆，市面日漸繁榮，不難恢復舊觀，如大青島計劃完成，尤當超而上之，全市糞穢皆由水道宣洩，以致市內清潔無比，房屋新式，路盡柏油，試登山望之，綠樹紅樓，相映成趣，氣候適宜，風日無塵，冬不嚴寒，夏無酷熱，是以夏期各地來青避暑者，動以十數萬計，所謂東方瑞士，不虛傳也。

(市政)暫由治安維持會管理，經會長趙琪，及佐治人員，一一致努力之下，全市秩序井然，大致已恢復事變以前之繁榮狀態，聞特別市公署，行將組織成立，一切市政，益當邁進。

(治安)市警察局長戚連機，領導全市警隊與駐在友軍，協力維持，得以確保安寧。

(教育)各中小學校正式上課者，已有數十處，各路新設之日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萌然滋生，東文書院，成績尤佳，市內惟一之山東大學，當局亦在計劃整理之中。

(金融)市內銀行有中國，交通，大陸，國華，大中，準備，

公園，倚山西海，因地綴成，翠蓋紅亭，隨峯起伏，遠望如小城者，爲水族館，石壁鑿空，滿時奇異魚蝦，隔窗望之，錦鱗游泳，恍入水晶之宮，尤嘆水產之勝，此外市內尚有信號山，觀象山，亦各具偉觀，市外尚有嶧山名勝，因地方不靖，及時間關係，未能往遊，青市居民，人口向稱六十萬，本年四月份調查，尚有四十餘萬之衆，市面日漸繁榮，不難恢復舊觀，如大青島計劃完成，尤當超而上之，全市糞穢皆由水道宣洩，以致市內清潔無比，房屋新式，路盡柏油，試登山望之，綠樹紅樓，相映成趣，氣候適宜，風日無塵，冬不嚴寒，夏無酷熱，是以夏期各地來青避暑者，動以十數萬計，所謂東方瑞士，不虛傳也。

(市政)暫由治安維持會管理，經會長趙琪，及佐治人員，一一致努力之下，全市秩序井然，大致已恢復事變以前之繁榮狀態，聞特別市公署，行將組織成立，一切市政，益當邁進。

(治安)市警察局長戚連機，領導全市警隊與駐在友軍，協力維持，得以確保安寧。

(教育)各中小學校正式上課者，已有數十處，各路新設之日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萌然滋生，東文書院，成績尤佳，市內惟一之山東大學，當局亦在計劃整理之中。

(金融)市內銀行有中國，交通，大陸，國華，大中，準備，

鹽業，實業，浙江興業，正金，麥加利等行，自聯銀紙幣發行以來，市面金融，異常活躍。

(土產)綿紗、花生、菸葉、小麥、牛肉、雞蛋、花生油、豆油等，皆爲出口大宗貨品。

(實業)有日本偉大之紡紗廠九處，華新紡紗廠一處，分設於四方滄口等處，雖間有損壞，刻正積極復興，現在已有數廠實行開工，如三菱公司，三井洋行，永裕精鹽公司，中興麵粉公司，冀魯製針廠，大英煙草公司等，皆爲本市實業之樞紐。

(旅館)有新亞飯店，新新公寓，東華旅社，第一旅社，瀛洲旅社，膠澳旅社，中華機，裕通棧，高陞棧等。

(飯店)(西菜)東海飯店，花園飯店，公園飯店，青島咖啡館，(中菜)亞東飯店，順興樓，春和樓，厚德福，泰豐樓，英記樓等。

(娛樂)(戲院)有山東大戲院，新新舞臺，中和戲院(電影)有福祿壽，明星，琴島電影院，均日夜開演。

(風俗)一般風俗與膠東各縣略同，青年男女，則多喜渾動，故市內之籃球場，網球場，所在多有，居民善游泳，天然游泳場，有五處之多，一入夏季，於夕陽西下之頃，每場均有多人游泳其中，尤喜登山，如平時嶧山道上之游客，每常絡繹不絕也。

魯東政聞

膠東善後委員公署施政之略誌

(續)

記者

注重交通保護治安 本署自成立以來，鑒於各縣汽車公路，長途電話，及沿路橋樑樹木等，時有損失破壞，殊與交通治安，關係至鉅，當即責成各縣縣長，從速查勘修補，並令將各縣原設之自衛隊及自治區制度，一律恢復，惟關於從前鄉農學校等組織，因彼等從前往往假藉名義，聚衆滋事，爲維持地面計，着即迅速解散，以重治安，茲錄誌三令全文於下。

(一) 為令行事，查維護地方治安，首重便利交通，值茲大局初定，各縣秩序，漸漸恢復，交通一項，尤爲當務之急，自事變後，各縣屬境之汽車公路，橋樑，每有破壞，殊於交通治安，關係至鉅，爲此令仰該縣長對於該縣所屬境內之汽車，公路，橋樑，及沿路樹木等，詳細勘查，倘有破壞缺少，務須隨時修復補救，並嚴切佈告團警商民安爲保護，自經修補之後，如有破壞砍伐者，定即從嚴法辦，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縣長，嚴飭所屬辦理，並將查勘辦理情形具報，爲要，切切，此令。

(二) 為訓令事，查組織自衛，係保民之要政，寔施自治，乃訓民之基礎，本主席蒞任之初，對於各縣地方治安，及民情習尚改革，軫念頗殷，當即發佈施政方針，俾資遵循，惟以各縣所屬村鎮，或以地處偏僻，真相莫明，或有鄉曲輩氓，庸人自擾，最易發生猜疑，影響治安，本主席字民有心，責無旁貸，各該縣長於民謫疾苦，目覩較切，更應善體斯旨，曉譬勸導，期臻治理，所有各縣原設自衛隊及自治區制度，均於地方治安，及人民自治等項，關係深切，兼與本主席推行新政之旨尚不違背，應即一律恢復，以重責成，而衛地方，至各縣所辦之鄉農學校等機關，多係招致一班莠雜份子，假名愛國，擾害地方，以致商民同深怨恨，着即完全解散，以安善良，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縣長切寔遵辦，勿得稍涉敷衍，並將辦理情形具報，爲要，此令。

(三) 為令遵事，查各縣長途電話，自經變亂之後沿途桿線每有損壞，以致傳達消息，發生障礙，現正當宣撫時期，對於各縣情形，不時徵詢，亟應迅予修理，以資應用，仰各該縣長從速詳細查勘，如有損壞短少情事，着即尅日修補，其已破朽毀

損不堪使用之桿線，應另行就地添購架設，俾早恢復原狀，勿得遲誤，自經修理完全之後，並須加意保護，除分行外，合行

令仰該縣長勉即遵辦，並將辦理情形，迅予具報備查，為要，此令。

勸告膠東全體民衆 膠東民衆，久呻吟於黑暗政治之下，痛遭肢解，羅掘俱盡，顛連困苦，幾不聊生，加以一般桀驁不逞份子，假藉抗日救國名義，實施劫財擾民行爲，至一城則一城沸騰，入一村則一村殘破，哀此黎庶，橫被荼毒，誰無室家，寧不憫惄，主席來烟之先，即抱定和平方策，非至萬不獲已，決不輕言武力，重陷地方於水火之中，故蒞任以後，對於各地武裝民衆，一意勸導招撫，對於安分善良商民，完全寬容保護，事實具在，人所共知，試問自本署成立而還，曾有一次，在市內佈置軍事防禦乎，會有一次驚擾市民施行嚴格檢查乎，會有一次先用武力進擊各處武裝份子乎，友軍之意，早欲以軍事力量，澈底肅清，祇以主席不忍重禍生靈，竭力勸阻，誠不意主席待民衆者如此，而武裝民衆竟有三月十二日夜間之一番暴動也，本署鑒於該晚擾亂，為確保全市民衆之將來安全計，決定以周密方法，施行嚴格檢查，以免宵小潛伏，良為勞累，至對於各處不逞之輩，猶不忍不教而誅，一再發表警告促其反省，茲彙錄各種警告書文及檢查通告於下。

(為普遍檢查告市民書) (1.) 本主席到膠東來，原以和平辦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維持地方治安為職責，蒞任以來，已屢次發宣言，對於行人住戶，並未施以嚴格檢查，亦未正式設防，深恐引起全市人民之不安，不意本月十二日晚，無知之徒竟來本市乘隙騷擾，致全市商民，深感恐慌，茲為本市多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起見，自今日起，實行全市普遍檢查，凡我安善良民勿須驚慌，聽知此種檢查，就是為保護你們生命財產安全必須有的舉動，(2.) 本市人民，凡有窩藏匪徒，隱匿不報，或私存鉛槍者，一經發覺，即以軍法處置，(3.) 此次檢查後，並將舉行臨時檢查，凡善良居民人等，如知有窩藏匪徒軍火者，應立刻到督察處或~~檢~~察局報告，如知情不報，一經查明，即以通匪論。

(告民衆書) 我們膠東父老兄弟們：膠東的地方，久處在黑暗政治之下，受那些貪官污吏的束縛，橫征暴斂的剝削，以及亂兵土匪的擄掠騷擾，簡直是氣息奄奄，求生無地，在這種慘悽情況之下，旁觀者都為之傷心酸鼻，何況我們膠東的父老兄弟們，

災劫切膚，身受其害，那種顛連流亡，衷曲哀訴的苦楚，更是不言而喻的，現在本主席奉命來茲，與民更始，深以當此物力凋敝之餘，首先的急務，就是要救荒保民，所以一再發佈施政的方針，要叫我們的老百姓，明瞭真相，從此可以解除痛苦，過那平安的日子，並且是對於民間感覺到以往有那幾種不便於民的政策，及有害於民的苛雜捐稅，很盼望各縣父老兄弟們，將個人所見到的，親自來署向本主席報告一切，或用書面陳述，祇要條陳得宜，本主席必盡量採納，因爲做官的與老百姓，關係至爲密切，必須上下一體，打成一片，纔能收到和衷共濟之效，本主席宦遊半生，深知民隱，邇年以來，以世變之多故，時事之日非，息影韜晦，不問政治，無如從事變以後，各地民衆，既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本主席猥承各方面之敦勸，並又奉到臨時政府之命令，竟以倦飛之鳥，又作出岫之雲，慚惶迫切，顧越時虞，所以到任之初，就抱定決心，爲民造福，私心期望，不但要對得起民衆，對得起政府，並且要把平素所知道當老百姓的那種呼籲無門，怒不敢言的隔閡，革除無遺，所有的事情，完全公開，才足以慰我平生的私願，至於各縣的糧賦捐稅，更關係於民衆的負擔，本主席已經令飭各縣縣長，並出示佈告，叫他們詳細呈報，澈底查核一下，有無苛索浮收的情事，以便分別酌予減免，惟恐各該父老兄弟，多有居於偏僻的地方，消息梗塞，對於官府的政令，不能悉聞遍知，所以不嫌煩瑣，撰就俚言傳單，分散各地，想各該父老兄弟，當能認識本主席的意旨，不至於有負所望吧！

(警告各縣武裝民衆書)，魯東各縣的武裝民衆們，本主席自從奉到北京臨時政府的命令，來到膠東地方，辦理一切善後的事情，完全是因爲黨軍退走後，地方上無人負責，一般素無正業的人，借着這機會，隨意搔擾，安分守己的人，反得不到安生，所以本主席才不避艱難，來到這裏，設法想解除人民的痛苦，你們想膠東這個地方，近十幾年來，受盡了軍閥的苛虐，他們橫征暴斂，加捐加稅，使一般懦弱的人民連一口氣都喘不上來，就拿這次事變說吧，加征一種所謂抗日捐，每縣不下數十萬元，又征收沿海防禦工程費，每處亦不下數十萬元，我們窮苦的老百姓如何能担负的了，真要有用，也還算征之有名，結果連一鎗也沒放就逃走了，受苦的還是我們老百姓，他們藉抗日爲名，反倒發了一筆大財，真要長此下去，膠東的人民還能活的了嗎，所以本主席到任以後，總要想盡法子，使人民都要過幾天太平日子，至於我想的辦法，也完全是公開的，第一步叫各縣趕緊舉出能代表民意的公正紳士，來到這裏參加善後工作，地方上的長官，類如縣長，警察局長等，我不問他是以前黨政府委的，或是地方上臨時推舉出來的，只要他能作事，合乎民衆的要求，我就加委任用，將地方上的事完全交給他去辦，決不輕予更動，第二步，以前的苛捐雜稅，以及種種虐政，凡是老百姓痛苦忍受的，我決計完全解除，這件事已由本主

席飭令各縣縣長詳細調查，一定要酌予蠲免，第三步，要談到地方上的治安了，本主席已令各縣縣長趕快成立保衛團，每縣編制一團，由縣長選拔當地有軍事學問的人充官長，士兵也由良善民衆裏選拔，武裝民衆們，你們爲地方出力的機會到了，你們想，你們大家都抱着一腔熱血，出於愛國至誠，是足以叫人佩服的，但是愛國的眞諦，要以救民爲先務，若祇湊集幾十個人，到處騷擾，使的人民不能過太平日子，我問你們的初衷，就是這樣嗎，況且又使我們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跟着倒霉，那更是不對的了，本主席爲保護人民起見，決不能使這般人長久存在，但一方面顧慮到參加這種組織的，大半都是盲從，不是受人威脅，就是受人利誘，決不是成心想作惡的，真要馬上用武力來消滅他們，一則玉石不分，二則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更要多加一層生命財產的損失，本主席是來救膠東人民的，你想我能就這樣去作麼，所以不憚詞嚴，諄諄告誡，你們要知道，你們生於膠東，父母財產在膠東，祖宗墳墓在膠東，誰無父母，誰無妻子，不要因爲自己一時的妄行，連累父母妻子跟着顛沛流離，捫心自問，膠東的民衆，不能安居樂業，是不是與自己的行爲有連帶的關係，武裝的民衆們，醒醒吧，中國到了這個地步，決不是組織一小部份武力，隨地搗亂，焚殺擄掠，就可以生效的，你們想，殺也是殺我們的同胞，燒也是燒我們的房屋，隨處搗亂，也是犧牲我們自己的地方，這種辦法，與我們自己有甚麼好處，這種動作，與作強盜又有什麼分別，至於國家大事，將來政府一定有相當的辦法，我們處在這種環境中，只可以想法子維持地方的安寧，才算盡了我們的責任，何苦又去作那無意識的行爲呢，各縣的保衛團成立了，趕快自動覺悟，回到自己家鄉，有槍的加入保衛團，盡一份維護桑梓國民應負的天職，無槍的趕快脫離烏合組織，回家安分過日子，享天倫田園的樂事，一般具有智識領袖們，更要趕快回來，因爲本主席正需要你們這種人才，同舟共濟，作維持地方治安的負責人，不要因爲以前作錯，或疑本主席不能容納，本主席向來虛心若谷，但望率隊來歸，照他的資望，酌加任用，决不究既往，倘長此胡鬧下去，本主席辦理善後，保護地方治安有責，事至危急的時候，爲多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起見，不得不以武力肅清一切，到那時候玉石俱焚，再要追悔可來不及了，一方面更希望武裝民衆們的父母兄長們，要趕緊勸自己的兄弟子姪們，回家來過太平日子吧，現在已到了春耕的日子了，這時不播種耕田，秋天怎能收穫，田地荒蕪不要緊，請問你們過了年吃什麼，本主席這番苦口婆心，全是爲你們着想，務必曉諭他們，倘能幡然改悟，同作良民，那時膠東一定家家樂業，共享太平，不獨你們能享骨肉完聚，納福田園的樂趣，感覺十分快樂，就是本主席也是快樂萬分的呀。

(張主席再告膠東民衆書) 本主席對於膠東各縣的武裝民衆們，以前已竟發表過一次談話了，主張武裝份子，趕快和平歸

來，共同保衛地方，和衷共濟，使魯東作一個世外桃源；但是這幾天各縣及各維持會時常來有報告，說武裝民衆依然到處騷擾，向各縣人民要槍要錢，而且要壯丁，使人民不能安居，試問本主席到膠東後，除了正當的稅捐外，曾向膠東人民要過分文嗎，不但沒向人民要過錢，而且已通令各縣調查苛捐雜稅，準備分別減免，因為他們這種騷擾，在友軍的意思，為保護人民之安寧起見，早打算用武力來勦滅，不過本主席痛念戰端一開，膠東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之可憐，及人民生命塗炭之可憐，婉為勸止，始終願以和平方法來解決，不想本主席言之諱諱，而武裝份子聽之藐藐，變本加厲，於三月十二日夜間竟鬧到本市來了，烟市自本主席到任後，苦心經營，地面上見繁榮，商業也漸漸興盛，這番變故，雖經軍警立時解決，但商業無形停頓，受了很大損失，居民也飽受虛驚，武裝民衆們，這種動作，真是愛國救國嗎，試問這種舉動，又得了甚麼效果，結果受損失的是誰，是不是我們自己的老百姓，我知道武裝民衆主動的，多半是客籍軍人，他們流落外鄉，無所歸宿，藉愛國為號召，煽惑一被青年及無業的人，來作這無意識的擾亂動作，他一無財產之損失，二無父母妻子連累的，於地方上之壓制，更是毫無痛楚，現友軍已征調大批部隊來烟，定期痛勦，因為十二日晚上的一度搗亂緣故，本主席勸阻友軍不用武力解決的辦法，已完全失却信用，更無法再來阻止，不過將來結果，玉石俱焚，到那時候，他們望風逃竄，無辜的老百姓更要多加一層生命財產的損失，同是中國人，何苦連累我們自己的同胞受這無妄之災，再說犧牲，也必須有相當的代價，既無代價，又何苦作這無謂的犧牲，而又貽害地方呢，所以本主席在這最後關頭，但能有一線和平辦法，仍願以和平來解決，切望客籍人們澈底覺悟，愛護地方，本主席決定按照以前的主張，保障大家的安全，更望武裝民衆們，萬不可因客籍人之煽惑，激於一時之氣憤，連累個人的父母妻子財產生命橫遭塗炭，趕快自動覺悟，按照本主席以前所說的辦法，有槍的編組治安隊或自衛隊，無槍的回家同作良民，倘仍冥頑不化，禍臨眉睫，不獨自害，並且害人，不能救國反禍地方，一方面更望與武裝民衆有連屬的人，或穩健士紳素孚鄉望的人，將本主席這番酷愛和平的辦法，剴切勸諭他們，因為這事與你們自己有切膚的關係，同時也要組織自衛力量，來抵抗他們，真要等到友軍去勦滅他們，那時我們地方上的損失，實在是不可想像的，我想膠東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問題，已到了最後關頭，希望你們趕快自動覺悟，趕快起來想自救自衛的辦法，不要再觀望了，你們自要有妥善的保境安民的辦法，與本主席取一致的行動，共同維持膠東的治安，不但是膠東人民的萬幸，也不辜負本主席維護膠東一番的苦心，否則軍事行動一經開始，本主席縱欲竭誠維護，恐怕也無能為力了，望大家三思而審處之。

(最後警告民衆書) 本主席來到膠東地方，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所抱的維持地方治安辦法，始終願以和平方法來促進膠

東人民之安居樂業，對於膠東紳商各界及武裝民衆，曾經費盡心血，說破唇舌，將國家地方的利害禍福，分晰的極為詳盡，並且將目前的怎樣作法，將來怎樣的期望，也說的明明白白。本主席這番苦心，諒你們都能體貼的到吧，但是那一般冥頑激烈份子，竟昧於情勢，假借愛國名義，私圖個人利益，毫無顧慮，如派款助捐，綢米搶劫，掠奪民食，燒燬房屋等等舉動，隨時隨地皆有事實證明，以致安善良民，日不聊生，現任已見到了這個地步，和平辦法是完全失敗了，友軍為保護地方安寧，肅清匪徒起見，已陸續派出大批軍隊，實行以武力解決，不過戰事一發動，所有暴徒聚集的城鎮鄉村等，即難免受飛機大炮的轟擊，那時所有商民的房屋財產性命以及牲畜等，均將化為烏有，說起來實在痛心，想起來又不忍坐視，本主席愛護你們的苦衷，已到了最後關頭，實在無法再維持你們了，今再舉出三種預防的方法，作本主席的最後警告。

一、各地方紳董和安分的民衆，趕速聯合團結，對於不逞的匪徒，要設法用武力抵抗或勸導，不要叫他們竄入紳民居住的村鎮，倘若竄入，被友軍偵察得知，必要用飛機大炮轟炸，那時我們民衆的房屋財產，妻兒老小，同時付之一炬，是多

們可慘哪，本主席愛莫能助，只可由你們自己趕快想法，或者能減少你們的損失。

二、各村民衆如有自衛能力者，要趕快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鄉村，倘有匪徒來犯，誓死抵抗，他們就自然知道害怕，一來可以免除匪徒的騷擾，二來友軍知道你們村中沒有匪徒，就可以免了轟炸塗炭。

三、各鄉村中，倘早已藏有匪徒，不能自動肅清者，你們如果看見，有飛機及友軍來到，年壯的應當協助友軍共同剿匪，老年人小孩及婦女們，要趕快躲開，或者可以減輕犧牲，千萬不要被那些匪徒所累，以致橫遭慘禍。

成立職官甄錄委員會 本署為選拔真才，用人公開起見，特會同市公署合組職官甄錄委員會，並擬定組織條例，嗣後凡未經甄錄之人員，無論為投効或保送，概不得逕行錄用，以昭大公而清政本。

編組武裝民衆辦法 本署對於各地武裝民衆，完全採用和平政策，不至萬不得已，決不輕言武力，致重陷地方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至於編制安置辦法，大概業已擬定，茲錄誌於下。

(一) 各縣武裝民衆覺悟之後，概編為該地方之治安部隊。

(二) 各治安部隊直屬於善後公署，由當地縣長之指揮監督，以維持地方秩序安甯，保護人民福利為宗旨。

(三) 治安部隊之範圍，人數，須視各縣實際情形，臨時酌量編定，大致每縣至多不得過四個中隊(即一個大隊)至少為一

個中隊。

(四) 各自治部隊之官長士兵，均以曾受過軍事訓練，體格健壯，品行端正，並以武裝整齊者為限。

(五) 為增強人民自衛力量，確保地方秩序安寧，除編組治安部隊外，如有曾受過簡單軍訓之官兵，毫無善良商民，且持有武裝器械者，須另編為各縣各區之人民自衛隊，協助當地治安部隊，維持地方治安。

(六) 普通商民，如有參加武裝集團之壯丁，確係思想純正，品格端方者可即編入地方保衛團，保衛團編組辦法，完全仿照從前保甲制度組織之。

成立善後指導委員會。當此非常時期，各縣政務治安問題，在在須加以縝密計劃，除治安方面決定剿撫兼施外，茲為整理政務起見，特由本署政務治安兩處成立魯東各縣善後指導委員會，委員人選，除由政務治安兩處選派外，並聘請各地公正士紳擔任，共策進行，其組織大綱如下。

魯東各縣善後臨時指導委員會組織大綱

第一條 本會為整理魯東各縣政務，由膠東善後委員公署政務治安兩處負責組織，專司整理推行各縣一切善後事宜。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魯東各縣善後臨時指導委員會，直屬於膠東善後委員公署政務治安兩處，其系統另定之。

第三條 本會專為預籌各縣善後辦法，俟每一縣境軍事工作告竣後，即由本會負責整理指導一切，所有職權責任等項，均依本大綱之規定辦理之。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一人，統由善後公署主席指定派充之，綜理本會一切事務。

第五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除由政務治安兩處選派外，得再聘請所屬各縣士紳，暨駐烟士紳，或各縣旅烟同鄉會主席會員等，為本會委員，但每縣至少須選派二人，至多不得逾三人，本會全體委員得公推三人至五人，為常務委員。

第六條 本會常務委員商承委員長副委員長之意旨，協助辦理本會一切事務，其他各委員，得隨時建議，關於清剿善後等辦法，以史教訓進行，而收策勵共濟之效。

第七條 本會職權責任，依本大綱第三條之規定，分別處理左列各項事宜。

一、凡未安定各縣對於武裝民衆應如何進行勸導收編，及清剿安撫等事，應由本會常務委員招開會議，按照該縣情形，

指定負責人辦理。

二、凡已經剿撫之縣應視該縣之實際情形，籌劃將來縣政方法，俾便屆時與該縣之士紳，或鄉鎮長等，分頭接洽，按照原定步驟，逐一推行，以免隔閡。

三、凡匪患平定之縣，其縣長及警察局局長人選，無論由善後公署委任，或由地方公推充任，應先由本會妥為酌定，以民意為依歸，期於人地適宜，再行分別轉呈加委。

四、每肅清一縣，本會應即遣派各委員，親赴該縣開始整理指導工作，對於該縣一切事宜，得相機辦理，并須隨時調查各縣民情風俗，及一切利弊，詳細報告，以憑核辦。

五、凡秩序恢復之縣，對於各該縣之治安自衛清鄉等事宜，本會應切實為之計劃，認真指導訓練，勿使疏虞。

第八條 本會視政務促進情形如何，得隨時組織隨軍政務指導班，其章則另定之。

第九條 本會共分左列四組，每組設組長一人，幹事若干人，均由本會各委員兼任之。

一、政務組，關於籌劃各縣一切政務之改善施行各事宜。

二、調查組，關於調查各縣利弊情形及一切報告事宜。

三、宣傳組，關於發佈各項宣言及告諭民眾一切事宜。

四、治安組，關於辦理各縣自衛清鄉一切指導訓練事宜。

第十條 本會應於每星期舉行會議一次，至特別會議由委員長隨時召集之，其會議程序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會委員長副委員長暨各委員職員等，其由政務、治安兩處職員兼任者，概係義務職，其另外聘請者，得酌予車馬費。

第十二條 本會視事務之繁簡，得酌用僱員。

第十三條 本大綱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第十四條 本大綱自核准公布日施行。

成立大會開幕秩序及講詞

日期：二十七年四月六日上午十時、地址：烟台市公署會議室、

(一) 振鈴開會、(二) 全體肅立、(三) 委員長及副委員就職、(四) 向國旗行三鞠躬禮、(五) 主席致開會詞（致詞時起立）、(六) 宣讀本會組織大綱、(臨時推舉一人)、(七) 選舉常委及各組組長並幹事、(八) 各委員致答詞、(由委員中公推一人起立致答)、(九) 各委員各抒所見自由提案討論、(十) 散會攝影、

(主席致詞) 今天是魯東各縣善後臨時指導委員會開成立大會的一天，本會成立的意義，全為應付當前環境之迫切，與事實之需要。蓋魯東連年，迭經軍閥殘削民不聊生，竭澤而漁，羅掘俱盡，鄙人奉命於慘極之際，負責於擾攘之中，首擬安定地方，與民休息，故於蒞煙之後，發佈施政方針，力主以民意為依歸，以和平為目的，對於武裝份子，概謀善意招撫，對於民衆身家，力圖安全保護，無論如何，必使地方避免戰禍，父老重賭昇平，此鄙人毅然來此區區之微意也。惟此時民衆瘠薄，尚未平復，地方痛苦，亟待昭蘇，一人之智力難周，百端之叢脞待理，必須集合羣力，共策進行，博採衆謀，冀臻上理，諸君多係地方賢達，桑梓人望，悲憫為懷，痼疾在抱，今茲惠然應聘，遠道而來，濟濟一堂，共謀善後，鄙人除于感動之外，尤覺欣然，惟盼諸君盡忠信謀，各抒議論，力負鉅責，積極進行，務使本會工作得早日完成，民衆痛苦得澈底解放，縣政納入正軌，地方確獲安寧，豈但膠東全體數十萬民衆感佩無窮，即鄙人亦與有榮焉。

(委員答詞) 魯東各縣臨時指導委員會在今天正式成立了，各委員承張主席敦聘之雅，無不踴躍參加，這實在是很好的一種現象，關於本會組織成立的宗旨，剛纔已由張主席說得很明白，很詳細，無庸再為聲述，現在我們委員大家所需要注意的，第一，張主席到此地來，已經兩月了，這兩月之中，對於民衆痛苦如何解除，地方治安，如何維護，無不刻刻在念，竭力進行，這種為民造福的精神和態度，我們除十二分感激之外，更當格外欽佩敬仰，第二、張主席為地方為人民的苦心孤詣，雖然大多數民衆都明瞭感激，傾誠的表示擁護，但是一部份極少數的武裝民衆，仍然不甚了解，照舊恣意肆行，各地治安方面，因此不免大受影響，張主席鑒於此種情形，為謀求各縣人民之安全，及地方善後計劃之切實整理進行起見，所以纏發起組織這臨時指導委員會，我們既然充任委員，無論為個人，為全體，都應該仰體張主席救民的慈意婆心，大家努力負起責任，互相策勵，共濟時艱，幾時得到圓滿的效果，使膠東全體父老重睹昇平，那纔算盡了我們本身的職責。

煙台市公署五月份施政紀要

記者

煙台市公署自成立以至今日，市長張公化南之福民善政，次第推行，誠令人指不勝出，以手加額，歷觀其發展實業，調劑金融，振興教育，整頓警察，舉舉諸大端，無不條舉目張，納於軌物，記者耳聞目覩，曾於上期刊末，略舉一二，然張公之凡百設施，無不日新月異，直履於復興大道，隨時猛進，茲就五月間經過事實，描述大略，刊陳於讀者之前，諒讀者亦所樂聞焉。

(甲) 關於教育方面者

一、爲青年學子謀出路 國家演至事變以後，影響所及，各界人士，均失時廢業，惟最可慮者，大多數青年學子，正在學識不足，志趣不堅之期，倘不施以正當之教化，非特荒嬉正業，難免不走入歧途，甚至挺而走險，上爲國家之害，下貽父母之憂，漸至影響社會之安甯，更爲教育之污點。張市長化南有鑒於此，因念及魯東青年，不無上項之危險，故特爲謀正當出身，擬籌設政訓性質之學校，擬定課程，爲政治，市政，法律，經濟，警務，簿記諸門學識，招生範圍，限於魯東各縣之子弟，期滿畢業後，分派於各政治及地方行政各機關，儘先錄用，學識優秀者，並選派赴日留學，以宏造就，現經市道兩署政務會議議決，由陳秘書長積極計劃，一俟擬定詳細辦法，即可着手進行，魯東青年，從此得有相當造就，概成爲國家有用之才，小之可爲桑梓謀福利，大之可爲社會樹繁榮；其張市長造福於青年者，可謂至深且鉅，顧直接造福於青年，即間接造福於魯東，而魯東教育之效率，即此亦可想見。

一、籌劃小學教育之經費 自來國家之興衰，繫乎教育，教育之興衰，視乎小學，誠以小學者爲入學之門徑，爲智識之根基，不論任何子弟，爲士，爲農，爲工，爲商，必須受有小學普通

之智識，方可由近以及遠，故曰小學教育，在國家爲最重，而小學經費，在社會爲最難，何以，一因小學範圍太廣，地方籌款多屬不敷分配，一因小學多係貧寒子弟，所納學費無幾，因此凡創辦小學教育者，多有仰屋興嗟，常爲各方之呼籲，我煙市長張化南氏，從政多年，對於我國教育，富有深切之經驗，而於小學經費，益詳悉其中之困窘，特於五月十二日，在市公署召集市教育經費保管委員會全體委員舉行臨時會議，討論小學經費事宜，每月經常費除由警察局應解大車捐洋五百餘元外，又由廣仁堂捐助洋一百元，餘者不敷之數尚多，再前由商界民界墊借之教費，尙未歸還，此次未便再行籌借，不得已當場議決，籌備演唱義務戲三天，將所得票款，除必須開支外悉數撥歸市小經費，以資挹注，而煙市小學經費，得此補助，財政不至再形竭蹶，嗣後大局穩定，張市長並擬籌備長期底款，以期基金鞏固，而魯東教育有此賢長官爲之擘劃，其前途將從此展開，蒸蒸日上，記者不勝爲魯東青年慶。

(乙) 關於行政方面者

一、爲徵求民隱設置建言廳 烟台市市長張化南氏，蒞任伊始，即以拯民爲本懷，政教兼施，尤以輿情爲注重，惟以人烟稠密，深慮耳目難周，又恐言論束縛，輿論易於隔閡，爲勤求民隱，徵詢闇闔疾苦起見，特令警察局，在本市各通衢，設置市民建言廳，並擬定規則，通告各界人士，凡有對於官廳行政，地方公益，民間冤抑，與夫隱匿盜匪，勾合通氣各等情，具有意見者，儘可遵照規則，繕具意見書，或申訴書，就近投遞，一經採納，無不立予施行，善者並予褒獎，張市長虛懷納諫，言路大開，大有握手吐哺之慨，而魯東真止民意，當可實現，從此地方奸宄，民間屈抑，與夫官廳隱私，均可一掃而盡，直趨於明朗化矣。

一、籌辦集義會 俗云，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蓋謂天災流行，無時蔑有，人生疾病，

難以預防，所可慮者，他鄉作客，宦海爲家，一旦災祲臨身，尤堪惻憫。生既不能還鄉，死爲異域之鬼，此景此情，言之黯然，若烟台市公署職員張君蔭克，高君子清，張君永祥前後因病身故，身後蕭條，雖分電其家族，皆無力歸葬，烟台市長張公化南，素性慈悲，甚爲憫惻，於是發起集義會，擬有定章，凡有市道兩署員司，倘有積勞病故，所有兩署暨所屬各機關人員，均須一體捐助，按白分之一，照扣薪餉，除其棺殮遷葬等費外，餘者交其家族，俾作生活費，有此辦法，故者得歸葬於先塋，存者得延長其命脈，老安少懷，生養死葬，張市長之仁惠，可謂澤及枯骨矣。

(丙) 關於經濟方面者

一、調劑金融 近日本市銅元價格，漲落靡常，以致物價昂貴，顯係有人操縱，從中漁利，致使勞働界及一般小販之生活，影響甚鉅，日前張市長有聞於此，特令警察局速籌平抑辦法，現由商會規定國幣一元，折合市價銅元四百枚，以杜奸商，而維民命，乃近月以來，市面金融，仍感缺乏，各種物價，有漲無落，民間生活，日瀕於窮，張市長除設法禁止銅元出口外，又復籌設烟市銀錢局，爲調劑金融，救濟市面，特令飭財政局長袁建候，市署第一科長王植青，財政專員崔建功，籌備進行，爲官商合辦性質，勘定舊民生銀行地址，現已組織就緒，先行營業，隨再舉行開幕典禮，所發各種銅元票，計十枚，二十枚，四十枚三種，期在便利商民交易，俾令本市貨幣流通，十足兌換，不折不扣，保障穩固，手續簡單，完全爲商業化，誠爲便商利民之業務，張市長爲商爲民，無不計劃詳盡，所有全市商民，頂禮加額，無不感激稱頌焉。

一、節儉經費裁汰冗員。張市長自到任以來，祇因財政竭蹶，一切設施，先以節儉經費爲入手，而節儉經費，尤以整頓吏治爲先聲，是以對於市道兩署，暨所屬各機關之公務員，一再甄別審核去留，除市道兩署已裁去員司三十餘人外，其餘各機關，若財政，警察，統稅各局，無不大加淘汰，遴選賢能，所積極進行者，期在必達人不虛設款不虛靡之政策，不特此也，所有各機關之辦公費，與各職員之薪餉，亦力加撙節，縮減開支，其員司除書記薪額太薄免予核減，以示體恤外，餘者均減去原薪額一二成不等，即此一舉，每月統計節用公帑約在數千元之譜，故每對於各職員訓話時，一再告誡曰，我烟市署務期政治澄清，成一廉潔政府云云。

二、關於其他方面者

一、爲職員謀正當娛樂。上月間，張市長以勤慎從公，勗勉各職員，並告誡不得散蕩遊行，以招物議，但爲各職員於公務之餘尋求正當娛樂起見，現就進德會之舊址，改組爲公餘俱樂部，責成市署第三科科長李培源，着手整理，對於內部之各項娛樂品，類如臺球，棋杆，遊藝器具等，已大加改善，并酌加增添，現已辦理就緒，俱樂部內部組織，共分五組，（一）文藝組，（二）國劇組，（三）遊藝組，（四）球類運動組，（五）國術組，每組各設幹事二人至三人，並推選一人任總幹事，以總其成，五月十日召開籌備會，由陳祕書長主席，當場推舉人選結果，除公推張市長爲部長，陳祕書長爲副部長外，又公推劉熒齋爲總幹事，李培垣，徐鴻賓，高有良，三人爲文藝組幹事，龔味純，顧振鐸二人爲國劇組幹事，鄂質臣，祖松年二人爲遊藝組幹事，宋效博，鄭厚忱，袁振瀛三人爲球類運動組幹事，呂觀九爲國術組幹事，並議定

國劇組歡迎各機關及外界人士隨意參加，不久正式成立開幕，張市長特曉諭各職員，於公務之餘，儘可前往消遣，是處並無階級之分，務取工作盡力工作，遊戲盡力遊戲之態度，各職員聞訊，莫不欣然色喜，而張市長對於公私方面，可謂體貼入微矣。

一、設立濟貧院 救濟貧民 烟台醫院從前雖有少數成立，然皆係個人私設，純係營業性質，不但設置簡陋，不甚完備，且醫藥等費，亦非常昂貴，中級以下之民戶，大有望而生嘆之勢，至下級貧民，更不敢問津矣，張市長化南氏，因念及一般貧民之疾苦，特設市立醫院，於烟台海岸街，覓定樓房一所，派醫學士張蘊五爲院長，張院長對於醫學經驗，異常宏富，內部設置藥品器具等類，無不精良，所有人民，一概免費，自成立以來，該院門首，每日求診者，扶老携幼，大有山陰道上迎接不暇之勢，此真烟台市之福音，亦張市長德政之一也。

一、整頓路政疏濬河渠 煙市爲通商巨埠，華洋雜處，市容之整肅，非特便利交通，且有關國際觀瞻，張市長蒞任伊始，即以整頓路政爲當務之急，除以原屬五坊坊長爲委員外，並加派市署王主任禹昌，王主任繼文，技士張慕偉，道署張主任子珍，財政局蕭主任硯田，警察局薛科長子東爲委員，各員中或係舊有委員駕輕就熟，或係出身技術，學擅專長，或係經驗宏富，興革有方，故對于着手整頓及改善諸點，莫不事半功倍，就其舉大者而言，疏挖東西兩河，放淤入海，在春汎時期，使無淤塞之虞，而炎夏天氣免除臭穢之害，既便利交通，復保障市民健康，此乃初步之一，將來計劃完成，對於煙市路政之建設，正未有艾也。

烟台市兩次匪警之情形

記者

本市自二月四日接收之後，經負責當局之努力整頓，積極進行，不但市內秩序，完全恢復，政務治安，均入正軌，即魯東各縣方面，亦皆輸誠易幟，表示服從，當時函電公文，往來不斷，指揮整理，順利異常，混沌黑暗之魯東，漸已有光明清朗之新趨勢，不意於三月十二日夜間，市內突然一度發生匪警，就有形方面論，此種無意識之騷擾，未及數小時即經撲滅，當然不成問題，惟無形中的桀骜不逞份子，因而偵知本市友軍甚少，力量薄弱，乃陰謀聯合各縣的游擊隊，相率起而為亂，遂使已經奠定之魯東各縣，情形為之一變，直迄今日，未能盡復，降及上月十一至三十一夜間，又有一般惑不畏死之輩，復行闖入市內，鳴鎗擾亂，希圖破壞秩序安寧，當時雖因本市預有防範，立經擊退，而商民方面，則不免飽受一番驚恐，茲略誌兩番匪警情形於下：

(一) 初次匪警 張道尹自來烟之始，即抱定和平辦理方

策，對於各處匪徒游擊隊等，一意採用善意的安撫步驟，非至萬不得已，決不輕言武力，重陷地方人民於萬劫不復之中，又防驚駭商民，騷擾閭閻，凡關於清查戶口，檢驗旅客行人等事，概未施行，亦未在市內各處，佈置軍事防禦等工事，此固由於愛護民衆，避免塗炭，為魯東全部保全若干元氣，實亦因當時武力不甚充足，維持地面，已感困難，更不能向外滋擾蕩環，肅清匪類，而一般桀骜份子，窺知本市此種弱點，企圖利用機會，徵倖一時，乃於三月十二日夜間，派遣少數匪部——約

一二百人——潛行闖入本市，四處發動，鳴鎗進攻，以為猝不及防，準可制勝，殊不知本市人數雖少，而戰鬥力固甚堅強，經友軍陸戰隊協同本市警察於奮勇維持，努力抵抗之下，不及三四小時，即將該匪徒等完全擊潰，當時本市治安方面，雖獲完全無虞，而魯東範圍內之各縣，因此一番牽動，則相率重起變化，完全又陷入混亂紛擾之中，直至而今，未能盡復原狀，在事變之先，張道尹即感到防衛力量之薄弱，屢擬設法補充增益，自經過此番變動，愈知非切實增厚武力，鞏固防禦工事，不能寔施各項善後計劃，達到保護地面，安輯民衆之目的，乃特派專員，往召從前招子口海上警察舊部二百餘人，全體來烟，編組為魯東治安隊烟台市總隊，協同友軍，共負防禦保衛之責，該隊官兵，均係久經大敵，對於作戰經驗，異常宏富，所有武器，又為最新式之鎗械，精良犀利，一可當百，現已擴編至五百人，將來尚擬逐步擴充，厚增力量。

(二) 二次匪警 本市自經初次變亂，編成治安總隊之後，友軍方面，繼亦增加兵力，雙方協同防衛，佈置益臻完密，治安愈趨鞏固，各處匪徒游擊隊等，聞風知警，盡皆裹足不前，自三月十二日以迄於今，兩月有餘，中間雖亦有一二次小擾亂，但無非在市外遼遠之處，終未能進入市區，直至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駐防本市之友邦海軍陸戰隊司令竹下，因近日匪徒又復熾盛，親率所部六百餘人，赴牟平孫家灘一帶征剿，事為該匪徒等偵知，以為竹下部隊已經出發，市內防務必然

空虛，趁此機會，乃於當日——三十日——夜間十一時許，闖入市內，鳴槍擾亂，同時西砲台方面，復有六七百人，相機進襲，希圖裏應外合，一舉成功，詎知本市方面，於當日下午

復云。

即接得確報，凡市中各重要地點，早已周密設防，嚴為準備，晚間鎗聲起後，警察局及各分局之警衛隊，與烟台市治安總隊，均即四出痛擊，分途迎敵，遂發生激烈巷戰，同時駐泊港內

之友邦軍艦，亦用探照燈照見西砲台一帶正有匪徒六七百人，擬向市內進攻，遂即開炮轟擊，共約四五十發，轟斃匪徒無算，彼時闖進市內之匪徒，亦為警衛治安兩隊，努力擊潰，比及次晨三時許，市內外所有之游擊隊匪徒，一律完全肅清。

按竹下司令之出發，純為澈底的肅清匪徒，及促進人民之安居樂業，於五月三十一日晨三時，親率所部陸戰隊六百餘人

，由烟台首途，遄赴牟平各處征剿，行至市東孫家灘一帶，即與匪徒發生遭遇戰，當由竹下司令指揮所部，將該匪徒等包圍，雙方激戰數小時，斃匪數十人，匪等力不能支，四散潰退，當

午復進攻牟平縣城，未及日落，已將城內及四郊匪衆，完全肅清，友軍當於即晚，勝利入城，次日——六月一日，——檢查城內事畢，於下午全部安然返烟，抵烟後，稍事休息，旋復偕同本市特別隊及治安總隊，遄赴福山征剿，經各隊努力奮戰之結果，所有福山城內及四郊匪徒，均已完全清除，竹下司令與治安總隊白隊長，同於勝利歡迎聲中，進入福山縣城，查福車兩縣，據本市東西咽喉，為各處來烟之孔道，經此番打通之後，各縣聲氣得以相通，匪徒自可漸次肅清，地方治安，指日可

麻雀新詠

牌神

星期陰雨，岑寂無聊，小集同人，騁懷竹戰，連陣連北，越急越輸，八圈未終，兩底盡罄，氣極而笑，謡起詩來。

其一

入手便如亂草般，今朝牌運不堪言，莊莊滿貫成常例，把握風頭缺本門，我未做成清一色，人先放倒大三元，上家巧得真奇怪，連擋清平四五番。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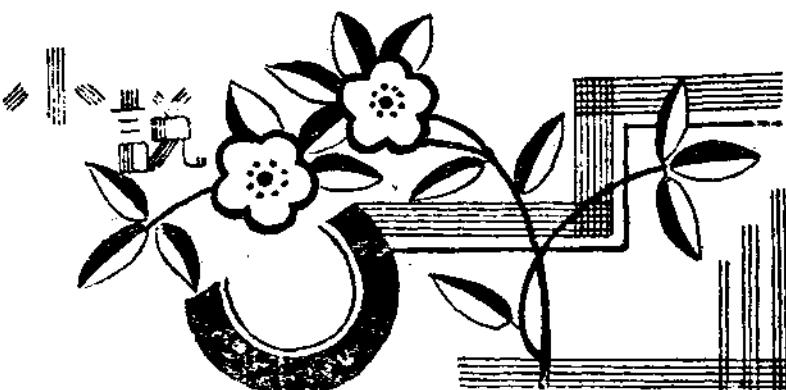
八圈推了六回敲，神手於斯也發毛，橫上鮮花非易採，海中明月更難擋，東西南北無心看，摸吃碰留隨意拋，最是氣人清一色，一連三把獨門包，

其三

空從此道號英雄，神不來兮枉費工，一色純清來綠發，三元聽叫缺紅中，時機已熟向三九，結果誰知老相公，越到本莊真警扭，西南俱有祇無東。

其四

轉眼牙籌兩底空，英雄到此也朦朧，吃牌雖有條筒萬，開槓向無發白中，祇見人擣大海月，不聞我碰本門風，臨莊一把尤堪氣，拿着南風當了東。



夏夜

羊馬

去年夏天

我因為住的房子太小

夜間睡不好

覺時常在馬路上閒

溜一天晚

上我正立

在一家洋貨

鋪窗子前面

忽然有人

拍我肩膀

回頭一看

却是多年不

C伸出手向一個角落裏，把食指彎了幾彎，那邊一個紅嘴唇張開了。一陣香氣貫入我的鼻孔裏，接着是清脆的聲音。

「幹嗎？」
「來這個！」C指着菜牌子上寫着的啤酒。
「又是這個！」那紅嘴唇一動，香氣又漸漸的遠了。
我看C的舉動不像從前了，他以前是很老實的，而現在却這麼社會化！我

你一向在上海的，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我這樣問他。

他伸手握着我的手，很親熱的握着

說：「我來了許多天了。就住在H飯店

十八號。你可以隨時找我去。」

我答應着他，兩人不約而同的走向

一個方向。走到一家小小的門面前掛着玻璃管的燈：「夜宵」。
「進去坐坐好嗎？」C說。
我沒有說話，同他推開玻璃門進去，在馬路上閒，找一個座位坐下。
「吃點什麼呢？」他問我。
「隨便吧！」

「別，別再改天，改天我那兒找你去？」他醺醺的微有一些醉意。
「我還要找人？」我推諉的說。
「明天，明天再找去！」

我沒有再拒絕，四雙皮鞋底踏上了H飯店的台階。H飯店的電梯前已然先立着幾個人，有一個人轉過身來，閃電似的眼光掠到我的身上，又轉向C。
又是一個染着紅嘴唇的。
紅嘴唇向着C一動，露出潔白的牙來。C也斜着眼睛，一揚手。
「那兒去啦？」紅嘴唇出了聲。

「出去找朋友，來，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我的老同學，M先生，這是密斯Maggie高。」

我一點頭。密斯高斜着身子彎了一

「來一瓶橘子水。」我答。

紅嘴唇轉過去，C放低了聲音：

「來一條魚！」

紅嘴唇一撇，撇了一個小喇叭似的，然後香氣又漸漸的遠了。

「老M，隨我到旅館去麼？」

「改天吧！」

彎腰，眼睛只顧看我脚下那雙灰塵很厚的皮鞋。

電梯的容量甚小，密斯高的胸部靠住了我的肩膀，我不自主的歪了一歪臉，把眼光掃到她臉上。臉上染着紅白兩色，紅與白揉得那麼均勻，上面一條細的線是眉毛，中間突起的部位是鼻樑，下面紅的是嘴唇，兩耳朵上墜着一串長鉗，在耳下搖擺着，使那耳朵的細肉隨着活動。耳下一段白潤的脖頸，插入銀紅色的旗袍領子裏，下面經過一節紅衣服便是肩膀，肩膀下兩條豐滿的臂，一個綠色的臂環嵌在左臂的肉裏，使那肉部凸起來。下邊便是高聳的乳，乳尖不斷的摩擦我的肩膀，再向下看，因為擁擠着，看不清了。

電梯打住了，C邁出去，密斯高在後面，我在末了。另外還有幾個不相識的人。

「回頭見。」密斯高的小白手向着我們兩個人一揚，清脆的皮鞋聲碎在地板上。我才看清了下一半：兩條豐潤的裸着的腿，一雙鏤空的高底鞋。

我定了一定神，覺得這飯店裏有一種特別的氣味，像香又像臭，有一點刺激性，同時又感到麻醉。氣味是一股子濃厚的烟霧，烟霧罩住了燈光，烟霧暗啞了人的聲浪，烟霧在每一個門縫兒裏跳動着，像是每一間房子都是這種烟霧的發源地。

我們兩個人從烟霧裏攢到一間房門，茶房推門，兩人邁進去。

屋裏也有些凝結沒有散的氣味，也許因為凝結的時間特長，微微的有一些發臭，C似乎為這氣味所衝動，有些像醉醺醺的表情坐在床上，一手握住床頭上的電鈴。

C一面吸着烟一面和我說，這幾年不得意極了，作過秘書，參謀，主任，局長，又當過教授，幹過買辦，在上海買賣公債，結果什麼也沒有剩下。越來越窮，跑到此地來，打算作買賣，也得不到機會。末了感慨系之的說：

「她媽，若是剩下幾個，弄他媽的一個娘兒們，也好！」

我忽然想起剛進飯店時遇見的高小姐來，問他是誰。

「她麼，算一個小姐就是了，你叫他老九，也沒有關係，你如果有錢，在這飯店裏開一個房間住她一宿，未嘗不可。」

「那怎麼是小姐呢？」我問。

一會，門開了，茶房端着一個長方盤子，擺在床上，嘴裏輕輕的說道：「高小姐就來，」C的慘容消失了一半。

「來一點嗎？」

我搖一搖頭。

小籤子挑着一塊黑色膏在燈上燃燒着，屋裏添了新的烟霧。新的味道使人吸了之後覺得麻醉，麻醉，麻醉，我覺得電燈的光暗了。

他這一說，我反倒覺得我太封建了。本來麼，十八九歲乃至二十多歲都可稱作小姐，在飯店裏開房間的女人為什麼例外呢。

門呀的開了，高小姐跳進來，很活潑的給我點了點頭，又給C打招呼，然後坐在我身旁的另一個沙發上。

C並不和她談話，只顧吸煙，我看她坐在那裏，像是有一點木的難過，想和她談談，越想越沒有話。C一口氣吸完了一斗烟，沉了一會，才問她道：

「昨天你屋裏打牌來麼？」

「沒有！」她說，一面用手摩擦着沙發的靠背。

「少說瞎話，我不知道，李二爺早告訴我了，寶三少爺就沒有走，是不？」C笑着說。

「沒那事！誰嚼這舌根！」高笑着強辯，臉上像有一點不好意思。

「若怕人不知，除非己莫為！」C引了一句成句。

密斯高沒有再強辯，把臉朝着我：「夏先生，常來玩吧。」

他這一句，我反到覺得我太封建了

「不常來！」

「他常來，寶三少爺是他的好朋友！寶三少爺要娶你呢，他都知道。」C插進一句，一般正經地。

她看看我，似乎不大相信。半晌問我一句：

「你是和寶三少爺相好麼？」

「我不認識他。」我說。

「他認識，他們兩個是換帖的弟兄。」C說。依然很莊重地。

「是麼？」她又問。

我微笑着沒有答復她。

又坐了一會，烟的氣息塞住我坐不住。我立起來向C說：「改日見罷，我該回家了。」C正在專心致志的燒一個烟泡，連立起來都顧不得。只是說：「別走，別走，坐一會，坐一會。」但我已然拉開房門了。

「我來替你送送吧。」密斯高立起來走到門口。

「改日見罷！」我向她說。

「M先生，」她低低的招呼我，「你真是和寶三少相好麼。你告訴他，我

叫他來！他有半個月沒有來了。你告訴他，我認了錯兒了，一切都答應他就是了！」她越說越接不上氣，聲音發抖，像是要哭了。

「好，我替你告訴！」我隨便這麼一答應就走了。

以後我沒有再到H飯店找老C，至於寶三少在那裏，我根本不知道。密斯高的口信也沒有法子帶，我後悔那時惡作劇，騙了那個女人，我只有祝福她，不久，寶三少依然回到她的面前。

炊烟（下）

尹士均

狗兒雖然是九歲的小孩子，但他已消逝了他的童年的黃金時代，他受着生活的鞭策和家庭的拘繩，他的確是一個弱者，脆弱的心靈中，只是爲生活而掙扎着，呻吟着，他沒有奮鬥的勇氣。

夏日的陽光，有如熊熊之火，狗兒的面龐經過許久的風吹日曬，又因內心的憂鬱，恐懼的侵襲，再也沒有紅的脣，白的肌膚，美的笑靨。在一個黝黑的頭上，浮着一層油光，汗漬下來幾行極顯著的泥痕，而在眉梢和額角上，凸

然皺起一道橫紋，在橫紋上無疑地是繫着多種的愁思。

東山，就在狗兒的門前，但是走起來，也有七八里的路程，狗兒走到山腳，氣喘口吁，胸部作劇烈的起伏，汗珠黃豆般大，一顆顆落下來，他疲乏極了，便以草爲茵，臥在山陰之下。

一陣陣海風吹來，狗兒意外的舒暢，他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中，他的意境豁然開朗了，他想起了一支歌，他在唱：

「小白菜兒，漸漸黃啊；

三四歲上，沒有娘啊。

跟着爹爹，好生過啊；

就怕爹爹，娶後娘啊。

娶了後娘，三年半啊，

養個妹妹，比俺強啊。

妹妹吃飯，俺喝湯啊，

端起碗來，淚汪汪啊。

親娘想俺，一陣風啊；

俺想娘親，在夢中啊。

花兒開呀，花兒落呀，

俺想親娘，誰知道啊。」

其寔狗兒，幼稚的腦海裏，何曾還能想像到親娘的容貌，不過他時常憧憬着一個慈藹而溫柔的面影罷了。

他一面唱着，一面觸動了心思，他彷彿看見了生母，淚珠倏然又滾下來，這裏再也沒有人監視着，他索性狂縱的放聲大哭一陣，這真比巫峽啼猿還要動人吧。

然而天知道，狗兒的哭聲，除了山水的迴音若合符節的拍奏外，誰為他灑一掬同情之淚呢？

★ ★ ★ ★

太陽由前山移向後山，狗兒握着鐮刀，還是手不停揮的工作着，他抬頭看了看太陽，忽然想起，「別叫老鵠趕了來，早些回家做飯」，他越發手忙腳亂起來。

狗兒來的時候，是對着太陽，回去的時候，還是對着太陽，而回來的時候，兩肩却擔負着很重的壓力，一條擔子，使得幾乎要折斷，但他不敢片刻耽延

對黑白分明的眼睛，一擠一擠的，身子在顫抖着。

「瞧你這個暴死的，幹什麼？像吃了烟油一樣，俺也沒有那些氣力打你，今天反正沒有你的飯。」

狗兒他媽進了房，在窩台上，一個

隨他移動着。

但是，狗兒回到家時，終於是晚了。

狗兒他媽又賭輸了，這不但是狗兒他媽的不幸，更是狗兒的不幸。

「雜種，說你甚麼，沒有個聽。」

「媽，俺不敢。」狗兒揮着頭上的汗，一面又顫抖着。但他並不曉得爲了什麼。

「教你早回家做飯，你偏這早晚才來，你想餓死俺們娘倆，對不對？」

「媽，俺不敢。」

「你拾的柴呢？」

「在院裏。」

狗兒的媽氣哼哼的走出來，狗兒隨在後面。

「這一點點，都是你弄得來的？」

「…………」狗兒不敢作聲，一

對黑白分明的眼睛，一擠一擠的，身子在顫抖着。

籃子裏，拿出「火燒」（註）和麻糖來。

「有錢輸，難道沒錢吃好的？」狗兒他媽有了新的邏輯，在自言自語着。雲兒和母親在屋裏大嚼着，狗兒木立在院裏，他隔着柴籬無意識的望着天空，一雙眼睛，依然一擠一擠的。

太陽已然沒了下去，暮色漸漸的籠罩上來，濱海的一個村莊，在家家戶戶的烟囱上面，又冒出了一縷一縷的炊烟，和山上的浮雲，漸漸合在一起，誰曉得在這裏面還夾雜着一股怨氣呢？

註：「火燒」為麪食之一種。

（完）

小阿 虫子

一

說起小阿的家庭環境，真也夠他驕傲的。不用說別的，就是拿他老子來說吧，現任美孚油公司的頭等稽查。在從前落魄的時候，曾經只穿着一條薄薄的西服褲過冬，外套哩哩大褂，春秋，冬，四季合用。雪茄煙頭永遠留着，出門時候，才放到唇邊。雖然裝得很闊氣，可是小阿媽還是那麼不滿意，一天

到晚指着鼻梁子罵：「不害羞，還裝人樣呢。褲子破了，不用想我再給補，多高興了，把褲脚都給你剪壞了，看你還裝什麼洋！不想法子賺錢，大人孩子跟你受罪。」現在罵亦停止了。他亦穿上了整套的西裝。

小阿今年十七了，個子不大高，有點胖，頭髮不算太長，剛齊耳朵垂，油光瓦亮，走在太陽底下都是一閃一閃的，皮靴子是爸爸得了意之後給他買的，樣子很帶外國味，走起路來聲息皆無。小阿就不喜歡這點，在抽屜裏私拿了兩毛錢的公款，叫縫破鞋的給釘上兩塊馬蹄鐵，這回可行了，走起路來驚動半條街。他脚下打着拍子，嘴裏哼着璇宮絕句，噹的一聲，撞在電線樁子上，偏頭看：

「真媽的不是玩意，怎麼電杆子立在馬路上？」再一想電杆不立在馬路上立在那裏呢，小阿啞然失笑了。

小阿的家裏很寬大，一溜三大間的東廂房，北間是他跟媽的臥室，中間是飯廳，佛堂，及書房，南間是放破亂東西的，有人問小阿：「你怎麼不自己住

南間屋？」小阿氣短的說：「我駭怕，我怕半夜醒了睡不着，」但是你說她胆小他又反駁：「誰說我膽子小，那回空場上茅廁裏吊死人，我沒去看嗎？」

二

小阿幸運得很，居然考上×校的預備班，明年又上了初中一，小阿意滿心足的想：「從此得加倍努力，將來學政治，作個拿坡倫第二。於是小阿挺起胸脯，把手放在衣襟扣子縫裏頭，學起拿坡倫來。恍惚之間就像成了拿坡倫似的，嘴脣掀動說：You boys must be...」

下文不會了，於是拿坡倫又變成了小阿，踢踢踏踏的走進課室去，迎面看見老王在那預備下一堂的英文生字，小阿湊近了說：「老王，近來我也愛念點書了，大概是年歲大了點的關係吧！」老王點點頭，不停的又接着唸下去，小阿慢踱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心裏有點不舒服，並不是因為受了老王的冷淡，是因為生字沒背會。

放學了，小阿，老王，老張三個人一塊走回來，路上小阿向老王說：「今

天晚上你找我一塊唸英文好嗎？」老王有點奇怪：「你怎麼還要人作伴？」「不是，我一個人唸不下去！」老張在旁笑了，小阿有点掛不住，大聲的說：「你沒叫你太太給你抄英文生字嗎？」老張紅了臉，老王笑了出來，小阿也得意的笑了！但是老王並沒答應小阿的請求，他說他晚上要去聽戲。

一進門，小阿看見他媽睡午覺，還沒起來，剛要拔腿溜出去，小阿媽醒了，小阿又懊惱的裝着剛從外邊回來的樣子，淡漠漠的在中間屋裏解書包，小阿媽扯着嗓子說：「寫字，別出去！」小阿不得已的拿起鋼筆來寫英文仿：「I have

two hands and two ears, I have two ha-

nds and two ears, I have」急急忙忙的往下寫，小阿媽忽然想起來醋沒有了，呆會炒菜還得用，於是又扁着嘴說：「小阿，打十個子的醋去！」

阿跳起來，像得了大赦似的，抄起醋瓶子，接過十個子，飛也似的關出去，一去去了一个鐘頭，回來時，小阿媽可真急了：「小阿？你往那去了？你跟我

說說！」小阿把醋瓶子往書桌上一頓，手插着腰說：「說就說，先上茅房，蹲

的腿發了麻，起來溜了半天，又趕着去打醋，打完醋就回來了！雜貨舖的醋就夠八個子的！」小阿媽搶着問：「那兩個子呢？」「那兩子買花生吃了。」小阿媽險些把菜鏟子掉在地上，抓緊了鏟子輪起來就打，小阿看他媽真急了，不敢跟她打交道，一路閃轉騰挪，繞着八

仙桌子跑。虧了西廂房二奶奶勸住了小阿媽，接着炒菜，才風波平息。小阿自己跑到桌子前去看小人書。

第二天早晨，小阿紅着眼去上學，原因是昨天抄題解睡晚了！

三

小阿媽又想起來，菜裏短一點作料。

「小阿！買個子的香菜去！」

「你到底叫我幹那樣？我還唸書不唸？」小阿把小人書放在筆記本底下，小阿作完了童子軍操，餘興尚未全盡，哼着「功課完畢」走出校門，東瞧西看的不知找點什麼營生幹好！手裏拿着書包，覺着沉的慌，忽然一計走上心來，三步兩步跑到王老頭飯鋪，進門就嚷：「王老頭掌櫃的，我把書包存在你這兒，呆會來拿別給我油了，弄沾了，你就不用想再讓我還你那兩毛二分錢的爛餅錢！」王老頭搖頭幌腦的說：「行！行！好吧！您少爺放心！我：：」小阿扭頭走出舖子來，肩上像卸去了千斤担子，輕鬆的，自然的，走向市場。

小阿不捨的走開書桌，斜着眼白了他媽幾眼，狠了狠心，拿了錢去買香菜，工夫不大就回來了！交待了差事，馬

對面走來兩位穿竹布袍子的密斯，小阿看見了誠心過去掃個對面，兩位密

斯楞了一楞，馬上低下頭走過去，小阿拾了個沒趣，心裏想：「不對我笑笑就罷了，怎麼連罵也不罵兩句呢？」

臨出市場門口時，看見了一個鑲金牙、燙頭髮、不扣領子的女人，小阿走過去不小心撞了一下子，那個女人急了，叭的一下子，打了小阿一個嘴巴子，咬着牙罵道：「貓大點的孩子也這麼壞！」

小阿有一點迷糊，一溜煙跑開去。小阿垂頭喪氣的從王老頭飯鋪裏走出來，千斤擔子又扛上了肩頭。

小阿回到家裏時，還覺着臉上發燒，跑去照照鏡子，左頰上像紅了一塊，又不太紅，小阿慢慢的溜出去找老王，剛一見了老王，就小聲的問道：「喂！老王！我臉腫了沒有？那邊紅的厲害？」老王仔細的端詳了端詳小阿的臉，續着眉頭說：「紅倒不紅，看來右邊臉纔有點腫了似的，怎麼的了？」「沒怎麼的！問問你就是了，我有點牙痛！」說完了，轉身就走，弄得老王莫名其妙。

回家的路上，小阿在想，那個女人

明明打的是左邊，怎麼老王說右邊腫了？是老王看錯了，還是我記錯了呢？」

星期那天，小阿走到馬路上時，看見一位穿方格袍子的密斯，心神昏迷了一陣，不知不覺的就跟着那位密斯走了下去，一直跟到那位密斯家門口，那位

密斯推門進去了，小阿才恍然大悟的醒來，感到分外的疲倦和恐懼，想走開，捨不得，不走又怕人瞧見，小心翼翼的

把門牌看清楚了，最叫小阿開心的，就是由了門上的銅牌子，小阿得知了這位密斯姓柳，於是小阿決定寫情書。

小阿從抽屜裏偷了三毛錢，買了六個粉紅信封，十張打字紙——水綠色的，另外還買了二分郵票。

第一張信紙，一共寫了五個字，精踢了。五個字是：「親愛的妹妹，」安。五個字是：「親愛的姊姊，」「還是妹妹好呢姊姊好呢？」

第三張信紙是：

「親愛的，而又可愛的密斯柳女士

。」

這一張紙又廢了，為什麼既「密斯」而又「女士」呢。

一連擬了七張紙，末後這張成了！

「親愛的而又可愛的柳女士。

我真駭怕而又高興，我看見了你

大街上走，女士！你知道嗎？

我跟了你一路，我想你絕不會不知道的，即便是個小狗跟在你後面，你也會曉得，而又何況是個人，而又何況是我這樣的個人！

你是多麼美麗而活潑呀！在我眼中你簡直就是安琪兒，玫瑰苞，唉！叫我說什麼好呢？我的嘴是如此的笨而蠢，女士！你會說我是一個笨的笨伯嗎？請饒恕我吧！我太野了，盼你能告訴我你的大芳名，老天爺知道，我是多麼樣的想知道你叫何名呀！

小阿居士親手敬書×月×日

過了半個月，信來了。小阿聽見郵差

來，沒命的跑出去。他媽也着了慌：

「小阿，是你爸爸的信吧？」

小阿沒有顧的說話，從郵差手裏接

過信來。一看上面是「柳女士芳啓」

「不對不對！」他追出去喊，再一低頭，上面有郵政局貼着的一張紙條：

「無有此人，退回原處。」

「是你爸爸的嗎？」他媽一死兒的問。

「不是！」小阿一咬牙，噉的一下扯成兩半。

窮途 · 趙瑞華

是黃昏時分了。

S海岸沙灘上，有一個少年女子在那裏獨步徘徊着。

天空是高朗的，海水是蒼蒼的，她孤零零冷清清地在海岸沙灘上獨步徘徊着。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線一帶沙灘上，和雪一樣的白，她照在海面上，漸漸的反射出萬道銀光。少女呆瞧着一回明月，長嘆了一聲，不覺流下兩滴清淚。

她想着丈夫遺棄她那一年，她的女

孩兒只有三個月，那時候她雖然悲傷難抑，痛苦難忍，但是因為有父母孩兒作牽累，使她不得不苟延她的淚血餘生。依傍着父母生活下去。一年，兩年，吃的，穿的，完全是父親的血汗，母親的辛苦。到了她的女孩兒二歲的那年上，她爲了生計與前途，就同父母奔上流浪的的道路，來到這陌生的S地來，作了漂泊孤客。在S地雖然寄身三年之久，但是半爲生性孤僻，半爲世態人情，竟衰了，僅存的一個懶懶的身子，幾堆黑簇簇的影子——過去的不堪回憶，將來的不敢設想，目前已是日暮途窮，人間

確是沒趣呀！

天空是高朗的，海水是蒼蒼的，她孤零零冷清清地在海岸沙灘上獨步徘徊着。

女孩兒却長到五歲了。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寂寥煩愁的日子，已經過了五年了。

她想着她們一家老幼本是互相依傍着，互相牽連着的，萬一她死了，父母是怎樣的悽慘慘流着年邁的老淚，孩子是怎樣的哭哭啼啼尋着阿娘啊，罪惡呀！罪惡呀！活着固然沒有用，死去又覺負罪良深！茫茫來日，大難正多，怎麼辦？

一團迫切的愁雲深深籠罩上她的心上來了，死的觀念佔據了她的腦海的全部。她想起了今早上的一幕悲劇，不由得心兒粉碎！清晨曙色剛剛透入窗帷的時候，母親就起來檢點要拿出去典賣的東西。

「那一件也要當嗎？」父親坐在床頭上，眼看着他的件黑綵馬褂，皺着眉，很惋惜的這樣問道。

「不當怎麼辦？已經沒有多少值錢的了。」

母親這樣回答後，嘆息了一聲，提起包裹就向門外走去，父親默默地、沒

精打彩的跟到房門口，呆站着，兩眼凝望着母親的包藏在深沈的悲哀裏的孤寂的背影，只管出神。

窗上的一線朝陽，也帶着幾分慘淡的顏色；樹上的鳥兒，唱着悲傷的歌調；大地上的一切景物，都給一層愁雲籠罩着了。

孩子在睡中醒來，聽見街上賣油條的聲音，就哭着叫着喊飢餓，她把孩子抱在懷裏，給她擦乾眼淚，撫愛了一番，好容易纔把她的哭聲哄住了。等到母親典質了東西回來，買了燒餅給孩子，大家坐着嘆氣，孩子却吃得高興笑着跳起來了。

父親的悲容；母親的嘆息；孩子的啼飢；唉……

夜境漸漸深沈了。海岸寂靜，月色清淒，祇聽見遠處的幾聲犬吠，和海內晚潮的鳴咽。這時候，她彷彿看見從那邊松林裏面走出兩個模糊的人影，慢慢向着這邊走來。愈走愈近，愈近愈清楚，一直走到離她不遠的海岸崖頭上，彷彿有一個死神，立在那兒，望着她猶方纔鶯鶯似的坐下了。她凝神一望，原

是一個美貌青年擁着一個窈窕的少女。

正在那兒低首私談着，但却看不清楚他們的面目。偶然一陣風來，吹得他們同時微微一抖，兩人同時抬起頭來，這使她驚訝得幾乎失聲而叫了。她認得那青

年分明是她別離了五年的遠在天涯的丈夫。她這時候就好像迷途的羔羊，尋着了救主；失母的孤孩，遇見了慈親；悲

喜交集，不禁撲簌簌地滾下兩顆大的淚珠來。一忽兒，她覺得自己好像仙子乘

雲似的，飄飄緜緜地離開了沙灘，飄飄緜緜地飛上了崖頭，然後飄飄緜緜地走到了他丈夫的面前。她還沒有開口說話，那青年就向她怒目厲聲，恨恨的說：「

走開些罷！我早就不愛你了，你還不曉得嗎？看哪！」他說時，用手指着崖頭下面那深不可測的黑海。「那就是你的歸宿，快些去罷！」於是來了一陣大風，把她從崖頭上吹落在那黑海裏，狂浪勇猛地向她奔來，一口口的鹹水刻不容

緩的向她灌着，那白齒巉巉的浪頭上，彷彿有一個死神，立在那兒，望着她猶笑呢。

陰沈沈的臥室裏，牀上躺着一個面色慘白的病人。頭髮散亂地披在枕邊上，閉着的兩眼角上，浸着兩滴殘淚的遺痕。床前木凳上，坐着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婦人，懷裏抱着一個五歲光景的女孩兒。烏黑的頭髮，蓋住白潤的額上，亮

的小眼睛，紅的小嘴脣，滿面寫着一派天真之美。她呆呆瞧着躺在床上的她的母親的慘白的臉，憂鬱，疑悶，在她那一張小圓面上時時轉變花樣；她瞧了一會，躺在牀上的母親仍然不睜眼，不作聲，她肚裏飢餓，就有些發慌了，於是她開口喊着：「媽你別睡，我餓了！」

老婦人雙眉鎖愁，眼淚盈盈的拍着女孩兒的背後，哽咽着，顫抖着，對女孩兒說：

「孩子別吵罷。你知道什麼，你媽若不是幸虧東鄰家那個打魚的張老把你從海裏救出來，你還能再看見你媽嗎？」

一九三八、五、二、夜脫稿

★★★★

社會長篇 浩海潮

(續)

(溫犀)

第二回 成敗說從頭善惡有報 興衰話往事禍福無門

剩下的幾個伙計，因船主人已死，無法只得各覓生路均不知去向，章寶應自此以後，便逐漸取出資本，擴充營業，不上半年，便成了巨商，那周謹師因加入兩吊大錢的資本，總算章老板攜帶他，也分了幾千銀子給他，他也一躍而為富人，只有那錢文，本想加入股東，因為沒拿出現款，眼看章老板發了大財，本來想着補出本錢，但章老板已不承認他是股東了，錢文因他變了心，不免暗恨，但自己本錢沒納，也不能算是有理，一口氣跑回家來，對老婆子孫氏說道，章寶應真不夠朋友，才幾天發了大財，便不認得舊日的窮朋友，我錢文也非立志不可，恰巧這天有一位姓盧的老客，很有錢，便雇地頭口載運貨物，看他堂堂一表，便道，我看你不是久困風塵的人，我有心拿些本錢，你住烟台看着什麼生意好幹，你就做一番營業，也不枉你這一條漢子，錢文機會來到，自然滿心歡喜，稱謝不迭，盧姓客人便把二百銀子，着他設立生意，錢文棄了舊業，開了一個長盛公司，購買土產貨物，適值山東繩綢，正在出口暢盛時期，馬上他便經營起來，不上三年的工夫，買賣順利，竟賺了幾十倍的利錢，孫氏暗對錢文說道，你這生意，費了若干血汗，作到這步田地，但是你要知道本錢是姓盧的，你姓錢的只得一個西股，將來算帳的結果，怕你得不到多大好處，姓盧的有的是錢，何在乎這二百銀子的本錢，你不見章家才幾年的工夫，變成大富翁，也只為章老頭兒心眼活動點，才弄得家成業就，你現在也應該精細一些，姓盧的雖是好意，但並不指望着長盛公司發財，你但凡機靈一點，馬上這份事業，便是你的，圖得個下半世富貴，給兒子孫兒輩打出江山，豈不是好，錢文躊躇道，人家待咱這份好處，何忍相負，孫氏道，你天生窮骨頭，不能發大財，像你這個軟弱無剛骨的男子，怎麼能夠發跡，爽性我教給你，你現在把公司裏的賬，重新更換，並不用提姓盧的字樣，盡數變做你的名下，過個三年五載，無憑無據，打開賬本一看，分分明明，他就是明知道，也沒有法子，豈不是乾乾淨淨，現成的一份產業，完全屬於你嗎，錢文起初良心，本來不壞，禁不住老婆從中竄掇指撥，竟完全接受，便勾通司帳的謝先生，暗地裏把賬本重新更換，這位謝先生，却是一個很懂得賬目，又最狡猾的人物，知道掌櫃的，要變良心，自然條件要求的也很厲害，錢文為要用人，沒有法子，只得格外許了他一些好處，馬上賬簿全數更換了，錢文此後見了盧姓，較從前更是謙卑萬分，恭而有禮，口中連呼東家，有時便送幾百銀子到他家裏，姓盧的這樣一來，認錢文是一個實在人，對於公司的事，也從不計較，如此一年發達一年，他這生意，竟成了二三等商家，這時錢文以這老掌櫃的頭銜，全市的人，誰不知道，都稱讚他財星顯耀，又說「好漢不怕出身低」孫氏也是綾羅被體，奴婢滿前，成了被人家重視的錢太太了，錢章兩人，總是在沒發跡前，為那個

五吊大錢的股東，發生過些微齷齪，後來錢文發財，兩家又作生意上的川往，復言歸于好，從前小過節，誰也不肯介懷了，兩家既同是富商大買，門當戶對，女眷們也都有相當聯絡，一天孫氏夫人，去到章家吃章太太的壽麵，原來正是章太太五十四歲的生日，錢家的賀禮，早已送過，章家特邀孫氏前來設筵款待，兩家相見，自有一番虛套，不必細表，孫氏坐了首位，其餘都是親友眷屬，坐滿了一棹，說不盡的珍饈羅列，酒炙紛綴，庭前奴婢侍婢，氣派之盛，真是罕有，在主位上張羅陪客的，是一位年在二十餘歲的少婦，生得風流妖豔，眉眼各別，落落大方，言談話語都來得及，叫人一見生愛，孫氏便忙問章夫人道：嫂嫂，這位是誰？章夫人道：她是第三房媳婦，娘家姓王，倒也是官宦人家，去年娶過門的，嫂嫂你還是頭一次見她，可憐見這孩子，很精細，能得人意，我們兩口子一聽大小的事兒，完全虧他，省了許多心思，孫氏也隨着誇獎了幾句，這一席上，無非是李家太太，張家姑娘，王家奶奶，大都是有錢的富商家室，珠光寶氣，脂澤生香，撤了席面，章太太陪着孫氏到了寢室，烟榻上，孫氏也是老癱，兩個叟對燈躺下，一面燒烟吸着，一面說閑話兒，章太太道：老嫂子，你是不知，我這第三房媳婦子，嬌靈兒聰明兒，事事都來得，叫人滿意，去年才添了一個小孫女兒，臨蓐的時候，老頭子曾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南方年輕的公子哥兒，彷彿是認識的，走進我這媳婦房裏，我老頭子大怒，向外扯他，他說我受你老人家大恩未報，如今特來還你，老頭子不容分說，呼喚家人，趕他出去，夢中呼喊，我知道他是夢魘，把他喚醒，老頭子醒來，迷迷忽忽，口中還說，豈有此理，這時小媳已生下一個女孩兒來，這個小女孩模樣兒可愛且是乖的利害，看著人只是笑，我老兩口子，晚年得這小寶貝，算知足的了，孫氏聽了，沉吟多時，暗暗想道，這樣說來，這女孩兒怕不是個惹禍精兒嗎？因為章家從前的事，常聽錢文說過，這少年南方公子，怕不是屈死的屈阿明船主，果然如此，章家這份家業，恐怕難以久享，連帶想到自己丈夫，和姓盧的這一段祕事，也就難定吉凶，他有事在心，自然不快，草草吸了兩口烟，便托故告辭，章太太送出門來，孫氏回家，見了錢文，述說章家女孩，章老大得夢之異，怕的是善惡分明，到頭自報，（後來果然一個婦人，一個女子，把他一份家業，弄得精光，當日的屈阿明，在九泉下必稱快意，真是慳入悖出，天道可畏，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當日錢文兩口子說了章家一些長短，忽然公司的伙計，報說盧東家死了，錢文聽了，一驚一喜，便忙着叫公司的人，幫他家辦理喪事，姓盧的只有一個兒子叫盧炳文，把他父親殯葬之後，他少年胡爲，任意揮霍，錢文自從老盧死後，對他兒子，便改變態度，漸漸的不理他了，却不料這個謝先生，因事辭職，錢文挽留不住，只得由他，這時盧炳文手頭拮据，起初向錢文告貸，多少還給他幾個，後來簡直拒絕，提到股東的事，更被錢文罵了一頓，他說和他父親是朋友不錯，生前已幫助他不少，和炳文不過是父執身份，才隨便接濟他，何曾認得他這份東家，盧炳文越想越氣，自己又沒有法子，暗暗尋着謝先生，謝先生說知一切，盧炳文一口氣跑到縣裏，把錢文告了下來，縣官是捐班大老爺出身，見了商家訴訟，以為當然有些油水，又是變心昧良坑東騙財的案子，馬上便出了四班的票，來拘錢文，正是心中蓄有虧心事，何堪三更鬼叫門，要知盧錢官司如何，且看下文。

關於韓復榘的故事，大家知道的很多，固然有許多是事實，但牽強附會，拉來做談話資料的自然也有，這裏我們介紹幾段，可以說完全是事實，因為這都有相當根據的。

有一次，韓氏出巡，到膠縣迤南某一個縣分，縣府新捕了十名土匪，韓氏便親自提訊，適有省府參議沙某，事前奉派視察各縣，因病擱留在此，沙某聽說主席到了，便派差役持信來投，正值韓氏親訊土匪，韓之副官某接過信來，置於案上，而沙之差役立堂下等候回話，雜於犯人羣中，時各匪哀呼青天乞命，韓看信未完，大怒道：「我是送信的！」韓拍案罵道：「誰教你給土匪送信，一律槍斃！」竟不容分說，均被處決，後由監刑官驗出多一名犯人，正錯愕間，接信副官趕到，但又挽回不及，向韓陳明原委，給其遺族二千元，遂寢其事。

韓復榘、軼聞

小可

濟 南某村住戶某甲，家無恆產，偕妻到濟謀生，居商埠地，貨

亦難辭其咎，韓可謂為昧於責己而工於賣人了。

韓 在山東統共八年，對於施政治得之不傳的心法，他這種秘法，說起來却很簡單，一曰勤，二曰儉，不過他所定的勤與儉的法子，和別人有點不同，祇要在他屬下，歸他所管的，無論是那一種機關，一概都要早四點起床，五點到省府聚齊，按照軍隊的規矩，排隊站好，由他講一回話，大家唱一段早起歌，每日如此，風雨無阻，美其名曰朝會，所有的職員，不怕是秘書長，廳長，也要按時到場，並且還要穿他所定的制服，他所定的制服的樣式，上身如普通青色斜紋布製造，大體也是如此，嚴禁使用綢緞或呢類的東西，尤其在冬天時那一頂帽子，簡直和翠屏山私通潘巧雲那位海闊黎所戴的樣式差不多，大家不敢戴吧，為飯碗關係又沒有那股勇氣，要戴吧，實在覺得難為其情，總而言之一

句話，中國人被他作踐苦了，韓對於這些小事上面，非常注意，假若你穿着一件呢子大聲，在街上被他遇見，他立刻便能翻轉臉皮，除了毫不客氣的嚴訓一頓之外，還要罰你在街心跑上兩個鐘頭，（這並非瞎話，當時濟南市社會局的一位先生，曾被他這種訓教過來，）有一天正在朝會的當兒，不知在那個機關作事的一位先生，戴了一頂火車頭式的皮帽，忽然被他老人家看上眼了，慢騰騰地走到面前，先端詳了半天，然後指點着說道，『看你這模樣，又黃又瘦又僵硬，還配戴這皮帽。請到這邊休息一會吧，』立時便令那位先生摘下帽子，直挺挺跪在院中，直到大家解散時方罷。

韓 他時常不帶隨從，一個人悄悄由省府溜出來，騎上腳踏車遍處混跑，這一天也不知從那裏溜夠回來，剛到省府大門下車，忽見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門口來往徘徊，四下觀望，韓覺得這學生很奇怪，一時

高興，便問『你從那裏來，在這裏看甚麼，』那學生見他衣服樸素，其貌不揚，推着一輛半新不舊的腳踏車，萬沒想到這就是獨霸山東的韓大主席，又聽他問得突兀，一股子學生傲氣的衝動，便冒然答道，『你管我從那裏來，我願意看甚麼便看甚麼，』這一個無禮的回答，還當了得，韓先生從稱雄山東以來，大概也沒人敢給他這麼一個釘子碰碰，當時一股怒火按捺不住，舉起手來，拍拍就是兩記耳光，這兩下耳光完全是一打人的，比起昔年所受於馮先生的滋味，當然大不相同，打完之後，怒氣猶自未消，隨吩咐門崗衛兵，把那學生收押起來，明天定要重辦，這時那學生已知他就是所謂獨霸山東殺人不眨眼的青天韓主席，早嚇得屁滾尿流，悔之不迭，以為明天這場處分，豈能倖免，區區小命，還要奉送大吉，那知第二天上得堂來，韓竟特別客氣，和顏悅色，親自請

他坐下，連連陪罪道，『對不起，對不起，昨日一時莽撞，悞批尊頰，事後過思，太覺不當，不過事已辦錯，悔亦無益，現在沒有別的，祇好奉請老兄，照樣批我兩下，一來平閣下心頭之氣，二來釋在下無禮之愆，即望老兄立刻動手吧，』那學生，此時祇希望他老人家格外降罪，能夠開恩釋回，已經心滿意足，喜出望外，那裏還敢動手打他，無論韓先生如何解釋，怎樣懇求，他祇是搖頭咬牙，死也不敢答應，韓先生被他弄得無計可施，祇得又換了一個法子，說道，『這樣吧，你既然不肯打我，那就未，就罰我一千塊錢吧，以為無故動手打人之戒，你看如何，』那學生還是不敢應允，祇苦苦求告開釋，便已感恩不盡，雙方磨了半天，韓先生真有點急了，一個電話把那學生的校長召來，說明緣故，馬上拿出一千塊錢交給校長，囑咐說，『如果那學生到底不要，就把這筆錢捐入學校，以為購置圖書之用，』於是這場風波，便由這兩個五百元作為了結。

(未完)

所聞錄

郁青

引言

古今筆記甚多，然所記者多屬朝廷公佈，社會流傳，後人耳熟能詳之事，再不然則關係一代政治，題目雖大，而枯燥無味，不足引起閱者之興趣，且千篇一律，輒轉抄襲，尤使人望而生厭，此皆非筆記之佳者也，作筆記不爭文字之長短，惟須將其人其事之真相，及其歷史因果，敍述無遺，使閱者能得一概括的認識，即彷彿神遊於其人其世，斯乃活筆記而非死筆記也，余篤守斯義，輒就平日所知所聞，為外間不經見不經道，且向來筆記所未載者，即仿記事之體而詳述之，並顏其名曰所聞錄，蓋取子夏日知所聞月無忘所能之義也，雖曰助閱者之興趣，然於往代之人文掌故，亦或可闡揚於萬一云。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歷史

(上)

紅樓夢一書，在近代文學史上，認為有極大之價值，其價值究竟如何，非本文所及，可以暫置不論，吾人自受髮受書，即知有紅樓夢一部小說，且會於伏案呻吟時，寄藏於抽屜中，竊備瀏覽，雖遭先生呵責，亦不之顧，可知是書吸引之力大矣，計彼出世至今二百餘年，流傳之廣，入人之深，無論何種說部，皆莫能與之抗，北京竹枝詞云，「開談不講紅樓夢，讀盡詩書枉然」，洵不疑也，彼時但知著者係曹雪芹，究竟曹雪芹生於何代，卒於何年，是如何人物，則懵然不知，謂之翦輩老年，亦不能作肯定之答案，不過僅云清初時人而已，懷之二十年，不能得其崖畧，後在京悟董君伯平，彼購一紅樓夢之八十回本，乃有正書局出版者，余曰何必閱此簡本，董君曰，此曹雪芹原著也，一百二十回本乃後人增加改削之本，非廬山真面也。余語董君曰，曹雪芹何如人乎，董君大笑曰，君欲知曹雪芹之歷史乎，今請教於我，可謂問到外婆家矣，（按北京土語，凡向人問人問事，對方能真知底細者，即云，你問到姥姥家了，姥姥即外婆也。）

董君為滿清內務府之族人，內務府在君主時代，為一特殊機關，簡言之即皇室之家人僕隸，專司奔走服役，掌管主人飲食服

御之瑣細者也，其應差專在內庭，而採買則取給於外，如御膳房、御藥房、御茶庫，各有專司，無慮百數十所，而其上則總之以內務府大臣，內務府大臣又分其責於掌郎中堂主事，美其名曰滿洲世僕，寃則無官守無言責，惟豪華閑綽，則遠出於政界各種機關之上，每日乘堅策肥，出入宮禁，雖九卿尚侍，不能比其豪侈也，閱者欲知曹雪芹之歷史，不可不先知內務府之性質，蓋曹為內務府之一員，其世家出身，及其一生游宦，均與內務府相為因緣，即其所著之紅樓夢，亦完全以內務府諸世家之家庭為其小影，故必先言此，然後可以得其人其書之輪廓也。

據伯平云，彼家與曹雪芹家，為二百餘年之同府世交，今其後世子孫，亦式微而流落於外矣，回想當年炙手可熱之情形，幾如一場春夢，彼在康熙時代，為皇帝最寵信最倚重之一人，雖官職不大，地位不高，而其帝眷之優隆，遠非京外各大臣所能夢見，蓋自幼隨侍康熙帝，自有其深切之歷史也，余曰，彼既為族人，何以又姓漢姓。伯平曰，內務府族人，與滿洲不同，滿洲為土著之族人，內務府為褒衣族人，褒衣族人多來自投効或俘虜，皇室選其聰敏者，留供役使，雖名族人，仍准冠其原姓，其性質與漢軍無異，如吾與曹雪芹，其原始皆屬於此類也，君欲知雪芹歷史，吾可先言其世家。

雪芹先世，本為關內人，前明時因被罪發遣至關外，遂流寓吉林，仕清隸軍籍，其父曹璫，曾隨攝政王多爾袞入關。轉戰有功，曾膺世爵，後因事褫奪爵職，紅樓夢所言，皆隱射也，雪芹自幼聰穎，被收入宮禁應差，康熙立為太子，又在南書房值役，此時兩人均在十齡內外耳，康熙立為帝，彼仍隨駕不離，彼時之皇帝，行動尚能自由，非如後代受太監挾持，跬步不能離其手也，故帝能訓練內務府二百名子弟兵，使之學習攢銳，以擒權相竝拜，後世沿其制而擴充為善撲營，則知彼時內務府子弟，與帝甚為接近，而曹雪芹則其中之翹楚也，曹當弱冠之年，即被升內務府堂主事，是為本府最優之缺，每年規費所入盈千累萬，生活雖豪侈，而無邪僻之好，惟喜結交名士，大有戰國四公子之風，終日詩酒流連，在後門外闢地建園，公餘之暇，嘵傲其中，如賈雨村詹光單聘仁等，皆當時之門客，真假名士，錯雜其間，而託詞以諷者也，然其完成紅樓夢，亦頗得力於此輩，蓋曹雖出世家，而性好讀書，又不習八股試帖之學，但博覽羣籍，凡天文地志，皇家掌故，各官職司，下及醫卜星相，琴棋書畫，甚至裁花藝術，飼鳥鬥蟲，與夫戲劇小說等等，無所不究，又加以衆名士之耳濡目染，習知世故人情，故能成此一部偉大之著作，其得力處全在由少及壯之經歷見聞，而又輔之以天才，緯之以學力，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曹當康熙初年，廻溯內府，其時正值統一告成，海宇初清，康熙帝以明斷雄傑之姿，內新庶政，外拓疆土，物阜年豐，全國漸臻一種雍熙氣象，而北京一隅，尤為繁華，富庶之中樞，京朝世家，如各旗籍大臣，尤倍極豪侈，雪芹皆目擊而筆之於書，其

後來作紅樓夢，即據此種爲藍本也，後人推測，或以寶玉爲影射順治皇帝，或以爲影射明珠宰相；或以爲影射吳梅村錢牧齋龔芝麓朱竹垞各名士，其寔皆揣測之詞，毫無寔證，殊不知雪芹之書，並不專指一人一事，凡當時有名人物，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名士美人，無不包羅而隱射之，譬如一灣清水，兩岸之花草樹石，以至空中天光雲影，無不倒映其中，若必舉一物以寔之，反失其含混清澈包羅萬象之能，不足見此書之偉大矣。

雪芹作紅樓夢一書，其意思格局，皆極奇特，就表面觀之，不過寫賈家一姓之事而已，其實此一姓因其假也，即可化爲名姓，內中有影射雪芹自家者，如賈政爲督糧道，影射自身曾爲鹽巡御使也，賈政曾放學差，影射張伯行曉禮爲科場舞弊交訟，自身曾奉旨密查也，賈政之女元春，選爲貴妃，影射其姪女爲王福晉也，（伯平云當時確嫁爲皇子妃）。鞋頭晉京納糧，影射彼在這豐玉等地，有大部之莊田也，其寫寶玉黛玉，則與訥蘭侍御爲近，訥蘭生於世家，父爲宰相，（明珠），而天性孤僻，工愁善病，痛染名士習氣，決無貴公子膏梁紈绔之風，其詞章極佳，而多言情之作，常讀其漱水詞集，促節哀音，淒人心骨，他人以富貴爲可喜，彼似以富貴爲可悲，誠屬傷心人別有懷抱也，其心目中當時懸一才女小影，甘以貧賤夫妻，終其身而偕白首者，以視寶玉之鍾情黛玉，不能一遂其願，鬱鬱以死以僧者，蓋幾乎同化矣，又其書中敘述豪奴欺主，浪子敗家，蓋目覩康熙初年之權臣當道，中晚年之皇子爭位，忽然心傷，又不敢明言，乃托爲賈府之事以寓意焉，觀其四十七年上康熙之奏章，對十八阿哥薨逝與異常之變，兢兢致問，且欲從江南北上赴鄉，以盡其家僕之誠，則知雪芹對於皇室此種不安情形，如何掛念，而書中所言浪子政家，不待解釋而自明矣。

曹雪芹之官階，在康熙二十年前，未出內務府，由主事升員外郎，又提升綏正庫郎中，專管皇家衣料，旋外放蘇州織造，按滿清時代，外省官缺之最優者，無過於鹽官織造，鹽官在清初時，名爲巡鹽御史，後又改名鹽政，鹽政官四品，鹽運使爲三品官，然却爲運使之頂頭上司，以鹽政爲欽命官，而運使則爲鹽務官也，織造全國只有三缺，一駐杭州，一駐蘇州，一駐江寧，專採集絲織品，供皇家之用，此兩種差缺，每年皆有百萬以上之入款，優於督撫遠甚，然朝廷均畀之旅人，且畀之內務府旅人，曹雪芹於康熙二十年，即被簡爲蘇州織造，旋又調爲江寧織造，彼中年在江南居止，爲時甚久，而又爲極間極閼之欽命官，紅樓夢所謂富貴閒人，蓋自負之語也，雪芹既無案牘勞形，遂致力於著作，彼任江寧織造任內三十餘年，其紅樓夢一書，大約著手於康熙三十年之前，而脫稿於四十三四年之際，以此十五年中，彼僅任織造閒差，併未兼有他職，此後則兼兩淮巡鹽御史，又督理刻書迎駕等事，日無暇晷，又安有餘力，從事於著作哉，彼之放巡鹽御史，在康熙四十三年，其底缺尙僅爲內務府郎中，至四十四年，又假督刻全唐詩，遂加通政使司通政使銜，蓋已由司官一躍而爲京卿矣，以一身兼江南兩種最優之缺，而又畀以清要刻書之差使，康熙帝對彼之寵眷恩遇，可謂至優渥，無以復加矣，其所上之奏章，每每用白話，如家人父子然，帝亦用白話批答之，雪芹之善用白話，固不僅運用於紅樓一書也，余旣從伯平口中，得曹雪芹生平之輪廓，近年又獲睹滿清秘笈，得見雪芹之奏牘數十封，不僅可證實余友之言，且可推知當時君主之心理，與地方臣庶之情形，欲考求時代真相，社會小影者，誠不可不節錄其詞而演繹之也。

（未完）

五月間的重要時事，在歐洲方面，一個是希特勒訪意，一個是國聯一〇一次行政院會議，一個是捷克問題。在亞洲方面，一個是日本近衛內閣的改組，一個是王克敏氏訪日與徐州的陷落，還要我們分述於後。

希特勒訪意

德元首希特勒於二日下午四時四十分離柏林，趕聘羅馬，隨行者有國社黨副總理赫斯、戈培爾等，還有新聞記者八十餘人偕往。分乘專車兩列出發，車身均塗有德意兩國之黨旗，三日晨八時，到達意國邊境之白倫納山隘。專車進站後，意國皮司托亞公爵，與法西斯黨秘書長史泰拉斯，均在月台謁候，一時儀仗兵軍樂大作。下午八時三十分在羅馬近郊為奉迎而建之奧斯蒂恩斯車站下車，意王陛下，率首相墨索里尼，外長齊亞諾躬迎。希氏着褐色制服，自專車躍下，行國社黨敬禮，以答意土大元帥陛下所施之軍禮，由該站至基利納宮，約五公里，沿途人山人海，高呼萬歲，各著名古蹟，均綴以火炬，探照燈，萬千燈彩照耀，儼然仙境，又沖霄火柱，與凱旋門互相映輝，愛神殿之火樹銀花，在夜色中超然挺立，尤為奇觀，開所費達四十萬鎊之巨，窮奢極侈，過於羅馬英雄之凱旋也。



記者

四日，希氏訪問威尼斯宮，與墨氏作第一次會談，午後赴拿浦里參加觀艦式，車中二氏又作重要之懇談。五日，於盛大之觀艦式後，在戰艦加布爾號上希墨二氏作第三次之會談。六日，希氏與意王並坐相由波利港返羅馬，在凱旋大道參觀法西斯各團體遊行，並檢閱陸海空軍。七日，在羅馬威尼斯宮大宴席，希氏居首座，里賓特羅夫次之，戈培爾又次之，墨氏親自陪席。席間墨氏致詞，墨氏致詞略謂：吾人在過去數年中，均曾努力促使國家脫除各種不良思想之束縛，以創造完全新穎并切合民意之新政制，此項新政制，已成為二十世紀國際間一大特點，貴我兩國民族，現均遵循歷史所昭示之路徑下，而努力前程，雙方均抱有百折不撓之信心，與忠實善良之志願，因而能在過去數年之中，獲有種種成就，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對於國際友誼，僅知尊重一稱精神的原則，余在去年九月間聘問柏林，向德國人民發表演說時，即曾以此為言，而國社主義的德國，與法西斯主義的義國，相互合作，亦即以此項原則為依據，過去如此，今後仍當如是。至貴我兩國民族所負之歷史的任務，乃以雙方持久的利益為基礎，關於雙方合作之主要條件與目標，吾人曾不斷公開加以說明，此項合作，業因雙方成立政治軸心而益見鞏固，其他各種烏託邦，凡為盲目的歐洲所依據

者，德義兩國，均已予以擺脫。并努力覓取屬於國際生活之制度，務以更有效的辦法，保障正義、安全、與和平，又政治的均勢，必須以各民族歷史的力量之現實情形為基礎，吾人相信歐洲各民族，若果本此而行，則保持歐洲文化基礎所必需之和平與安定，必可垂手而得也。去年秋間，當余聘問貴國時，對於貴國之和平工作與力量，感有深刻印象，貴國在閣下統治之下，業以道德紀律勇敢與毅力與基礎，而已復興，貴國人民當時招待之盛意，為余沒齒所不能忘。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與余本人，均熱烈祈禱上帝，務求閣下所進行之偉大的復興工作，獲得成功云。

希氏答詞稱：「閣下代表貴國政府與人民所致之歡迎詞，余聆悉之餘，已感有深刻印象，羅馬具有數千年之傳統精神，今已成為青年的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之有力象徵，余蒞斯土，深感處身於友好同情的空氣之中，殊為欣幸，去年秋間，當閣下遊歷德國時，敵國人民尊閣下為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之創造者，新義大利帝國之開國元勳，與德國之偉大友人，閣下想必猶能記取之。敵國國社主義運動，與貴國法西斯主義革命，業已創造兩大強國，而在擾攘不安之世界中，樹立秩序與進步之良好模範，德義兩國利益相同，其在精神上所信奉之理論，又復一致，因而雙方得以密切團結，而在歐洲大陸之上，組成擁有一萬萬二千萬人之集團，在此項集團中，人人均有維護生存權利之決心，凡敢妨礙德義兩國自然發展者，人人均準備以全力加以反抗，於以見德義兩國民族，係在鬥爭之中樹立睦誼，

以與頑冥不靈之其他各國相抗爭，此項睦誼，自樹立以還，已歷時數年，世人惟見其逐漸加強，足證其強固無比。兩國民族，今後自當有以發展之，以期愈益有效，去年秋間，閣下蒞臨柏林時，曾以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所信奉之最神聖的精神的原則見告，原則維何，即吾人必須坦白進行談話，並信守睦誼至最後關頭，余茲代表國社主義的德國，接受此項原則，並就過去歷史，加以覆按，洎自羅馬人與日耳曼人在歷史上初次往還以來，已兩千年於茲，但過去德義兩大民族之間，並未劃定確切之疆界，因此引起種種痛苦，歷時數代之久，未能予以解除，時至今日，閣下在歷史上之偉大成就，既使羅馬帝國恢復舊觀，而在義國北部邊境，新日耳曼帝國，亦已締造成功，彼此因已成為鄰國，此在吾人，緬懷兩千年來之教訓與經驗，茲欲承認此天然的疆界，（指勃倫納山隘而言）既為貴我兩國生存攸關之區域，劃分鴻溝，且為貴我兩民族永久和平合作，與互助事業，構成橋樑，百世千秋，彼此互不侵犯，此乃余堅定不移之決心，亦即余傳諸後世德國人民之篤心，自此而後，德義兩民族前程遠大，未可限量，此余所深信不疑者也。抑義國前在重要關頭，曾向德國表示其睦誼，他日德國在重要關頭，亦必有以報之，日來余曾目擊新義大利之青年力量與尚武精神，佩不置，敢舉觴謹祝閣下政躬康健，貴國人民幸福無疆，並祝彼此睦誼永不磨滅」云。

國聯開會紀

國聯行政院，第一百零一次會議，於五月九日下午五時在日內瓦開幕，主席爲拉脫維亞國外長孟得施，秘書長艾文諾，出席重要各國代表英外長哈里伐克斯，法外長龐萊，俄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比外長斯巴克，中國首席代表爲駐法大使顧維鈞等。阿比西尼亞廢皇塞拉西代表泰沙士仍得列席。是日非正式會議，時間甚爲短促，僅通過議事日程，即舉行秘密會，討論阿國代表出席資格問題，通過允許出席而散會。

十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公開會議，英外長哈里法克斯說明英義協定之重要性，略謂英義兩國在地中海及海上所保有之利益，既因而予以確定，即紅海與印度洋上之利益，亦因而界限分明，此固英義兩國有關事件，寔亦大有裨於一般和平，法國與巴爾幹協商各國，均皆表示贊同，英國政府深用感謝，英國外交政策，一方面係與原有各友邦增進睦誼，一方面仍以羅致友邦爲事，此英義協定所由成立之故，國聯會盟約之寔施，世界和平之維護，悉當於此覩之，英國政府對於法義談話之進展，所以表示欣幸，其故亦在乎是，至是法國外交部長龐萊，羅馬尼亞國外交部長戈能，（係以小協商與巴爾幹協商各國代表資格發言）比國代表蘭根霍文，波蘭國代表科瑪尼基，即繼之發言，對於英義兩國協定，均皆表示慶幸，此在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則云，無論何項事件，凡可鞏固國際和平局勢者，均爲蘇聯所歡迎，所望英義協定不致危及國際現行關係則幸矣。

總顧維鈞發表演說，請將國聯會盟約第十七條付諸實施，畧謂，前於去年十月六日之國聯大會，本年二月三日之行政院會議，所通過之決議，各會員國中，只有一國，付諸實施，中國在過去數月，由國外購進軍火軍用品，因而遭受意外困難，不得不要求國聯援助，並望各會員國在物質上援助中國，以便抵禦外侮等語，（按國聯會盟約第十七條規定，（一）若一聯合會會員與一非聯合會會員之國，或兩國均非聯合會會員，遇有爭議，應邀請非聯合會會員之一國或數國，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照行政院認爲正當之條件，以解決爭議，此項邀請如經允諾，則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之規定，除行政院認爲有必要之變更外，應適用之。（二）前項邀請發出後，行政院應即調查爭議之情形，並建議其所認爲最適當最有效之辦法。（三）如被邀請之一國，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而向聯合會一會員從事於戰爭，則對於取此行動之國，可適用第十六條之規定。（四）如相爭之兩造於被邀請後，均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則行政院應籌一切辦法，並提出各種建議以防止戰事解除紛爭。）

十一日上午，討論瑞士所提中立問題，瑞士聯邦行政院主席穆達，就該國關於恢復完全中立地位所提出之要求，有所說明，畧謂「瑞士國所保有之中立地位，曾由一八一五年巴黎條約加以保證，國聯會行政院亦於一九二〇年發表宣言書，聲明瑞士國毋庸參加軍事制裁，迄至最近瑞士國兩隣邦（指義德兩國）暨其數國，均已退出國聯會，美國亦仍未加入，加之國聯

會盟約第十六條款，迄亦未能實施，自無普遍性質之可言，或謂經濟制裁，實與軍事制裁有別，似屬言之成理，但以實際情形衡之，究亦徒託空言。瑞士國介於各大國之間，未便以限制的中立地位自甘，瑞士國仍願為國聯會會員國，其力量雖不甚大，其益處却亦不小，適者吾國政府，曾要求人民，忍受重大犧牲，藉以充實國防，吾國人民因崇尚獨立自由之故，咸皆踴躍輸將，甚努力防止外侮之志願，可於此舉見之，茲對於國聯會行政院，表示信任，望能以滿足吾國之要求」云云。

至午刻，智利代表愛德華發言稱，「智利之要求修改盟約，主張（一）國聯會必須普遍化，（二）廢止第十六條制裁辦法，此項要求，遠在二年以前，希望大加改革，以應時勢」。末謂「吾人切望國聯會表明態度，以便決定吾人之態度」。至此行政院主席，孟德施宣稱容當加以討論，即宣告延會，至下午四時，西班牙共和政府代表台爾伐育，提出不干涉政策修正問題之演說。行政院會議延會二日。

十四日，上午公開會議，決議案，關於英義協定承認併阿問題，各會員國得自由承認之。顧維鈞所提適用盟約第十七條一案，未有具體決定。僅作空洞的「贊助」之決議。瑞士所提中立問題，由英外長哈里法克斯，法外長龍萊，瑞典外長散德婁組三人非正式委會，擬具中立之法則，提出於常會討論。西班牙政府所提干涉政策修正案，由英、法、俄三國代表考慮之。惟關於智利所提修改盟約問題，因國聯會無堅決之意向採擇施行，故智利國代表於國聯行政院會議閉幕之前，突然宣告

退出國聯盟約，至此國聯機構，遂益呈涣散之象矣。然退盟須在提出通告兩年之後，若在兩年內，國聯內部變化，智利之要求，或可獲得滿足時，亦未會不可以重返國聯也。

德捷之摩擦

台德黨人向政府提出八項要求之際，已啓其端，固早為吾人觀察所及，第一期本刊時事述評及「歐洲少數民族運動」一文中，均已約畧述及之。至五月初，捷克蘇台德黨人之

少數民族運動，日見熾烈，衝突事件，日有所聞，至十六日，有二千餘人包圍警局之舉，十九日，再發生衝突事件，二十一日，上午，有蘇台德區日耳曼族農民貝姆及霍福曼二名，在折布地方，為捷克警備哨兵射斃，該區德人大譁。是日，捷克政府，頒佈波西米亞之戒嚴令，並寔施召集預備兵役，其駐巴拉加之國防軍，亦出動出當警戒，同時德國防軍亦有向德捷邊境移動之勢，德捷空氣異常緊張，英法方面亦討論應付中歐事態之方策。時蘇台德黨領袖漢林，正奔走於舊俄京城維也納，得訊當晚赴明漢，轉柏林，二十二日與德國當局有重要之會談。

棄和平方法，其目的僅在謀捷克國內三百五十萬德國民族獲得以解放，及俄捷協定之解消。在二十九日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宣稱：「德國實需要和平，但不欲永屬於貧乏國家之範疇，為達成此目的，須恃吾人之利劍」，又謂「捷克人口僅一千三百萬，德國則為六千八百萬，近突增至七千五百萬。而觀捷克調遣軍隊，侵犯領空等所為，一若有七千五百萬人口者然，德國寔不能長此忍耐。且捷克所傳德國調兵於德捷國境云云，誠為掩飾捷克之軍事行動，總之德國目前仍欲維持和平，希望歐洲各國，勿自懼擾」等語。傳聞在三十日，漢林會向捷克政府提出十四項，而其主要目的，則為一，蘇台德區之警察權，由日耳曼黨人自力執行，二、捷克政府撤退瑪奇諾防線之防軍，而尤以後者為最堅持。捷克政府，現已向蘇台德黨提出四種提案，（一）在通用德語之區域內，一切行政司法均用德語，（二）在上述區域內，由蘇台德黨管理教育基金，（三）凡蘇台德黨佔大多數之選區，有改選國會代表之可能性，（四）修改蘇台德日耳曼人所佔之公務員比例人數。此項提案顯係捷克政府已接受英法勸告，又據海通社匈京六月三日電稱，據此間『萊塞特報』駐捷克特派訪員之報告，捷克政府現正起草之民族法，將於本月二十日由總理霍德柴廣播宣佈，據捷克司法部長戴利爾向匈牙利記者宣稱，民族問題並非以蘇台德黨所要求領域自治之力法加以解決，而係以廣大自治原則之改良方法，予以處理，如行領域自治，則其結果不啻瓜分全國，故政府不能容許，藏氏繼稱民族法中，各民族語言規定與捷克語言，一律平等。

同時各民族不問在各區之人口多少，均得有維持少數學校之權利，捷克政府深望以民族法解決捷克族與各民族間之問題，但不願全國之分為若干小國等語。另據捷克總理霍德柴，於五月二十七日接見巴黎晚報訪員稱，渠與漢倫第一次談話，係通知性質，捷克政府決定力求和解，渠本人相信在秋季以前，一切現存困難，可以解決，此項計劃，已經擬定，霍氏繼稱，捷克之外交問題乃一歐洲問題，至於幣理蘇台德日耳曼問題，無須修改憲法，僅立法一端，已足許予蘇台德人以地方自治之權利矣，霍氏繼稱，關於起草中之民族法，蘇台德人佔人口百分之廿二，故一切文官制度，及公務員位置，彼等亦派得同樣比例，（按即百分之二十二），其他各民族，亦以此類推云云。

在六月初間，英國為協調捷克問題，有促成英德談話續開之勢，英國將以德領舊殖民地之恢復為餌，以壓足德國之慾望，而解消德捷之危機，但事實上德國對於英國之謠謠外交，似無受給之理，究竟德捷關係是否將有兵戎相見，雖不能遽下斷語，但依吾人之觀察所獲之結果，則為：捷克政府與蘇台德區領袖漢林間一日不成立協定，則其危機一日未曾削減，斯為可以斷言者也。

充實

日本近衛內閣，為充實戰時體制，曾增設厚生省專部，又於五月二十六日，實行局部之改組，以宇垣一成大將為外相，池田成彬氏為藏相兼商相，荒木貞夫大將為文相。復於五月三十日任東條英機中將為陸軍省次官，藏氏繼稱民族法中，各民族語言規定與捷克語言，一律平等。

六月三日，親任陸軍中將板垣征四郎為陸相，前陸相杉山元

調任軍事參議院參議官，此次之徹底改造，為近衛內閣之大成功，不僅在軍事、政治方面，由於宇垣、荒木、坂垣諸氏之出閣，獲得有力的充實，在經濟方面，由於財界元老池田氏之出席，急速審定現財政經濟政策之一元化，乃為必然之事也。茲約略介紹各氏之履歷於後：

宇垣一成，明治元年生人，現年七十一歲，乃岡山縣一貧窮村農之次男，曾營青菜商，小學畢業後，入岡山師範，旋入陸軍士官學校，明治二十四年春，畢業後，歷任參謀本部員，駐德武官，陸軍省軍事課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陸大校長，第十師團長，教育總監部本部長，陸軍次官，屢升累進，大正十三年入清浦內閣任陸軍大臣，次年十四年任大將，其地位在部內極為穩固，繼而歷任加藤、高明、若槻、濱口三內閣之陸相，昭和六年親任朝鮮總督，至同年即十一年夏，其朝鮮統治之功績為人謳歌，乃係武人中最能幹之政治家，其手腕已經試驗完了，在中尉時代，抱在日本成為一有為之男子，故改名為一成，正可說明其旺盛之鬥志也，去歲（昭和十二年）之政變，拜受組閣之大命，終於流產，乃決意辭退大將，休養林下，此番受任外相，將繼廣田之後，而樹立應付時局之新外交陣容，以展開其政治之抱負也。宇垣氏平居喜騎泳，釣魚，有穩健之稱焉。

荒木貞夫氏，在昭和六年十二月犬養內閣時為陸軍大臣入閣，曾示出快刀斬麻之意，可想自古說為皇道日本國民精神總動員之總管理之荒木君，此次將就文部大臣之位置，故職分

不獨，時局之關係可正合宜，抱負亦甚大，荒木於明治三十一年任步兵少尉後歷任俄國駐在武官，參謀本部歐美課長，憲兵司令官，參謀本部第一部長，陸軍大學校長，於昭和二年進昇中將，任第六師團長，教育總監本部長，犬養內閣與齊藤內閣之陸相，於陸相任職中，於昭和八年十月榮昇大將，昭和九年一月辭職，而任軍事參議官，翌十年因滿洲事變之勳功，而授與男爵，自昭和十一年四月被編入預備職以來，即在自邸消閒日月，去年列於參議，再進出於政界之表面，大戰中作為從軍預武官，繼續在外任職，前後達八年之久，當時歸國將校之想皆不適用，唯有荒木之預想適切融合，而被謹頌為用兵作戰之鬼才，此次丟下指揮刀，將在文教方面發揮其天才，因其作為日本精神之鼓吹者，以國粹主義之選手而為聞名之人，故大可期待也。

池田成彬氏，現年七十二歲，慶應三年七月生於米澤市，明治二十一年卒業於慶應義塾，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研究銀行業，於二十八年歸國，充為時事新報記者，轉而入三井銀行，受當時之統率者中上川彥次郎氏之提拔，出任足利分行長，當四十二年三井銀行改組時，進任常務，又任會長，在財界揮縱橫之腕，昭和七年三月在園琢磨男爵變死之後，任三井合名筆頭理事，主持三井洋行，昭和十一年向三井宣佈停年制，親自退隱，並辭去一切之公職，隱居於大磯之別邸，林內閣成立後，經結城藏相之懇請出馬任日銀總裁，在任至十二年七月底，後因病辭職，復又閑居，因中國事變之勃發，由近衛首相之懇

請，任內閣之參議，直至今日，該氏禮儀端正謹嚴，最近已完全恢復健康，殊期待其可以藏相兼商相而活躍也。

坂垣征四郎，與東條新次官係同鄉，均為岩手縣出身，係第十六期步兵科，本年五十四歲，去年二月林內閣組閣之際，為陸相有力候補者，曾一度登場，當時因種種原因，未見實現而終，然一年後之今日，急遽轉迴之時局，終實現以中將登場，該中將自陸大畢業後即駐在中國各地，早即在部內以中國通馳名，滿洲事變當時，正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在九月十八日之歷史的舞台上，以大佐坂垣而登場，偕同石原莞爾中佐（現任少將）縱橫活躍，其後歷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滿洲國軍政部顧問，遂進任關東軍參謀長，特為已入於建設期之滿洲國建設，傾注其年來之蘊蓄，該中將為有經綸膽略之人材，尤以與新次官東條中將相互為良好幫手，曾具有相處之經驗，為日陸軍最高首腦部，堪稱最適任者。

東條英機中將，岩手縣出身，本年五十五歲，士官學校第十七期畢業生，陸大畢業後，曾駐在德國，以歐洲大戰前後之歐洲各國之國家總動員為中心，而埋頭研究，今則作為戰時體制上之陸軍之主婦而登場，可期待其十二分的發揮其少時鑽研之結果，歸國後歷任步兵第一聯隊長，參謀本部課長，後作為陸軍省軍事調查部長，於滿洲事變中作為軍情報宣傳之總括，而縱橫活躍，性格明朗，果斷，作為精通省內事務之次官，蓋可謂適切不過之人物也。

總之，此次日本乃為應付長期戰爭，在軍事，外交，經濟

三方面，樹立三位一體之強力內閣，故一般國際間之批評，均認為近衛內閣愈益強化，將依既定之國策，毫無猶豫的向前邁進也。

國內的時事

北京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氏，於五月一日離滬飛訪日本，於三日會晤近衛首相，交換關於安定時局及經濟提攜之意見，四日會見廣田外相，杉山陸相，米內海相，五日會見桂太郎，於八日離日返北京，王氏此行之任務，一為臨時，維新兩政府之合流問題，一為關於經濟問題，均獲得具體之決定，依一定之時期與步驟向前邁進中。王氏並於五月二十四日會飛濟南，會晤寺內最高指揮官，對於徐州之陷落，敬致感謝之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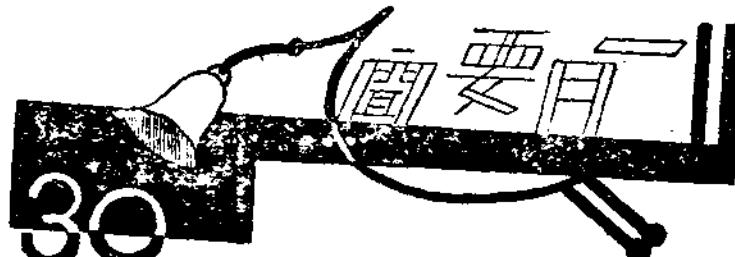
維新政府於五月二日任命李健南為上海海關監督，五月三日英日關於戰時上海海關協定，在倫敦及東京同時公布，並於五日將上海江海關接收完了。雙方所發表之公報如左：「本年二月起，駐日英大使與日外次，即進行關於償還以中國關稅為抵各外債與其他連帶事件之非正式談判，因交換意見之結果，日政府已將其所擬戰事調整此事之暫時辦法通知英政府，英政府於覆文中向日本聲明，英國對此戰時暫行辦法之施行無所反對，並聞美法兩國亦不擬提出任何反對，如經濟狀況發生變動，則此辦法得重行考慮之。凡在日軍佔領區域內各口岸海關所收入之稅項，概將存於橫濱正金銀行，由此存款內將應償外債之額撥交總稅務司，以完全履行以關稅為抵的外債與賠款之義。

務，此項外債與賠款之償付，須視為關稅於扣除海關行政經費及若干海關支付與津貼後之第一項開支，每一口岸應付外債之額，每月據照該口岸在上月各口岸稅收總數中所佔之成數而決定之，匯豐銀行去年九月起，所存日本應得之庚子賠款將設法付與日政府，此外並將設法以履行庚子賠款與一九一三年善後借款中日本所應得部份之將來償付，並付還本年一月起，總稅務司在上海匯豐銀行所積存之上海抵付外債項下透支之數，及將日軍佔領下各口岸匯豐銀行關稅項下之餘數，移交橫濱正金銀行，用以將來抵付外債，以上公報所載之辦法，係駐日英大使克萊琪與日政府自本年二月起談判之結果，此種辦法，就遠東軍事局勢而言，在英政府觀之，似為最善之擔保，以保障執有以關稅為抵之中國外債者之利益也，又臨時維新兩政府，為適應環境，請求稅率之合理化，遂於六月一日公布海關新稅則云。

重慶國民政府，五月中，在政務方面，可資紀述者，僅四川代理主席王續緒，於八日就職，十五任命楊杰為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調行政院政務處長，又江蘇主席顧祝同離職，以民政廳長韓德勤代，及劉湘之國葬而已。在黨務方面，六月三日，中監會第十四次常會議決，恢復陳獨秀，周恩來，郭沫若，張國燾，彭述之，陳其瑗，史鵬展，郭壽華，劉清揚，于國楨，查人偉，鮑慧僧，羅貢華，林祖涵，于樹德，卯玉章，毛澤東，董用威，鄧穎超，彭澤民，葉劍英，陳耀焜，林植夫，黃琬。

等二十六人之國民黨黨籍，國共關係似有進一步之妥協也。在軍事方面，李宗仁在徐州指揮大軍約六十萬，終因四面為日軍所包圍截斷，於五月十九日，徐州遂陷落，日軍更不暇喘息，一面西向隴海線進擊蘭封，一面向皖省直趨正陽關，二十二日蘭封遂為日軍攻入，蔣曾親臨前線，指揮反攻，於二十五日將蘭封奪回，但日軍採取迂迴戰術，更擾其背面，至六月四日，蘭封再入日軍之手，而開封遂於五日夜突破，六日又進據中牟矣，至是鄭州亦入於大動搖之局勢，毫無可守之理。又進攻皖省之日軍，於陷渦陽後，六月六日攻下正陽關，已突破武漢防禦第一線，武漢大會戰之期，會當臨於眉睫也。

此外關於國際零星消息，可資紀述者，如法意之談判，仍在擱淺之間，短期以內，雙方固希望促成其再開，但因問題複雜，範圍廣泛，似不易獲得結論。又關於建造主力艦問題，美國已不堅持備砲口徑為十八吋，仍以十六吋為準繩，但仍保持四萬五千噸之噸數，此節已於五月二十八日，通告英國方面，據悉其不堅持十八砲吋徑之原因，係緣十八吋之砲徑射程並未必優於十六吋口徑之故，又美國海軍最近決定，將於明年春季舉行大西洋演習，由全體艦隊參加，此為一九三四以年僅有之事，日方甚注視之。至若墨西哥，巴西，均發生小叛變，旋即蕩平，又英國與墨西哥之撤還公使，等於斷絕國交之勢，美墨因沒收煤油所發生之反響，與智利之退出國聯，反徵拉丁美洲亦構入於多事之秋云。



五月一日

臨時政府行政委員長王克敏，一日上午九時離滬飛東京，下午一時抵福岡，少憩後再行起飛，四時抵東京。

臨時政府憲業部成立，總長王蔭泰氏一日就職，發表聲明，決謀農工礦商之復興。

德國熱烈慶祝國慶日，並由戈林檢閱軍隊。

波蘭舉行勞動節紀念，左右翼衝突，死傷八十餘，英國工人遊行，亦有紛擾。

蘇聯盛大舉行勞動節，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洛希夫檢閱陸軍，青年士兵舉行宣誓。

捷克蘇台德黨，舉行示威運動，並由領袖漢倫發表演說，要求舉行公民投票，決定

日耳曼族之地位。

英大使戛爾，在重慶呈遞國書後返滬。

二 日

希特勒午後三時乘裝甲火車報聘羅馬，儀從甚盛，黨副總理赫斯，外長里賓特羅夫，格貝爾宣傳部長隨行。

維新政府任命李健南為上海海關監督。

廣東省政府設國米營運公司。

英下院審議英意協定，經激烈之論辯後通過。

英日關於戰時滬海關協定，在倫敦及東京同時公佈。

三 日

希特勒晚八時抵羅馬，外長齊亞諾迎於德意國境，意王及墨梭里尼郊迎於特建之車站。

王克敏訪近衛首相，交換安定時局及經濟提攜意見。

四 日

希特勒偕里賓特羅甫，正午訪問威尼卡宮，與墨梭里尼及齊亞諾作第一次會談，關於強化防共協定，要求殖民地再分割之合理化，德意處理歐局之根本方針，均有意見交換。又午後由羅馬出發赴拿浦里參加觀艦式，在車中兩巨頭有重要之會談。

王克敏會見廣田外相，杉山陸相，米內海相。

五 日

王克敏會見賀屋藏相，交換中日滿經濟一元化之重要意見。

希特勒於觀艦式後，在戰艦加布爾號上與墨梭里尼作第二次之會商，集中於捷克問題。

滬海關接收完了。

煮訪滿親善使節團鮑爾奇等一行十八人抵津。

津市署秘書長柯昌泗，教育局長李泰棻，衛生局長傅汝謙，均就職視事。

美國陸軍部長伍德羅，在商務常年大會席上發表演說「如獨裁制度對於民治主義國家壓迫過甚時，則其結果將為戰爭云云。」

全歐之美領館，自本日起調查居留各國之美僑，俾作戰時

撤退之準備。

六日

希特勒偕意王烏諾爾三世，並墨梭里尼，由波利港返羅馬，在凱旋大道參觀法西斯各團體遊行，並檢閱陸海空軍。

英駐德大使韓德森，會晤戈林航空部長，交涉捷克問題。

捷克蘇台德黨人，毀故總統瑪薩利克銅像，並於銅像座上塗墨子微，因而與警察衝突。

駐英大使郭泰祺代表國府，發表否認英日接收滬海關協定之通告。

日軍進陷阜寧。

七日

意經濟使節團抵東京。

王克敏氏，出席小山衆議院議長主催之茶話會。魯西戰局展開，又正面日軍進擊禹王山。

威尼斯盛筵宏開，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席上致詞。

英法正式向捷克交涉，對於蘇台德黨人讓步。

重慶臨江門大火，延燒甚衆。

川代主席王續緒就職。

王克敏訪日任務完成，離京赴福岡，行前發表感謝日朝野支援之聲明。

國際母親節，（五月第二星期日）各國婦女界熱烈舉行紀念，宋美齡有長篇講演。

西政府軍方面否認與革命軍方面媾和。

九日

王克敏由福岡飛抵北京。

日近衛首相赴京都途中，發表承認兩新政權合流與對華政策。

希特勒雖意返德。

國聯第一百〇一次行政院會議開幕，舉行秘密會議，阿比

西尼亞王塞拉西，派泰沙士為代表出席。

十日

希特勒返抵柏林。

國聯行政院上午十一時舉行公開會議，顧維鈞提出中日問題，要求適用盟約第十七條。

巴西發生叛變，法西斯派「全能黨」，激動兵變，進佔海軍部，擬一舉推翻代督加斯總統。

日軍在廈門島登陸，閩省府決遷永安。

津浦南段戰事激烈，日軍陷蒙城，固鎮。

國府任楊杰為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調行政院政務處長，又蘇主席顧祝同歸職，由民廳長韓德勤代。

十一日

日外務省訓令，上海、北京、天津、濟南各外交官，對於作戰地域之第三國僑民，勸告其擇地避難。

魯西日軍佔據鄉城，廈門登陸之日海軍陸戰隊佔據廈門全市。

巴西叛亂削平，法西斯首領多被捕。

阿廢皇塞拉西一世，抵日內瓦。
國聯行政院晨開公開會議，討論瑞士之中立問題。午刻討論智利所提修改盟約問題，及西班牙所提，不干涉政策修正問題。

•

英駐德大使韓德森與德外長里賓特羅甫會談。

十二日

日軍破壞汪集鐵橋，遮斷閩海路。

滿意通商航海條約，首次會商。

十三日

美資遜海軍擴張案，通過美上院，俟呈由總統批准，即開始造艦。

墨西哥撤回駐英公使，英墨國交斷絕。

十四日

法意談判爛淺，墨梭里尼聲明法意無純約之可能性。

國聯行政院上午公開會議後閉幕，智利代表突然宣告退盟。

隨海綫柯安內黃等站，為日軍遮斷。

十五日

大將寺內務一伯爵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飛赴前方某地督師。

十六日

南北日軍夾攻徐州合圍，魯西日軍趨關封，開封震動。

捷克蘇古德黨人二千餘名，包围警局，滋事未成。

十七日 徐州黨軍於棄霸王山陣地，李宗仁聞聲撤走歸德，李負輕傷。
前大總統曹锟，在津寓逝世，享年七十有七。

十八日

日軍南北兩路通湯都塞令圍，霸王山日軍砲擊徐州陣地，空陸軍呼應猛攻徐州，黨軍誓死抵抗，戰事激烈。

十九日

徐州陷落。

捷克人與蘇古德之德人，再發生衝突事件。

維新政府任命汪瑞圖為浙江省長。

日海軍陸戰隊，在連雲港登陸。

捷克德人示威遊行，有三十名被捕。

二十日

捷克頒佈波西米亞之戒嚴令，並寔施召集預備兵役，其駐巴拉加之國防軍出勤擔當警戒，同時徵發車輛人夫，充滿戰時氣息，因同日上午，有蘇古德農民貝姆及霍福曼二名在折布地方為捷兵射殺。

捷克蘇古德黨領袖漢林出現於維也納，當晚赴明罕轉柏林，德軍亦向捷邊境移動，英法派員前往視察。

二十二日

琿春附近第十一號滿俄國境標界處，有俄車越境，並對守軍發射迫擊砲，滿軍亦還擊，旋靜止。

日軍突入隴海路蘭封縣城。

捷克市鎮舉行初選。

二十三日

江蘇省長陳則民，在蘇州就職。

捷蘇台德黨領袖漢林由柏林抵捷京。

二十四日

王克敏飛前棲晤寺內大將並勞軍。

漢林訪問捷克外長，謁閣揆霍德采，進行政治談判。

王克敏當晚由濟南乘車回京。

二十五日

捷克飛機五次越德境偵查。

二十六日

臨時政府布告，舊銀幣自六月十一日起禁止流通，但暫准行使者，計有十五家。

蘇台德案談判僵化，捷再下令徵兵。

日本近衛內閣改組，以宇垣一成爲外相，池田成彬任藏相兼商相，荒木貞夫任文相。

二十八日

日軍進據歸德市街。

德捷關係昇見和緩，德國否認軍隊開入德捷國境。

美政府通告英國謂：美國政府，有放棄新主力艦備砲口徑爲十八噸（仍爲十六噸）之用意，但新主力艦之噸數，終爲四萬五千噸。

二十九日

日機猛襲廣東，黃沙車站化灰燼。

德宣傳部長戈培爾，在北部戴索市地方納基斯大會席上演說，謂德國寔需要和平，但德國不欲永處於貧乏國家之範疇等語。

捷克市鎮二次選舉蘇區德人大獲勝利。

三十日

山東省長馬良飛徐州慰勞日軍。

皖北日軍陷渦陽。

日任命東條英機中將爲陸軍省次官。

三十一日

臨時政府公佈海關新稅率命令，並定於六月一日起實施之。

東魯印書局

承印：華洋文件，文憑股票，校刊雜誌，書籍報章，洋賬簿記，大小名片，

信封信箋，五彩石印，仿單商標，印刷精美，價目

低廉，出貨迅速定期不悞，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號七十二話電 路馬大址地

編輯室
談話



這一期

較比第一期增加了頁數，內容更充實，更豐富了，但是我們還希望

竭力改進，使得本刊成為大眾的讀物。

本期選稿，着重於文史的論著，如孫玉階君的「范城子考」，遺音君的「近數十年來國學概評」，舊燕君的「白蓮教亂始末記」，老達君的「唐伯虎秋香考」，適園君的「文史漫話」，老王君的「中國小說源流考」，黃慧君的「中國文學批評怪傑——金人瑞」還有「考古學叢話」和「中國佛教發達小史」的續著，差不多可以算是文史專號了。其中舊燕君的「白蓮教亂始末記」一篇，去年曾應上海某書局之特約，因重變未能付刊，到現在纔在本刊上與讀者相見，還有老達君那篇「唐伯虎秋香考」，博徵羣籍，為鄉賢辯護，確是費去不少心血，著者並要求保留版權，將來是預備發刊單行本的。

郁青先生的「所聞錄」，把曹雪芹的家世和紅樓夢索隱兩相比證。很有一讀的價值。

「小阿」的作者，虫子女士，是一個後起之秀，現在還沒有脫離學校生活，她在將來的文壇上，是很有希望的。

下一期關於故總統仲瑞氏的軼事，預備有一篇文章發表。並約名家擔任一篇長期小說，如果作者同意的話，下期就可以與讀者見面。

煙 豐 汇

台 銀

本行專作存款
以及中外各埠
匯兌無論票匯
電匯無不敏捷
公道如蒙光顧
請至敝行帳房
接洽可也特此
佈告

行址烟台市滋大路

電話五百一十九號

本刊徵稿規約

一、本刊歡迎投寄左列稿件一經採用概酬現金

甲、論著
關於國際時事之割解
關於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社會、商業、交

通之著述
關於自然科學（天、算、理、化、動、植、生
物、地質、鑄治之著述）

關於哲學（哲學、倫理、心理、論理）之著述
關於應用技術（工程、農作、家庭工藝、畜牧）

之著述
關於魯東各縣善後之討論
關於史地之著述

關於魯東風土（風俗、歌謡、出產、作業、名
勝、古蹟）之紀述

關於東西洋文學名著之譯述
關於各國著名雜記報章所刊國際時事論評之譯

述
關於東西洋文學之探討文字
關於國學之探討文字

關於東西洋文學之探討文字
關於古今有趣味之小品文字

關於詩詞歌賦等風雅文字
關於魯東風土人物寫真

關於國內外珍貴美術攝影

關於寓意深遠一針見血之時事或社會漫畫

一、本刊稿酬文字每千字一元至十元圖片每幅五角至三元均於
決定採用後即行寄奉

一、投寄稿件須用毛筆直書勿得過於潦草並勿書寫兩面如係詩
件附寄原書如不能附寄原書須註明作者名氏原書名稱出版

日期何地何店出版
來稿如發現一稿兩投時取消其稿酬

一、來稿須書具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並須加蓋圖
章
來稿無論採用與否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

無病呻吟之新體詩「妹妹我愛你」之肉麻小品本刊並不需要
抄襲家請勿賜教

魯東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 魯東月刊社	烟台市三多街二號	閱		定	
		半	期	一	二
價		年	月	五	角
表		全	年	一	角
目		半	年	一	角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售	處	大	國	各	大
編	發	書	書	書	局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招登廣告定價如左

地位	價	月	篇	全	頁	半	頁	四分之一	頁
特別地位	三十六元	二十元	十						
普通地位	二十八元	十五元	八						

一、特別地位為正封面之裏頁底封面之裏外頁以及插入文字中

間或指定刊天地頭者

一、普通地位由本刊自由規定之

一、表列價目係按一期計算預定刊登三期以上者折六期以上

者六折十二期以上者對折

一、廣告如需要銅鋅版版費由刊戶擔負

一、彩印加二成套色加半倍

一、廣告文字不得涉及政治或風化

三光牌

雙頭鳥牌

電話五八七號

本公司完全華人
創辦現聘山留學

法國釀造啤酒專
家擔任技師製法
新穎品質優良中
外歡迎有口皆碑

工廠設山東

烟台老虎嚴

華南總批發處烟
台啤酒公司駐滬
發行所(上海靜安
寺路二十號)

電報掛號六八三三